

重慶旁觀者

司馬訂著



亞洲圖書社發行

重慶旁觀者

司馬評著

亞洲圖書出版社

「桃花扇」裏有一首定場詩，那首詩在劇本中也不見得怎麼出色，但是却時常浮上

了我的記憶。

當年真是戲，

今日戲如真，

兩度旁觀者，

天誼冷眼人。

人人認得「桃花扇」裏的時代正像我們這個時代：儘管一個是沒亡一個是復興，而在戰爭動盪期中，一切情形，全無兩樣。今天我們所遇到的一些人物，個個是「桃花扇」裏的脚色，不論其為生具淨末丑，扮演得都十分逼真。只是缺少那麼一位老蒼生老讀禮，大家一齊出場登台了，誰是冷眼的旁觀者呢？

個人究竟是有，一直到了今天，看到了這本書，我們的司馬評先生，他豈不表現得明明白白？而且書的題名又這麼合式，「旁觀者」。

司馬評先生是一位謹嚴的新聞記者，同時又是一位謹嚴的文藝作家。因為是新聞記者才能夠有豐富的題材，敏銳的觀察，因為是文藝作家，才能夠有淋漓的描寫，深刻的諷刺。於是，「旁觀者」的價值，正和「桃花扇」一樣，代表着一個時代。

這本書包括着司馬評先生近作若干篇，大半是已經在報章上發表過的。近幾年來，司馬評先生的作品，給一些讀者不少的刺激，又給一些讀者不少的慰安。前一冊集子「重慶寒」，曾膾炙人口，有用馬的吐溫語作作品來作比喻。這個「旁觀者」付印之時，他還正報上發表「哭與笑」，裏面含着許多鼻涕和淚水。三個集子是姊妹篇什，寫的的人生上許多問題，而這些問題乃是發生於這個動盪的時期之中的。

我一般朋友中，司馬評先生是寫作最真的一位。不看他的文章寫得這麼多，其實他每篇都是聚精會神寫出來的，心情不愉快不寫文章，太高興了時不寫文章，吃了酒不寫文章，不寫文章時多得很。及至他起了筆，寫文章了，那就一泰山頽於河而不驚，什麼他都不管，一個個生命都給那一枝筆，他這一點特長，決非別人所能辦到。他的題材哩，得之於躬，閱說得之於心。司馬評先生是親眼，行年二十有三，向來戴得眼鏡，每當出口，有鮮事功，總得逼他的去瞧。且我們在這件事物裏其常而能他，能平常中瞧出一些道理來。於是加以分析，和別的比例，從細微處抓住主人翁的心理，細膩刻畫出他們的動作。所以說，司馬評先生的文章，每一篇有每一篇的問題，每一篇有每一篇生動的人物，這豈是虛譽，是一個下苦功練出來的。

反正讀者自能從書中得到一切，我不必更多說什麼。我只羨慕司馬評的青年，我相信用司馬評先生的作品，必還有比「旁觀者」更偉大更不朽的文章出現。然而這一冊「旁觀者」已足給讀者以咀嚼回味，凡是「落花扇」中人物，「旁觀者」裏有的。讀者我對的司馬評先生，總才能看這一雙的冷眼。

三十一年一月

目錄

掃街人讀	一
哀樂	四
黑天使	七
不上銀幕的電影小說	一三
賭葛先生	一六
「頂好」的春天	二一
俊的和村的	二五
當第一隻鼠人衣上的時候	三
夾掉墓的死人	三四
聖母像	三八
花園記事	四一
鼻	四七
午間樓之春書	五〇
戶下	五五
章歇	五九

目錄

一

黑眼鏡	六三
過路客	六七
南溫泉的溫度	七四
只開一朵的「姊妹花」	七九
百樂飯店	八五
「吉屋招租」	九一
向黃金集中	九五
女先生	一〇一
路會	一〇六
「轟炸東」之前	一一一
龍	一一五
橫街	一二八
雨傘下	一三一
大雨時之秋	一三四
春草綠	一三七
車轆	一四〇
空邸	一四二
在大戲院門口	一四五

記一所文學建築	四八
燕來儀	一五〇
「重慶號母經」	一五二
銀色的夜	一五五
可怖之展覽	一六〇
某府喜事	一六三
猴子舞台	一六五
兩個金子商人看「金記」	一六八
財神與灶神	一七二
一個蒼蠅的小傳	一七五
衣之魂	一七八
「紅與夢」的聽衆	一八〇
無畫的卡吞	一八三
生瘡的人	一八七
失街亭	一八九
凱旋者	一九二
詩人李悟逸之奇遇	一九五
希特勒的悲劇之點	一九八

趨考.....	三〇二
長安居.....	三〇五
國家有慶.....	三〇八
夢東京.....	三一三
陌生的洋娃娃.....	三一六
香蕉、紅苕及其他.....	三一九
公共汽車加開的一天.....	三二二
奇異的行程.....	三二四
狀元失蹤了.....	三二九
名優之死.....	三三二
寫一個在重慶過年的.....	三三五
「大獨裁者」.....	三三八
年.....	三四〇
餐桌上的圓舞曲.....	三四五

衆未醒以前。但他却忘記了一點，人們既睡而又未醒，便不會製造無用的東西了。

而當人們睜開眼睛來的時候，不製造罪惡，便製造垃圾。

在聽道班主的訓教和吩咐之後，李七也懂得：掃地其實是一件清潔而且高尚的事情，即如現在，路上躺着許多髒東西等他掃，他總一點也不覺得苦悶，祇有準頭地把香煙蒂投入陰溝裏，把流血的死屍拋在可能爲車輪碾過的地方，把橘皮張掛在乾枯的修道樹上，或者隨意向香頭頂出吃的桃子核來，這些既已成爲人們的習慣，要改過來恐怕是很難的。

他以悲惻的心情，向利掃。

影子映在牆上，像一頭瘦弱，迎着他的掃帚，地下出現了『人間寶藏』：這瓶洋子，紙烟盒，爛布片，破傘桿子，梨子皮，蘋果核，缺嘴的鈕子，彎曲的洋釘，糊住了臉的錢票，隨風而舞。

他掃去這一捆。

猛抬頭，他看見：道路人在四面讓開，就像在水裏投了一塊石子，水面散開着波紋，急急跳過去的，是先生們的閃光的玻璃褲帶，徐徐走過去的，是太太們的大紅高底涼鞋；裸露着弧形的腳背，玉一樣的腳後跟。

他還是掃他自己的地。

一天一天的掃下去，謹慎而且忠實。苦帚帶去了城市的醜惡，脊樑上承擔了太陽和風

雨。

在人家廊簷下歇氣的時候，提一提褲子，抖一抖號衣上的灰，李七便在石階上坐下來，吸一袋菸，開始思想。

他的思想是裏清潔的。他想到：他是不是有一天會升級？倘有這一天，他願意做救火兵，坐在紅色大汽車上，一路上把鈴子搖得叮叮啞啞的，大搖大擺地走，甚麼人也要讓開，然後去救滅了人家很大火。倘不能，就做黃衣警士，站在將台上，揮着雪白的袖子，指揮那些走得不好汽車，威武而且清潔。

「七重天」裏那個清道夫，還不過想從陰溝裏升到路面上，我們的李七却想爬上汽車或將台了。這想法，他自己也以爲很好笑。

但是，時間是進的，清道夫的思想也就跟着走。

一袋菸還有吸完，他又提起了掃帚，在路心，他發見有一羣蒼蠅在一根肉骨上會餐，他舉起了掃帚——

不要笑這小小的掃帚：他「儼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三三、五、一六、

哀樂錄

滿堂彩聲四起：人們驚喜於鏗實力的彼此贊同，在應該鼓掌的時候一齊鼓掌，應該喝彩的時候都喝了彩，——掌聲高下錯雜，彩聲包括各地鄉音，成爲一種極大的共鳴。「天雨花」才開場，大家就看得心花怒放。

有些人歡喜而美風物或者北歐情調，歡喜好萊塢一美之大腿，或大偵探陳查的遲緩與顛頂，但有些人仍然歡喜「中國風」，愛她優美——聲音與顏色。而且，現在亂離年間，大家經不起刺激，就只好翻看老套了。

這場戲真是有哀有樂。

一個癩子的嫖妓媳婦不幸爲人拐走，更不幸的是給他留下來一具無頭的女屍，癩子十分冤枉地以殺妻罪處死，而且業已送上法場了。

一切看來皆無可挽回，天上又不肯降下雪來，看戲的人爲之着急，有些人甚至想起他某次買糖了的黃金。

大家都同情癩子的冤屈，痛恨那個糊塗的縣官，又深感古人之缺少法律保障。幸而，

後來有一個白面書生隨進場來，救了可憐的獺子，當他說出他身份來的時候：

「我本是左維明八府巡按……」

台下起了雷聲。

獺子立刻被解放了，大家都感到滿意，其合淚時微笑，答謝那個訪民情的巡按大人。一個生着雙重頭的胖子紳士，開始輕鬆地吃一枝煙，一個花羅酒喝得太醉的人，抽空打了個飽嗝，一位太太元前緊張過度，現在才感有冷，把絲絨套衣上肩頭，一位老太太舒服地嘆了一聲氣，一個重慶人伸伸拳喃喃自語，說了聲「沒得說的」。

——

一個傷了獨腿軍人，帶着他的義脚，站得遠遠地，站在太子門外，站在河旁邊，站在料峭的寒風裏，陰濕的地面上張望到門內舞台，他全靈魂都沉醉在劇情裏了。他的面目黧黑，滿臉戇氣，一雙笨重的脚，得有點吃力，但心情愉快，似乎看得很感滿足，看到獺子的受難，他流下兩滴軍人的淚來，看見這例受難與害者得救，他又用寬大的手掌揩揩潤濕的眼睛，臉發出大兵的怒氣。

他屹立着。

他是一個殘廢的人，孤苦的人，他需要消遣，找尋娛樂，就像人家找尋妻子一樣。他雖然在這樣骯髒的地方看戲，但亦不以為忤，他很知道：門內就尊貴地坐着一傷兵之友。

們。

劇情在發展開來，年青的巡按大人佈下相思局，——令人想起戈戈里的「欽差大臣」，要取得瘋子的極級媳婦的招供。

她來了——

「輕移蓮步響房進……」

一千種的風流，一萬種的窈窕，說不出的妖嬈，講不盡的愛嬌，她矍矍媚媚的在台上徐步，一面唇啓朱唇，唱出心底相思；那輕盈的步履，細軟的腰肢，像隨風搖曳的海棠花枝。

台下人喝了這高度的彩，紳士們情慾地研究着這種步法，覺得她的每一步，就像走在自己的掌上，心上，靈魂的脊樑上。而太太們臉上的胭脂也似乎爲之褪色，她們覺得：便是自己的高跟鞋，也不能留下這種餘韻。

「多麼色情的一雙腳啊！——一個單身看客忘形地告訴隣座一個他所不認識的人。

「有腳還是很幸福的」。那人不知所云地說。其後是扇舞。

大家看得心頭甜甜的，腳趾癢癢的。

獨聽單人把他的義腳挪前一步，不知何故，此時臉上掛着怪寂寞的笑容。

黑天使

爲了一張愛斯，老曹竟翻了臉，那顏色，雖說我是贏家，也不能不丟下牌走了。而其時外面夜已經深了。

我走出來，打了一個呵欠，睜眼一看，滿天的大霧，這是我進來時所沒有的。對於霧，我並不討厭，而且歡喜。世界上有了霧，世界上就像多喝了酒，朦朦朧朧的，有趣得很，我雖然也愛日光，但又恨日光之下無新事。

我玩冒着霧走。眼前只見白茫茫一片，分不開東北西南，霧氣爲街燈所照，人就像在一籠乳白淺藍的大紗帳中，街燈則迷糊如紙囊中的螢火。我向前走，寒風吹在臉上，如一種不很安妥的刀片，鼻尖上有一點秋涼，那上面已凝聚了霜。我豎起衣領來，把手插進口袋裏，指尖觸到一捲鈔票，那是一對老凱換來的，那上面還有點溫熱。

我走進××廣場，要拐一個彎，但看不出方向了，我在路邊站下來，想擦火吃麵，耳邊忽然傳來一道低微的聲音：

「要一個麼？老爺。」

隔著霧，我聽出還是女人的聲音。接著，在如煙如夢中出現了一個矮小的黑衣婦人，

我只能看出面部的輪廓，肩披著絨氈而輕薄的披巾。

「這樣夜深了」，我說：「太太：你還去睡？」

「你爲甚麼還不去睡？」她反問。

「我是夜遊神」。我說。

「我也是夜遊神」。她說。

我笑了。我一點也不傻，很懂得這兒是有名的「狼場」，這與可憐的天使，每天不分晴雨，總要在這兒站到半夜，然後把一些嘴臉愚蠢的男子帶到幸願的驛站去——如果真是幸願，她們或他們就會得到一筆酒錢。

在這樣寒夜裏，一個獨身漢，夢也結冰，此時一個奇異的幻象在向我招手，我忽然大胆起來——實在因爲有霧爲我遮羞，就同那婦人：

「咱們說老實話，地方暖和不暖和？」

「怎麼不暖和——地方好得很呢。要茶有茶，要酒有酒，兩隻椅子鋼絲床，你事事舒

服。」她說。

「人呢？」

「今年滿六十七歲，鬚髮亮，會說會笑，還唱歌。」

「你沒有哄我？」

「我教賭兒」！她訴着天說。

「走」！

「走」！

「不忙」。我說。

「什麼」？

「你不要以為我『錢是贏來』」！

「我才不這樣想。走吧」！

「走」！

我們在雲裏走，她影影綽綽地在前面引路，把我帶入一條小巷，在一個家門口停下。

她推開虛掩着的門，叫我進去，我走進去一看，這屋極窄，迎面是一道扶梯，壁止掛

一盞瓦燈，那火線陰陰地。我連忙問：

「這是怎麼的地方」？

「好阿在樓上呢」！那婦人笑着，請我稍站，她就去爬那黑沉沉的扶梯，口裏還囁囁

着：

「你聽，包你聽」！

聽了樓，我在樓門口黑黑看，聽見她呼喚一個叫做甚麼「芳」的人的名字，叫了半

天，無人注意，又聽她極艱難的呻吟，響着樓板上有六聲沉重的且響，大約是

跌倒了什麼東西。後來聽見一聲「拍」，電燈開亮了。

我望樓上，開始疑心我恐怕上了了。

而就在這時，眼邊樓上有人發出一聲驚叫，緊接着這叫聲，有一件東西從樓梯上滾

下呀！像包裹一樣，轟擊了我的步，注意看時，跌下來的正是那婦人，我問：

「怎麼了？過去救她。」

她好像也顧不得痛了，立刻從地上翻爬起來，口裏慘呼：

「有人上吊！有人上吊！」

「上吊？我朝外面就走。」

「老爺！她一把抓着我，渾身戰抖着說：『救救命呀！救救命呀！』」

我想這話說得很是，我立刻叫她阻路，三步兩步便衝上了樓，我們跑進那房間去，黃

黃的電燈光射地：一隻瓷瓶子倒在地下，一個穿蔥色子的女人，正吊在舊舊的凌波床的

擔子上，我很容易的就取下來，放在床上，那婦人跪上來，摸摸她的額，又摸摸

她的心窩，口裏唸着「還有救」！又拿手去擦她的胸部。舞了半天，死者喉管間果然響了

一聲，吐出一口什麼東西來。

「好首」的懸線人還有保護。

「要不要請醫生」？我伸過頭去問。

「不用。老爺，請你守着她，我出去弄點開水來」。

這婦人戰巍巍的下樓去了。

我在一張三隻脚的椅子上坐下來，這房間既小，又不通風，充滿了臭味，我隨便望了屋角一眼，在那裏，共睡著五隻爛。

我掉過頭來，望那吊頸的女人，看見一張紙條色的臉，我咳了一聲響的嗽。

這女人忽然活過來了，睜開深陷的眼睛，把我細看了一陣，然後有氣無力地問：

「誰把我取下來的」？

「是我」。我得意地說。

「是你」？她歎了一口氣，遲緩地說：「倒不如請你再把我掛上去」。

「掛上去」？我驚得站起來。

「唔」。

「爲什麼還要掛上去」？

「爲什麼？就爲這個」她頓了一頓，說：「我已經半個月沒有生意，整整兩天沒有吃一點東西了。……」

就走。

「啊！我發財了！」——她一把從口袋裏抓出所有贏來的錢，跑到她的床上去，開始

「傳來」——那女人用嗚啞的聲音說。

「什麼」？

「你花了錢，難道不……」

「不怎樣？」

「不在這兒……」

我風一樣地跑下樓梯，有一步，少多跨了。——我，一下樓便衝出門去。

我立刻藏進錢裏。

不上銀幕的電影小說

詩人韓玉在X劇院看夜戲。

所看的是一个有名的「笑劇」，名字叫「翻車奇緣」。那情節開頭就很奇；說是在某一條公路上，旅客極少，汽車過剩，車行生意清淡，老闆們心生一計，紛紛僱用美女充當司機，從此營業好轉，而且常常發生送行的八跟隨乘客而去的事。其中有一輛車——

詩人口角含笑！一種嘲諷的微笑，注視這劇情發展，她平常並不估「笑」的價值，以為那裏面包藏有無限智慧，因此很中意的看下去；中間偶一轉眼，在池座的右前邊，一塊石頭拋得到的地方，他發現一件閃閃有光的銀灰色短外衣。

那是屬於一位差不多可以稱為「絕色」的美婦人的，看客們的目光都暫時從舞台移到了她的身上，等她卸掉好看的外衣，大家便看見，一個苗條的身材，裹着剪裁入時的深紅色絨袍子，等她不期然地掉過半面來，大家這就看見她畫得工緻的眉，願盼神飛的黑眼睛，一顆「希臘式」的鼻子，一張小巧的紅得欲滴的嘴。她的態度優雅高貴，很文靜地坐下來看戲。

詩人所見的婦人已多，但對於這婦人，特別在心的最深處，用最輕微的聲音讚美了一

聲。而就在這無聲的讚歎中，詩人分明看見：哪一對眸靈以黑眼睛正向他這一面看來，而且給他打了一個有身份的人所特有的招呼！——欲點不點地點了一點頭。

「嘿招呼誰呀？」詩人心頭微震，不相信她招呼的未必就是自己。但看看右邊，他右邊坐着一位老小姐。臉上冷若冰霜，口角緊閉，毫無表情的。又看看左邊，坐着一個胖子，很笨地大睜着眼睛，但嘴和鼻子裏又會發出鼾聲來；詩人深以為奇。

台上的較更可笑起來：兩部車子對面開來，在這邊車上，一個因有緊要事情趕路的人，發現那邊車上開車的女郎很美，就忘了緊要的事，連行李也不要了，聳身一跳，跳到那邊車上，向相反的方向走了。

詩人却無心笑這個，因為那對黑眼睛又望過來，而且笑盈盈地用眼睛對他打了一個手勢。

詩人心頭一震，他起了一點遐想，想得很遠，想到「希臘神話」，王子和女妖，又想到一段唐朝的傳奇，在心的震動較小的部份，用低音唱道：

「柳夫人容色非常，

韓秀才文章特異」。

一個茶役走過來，遞給他一張新好的紙條兒，說：

「先生，剛回那位太太送給你約」。

詩人又驚又喜，一顆心搖搖欲墜，墜到中途，忽然又旋轉起來，像陀螺。他的臉色發白，雙手冰冷，頭頭亂亂，去回拆開紙條，腦子裏湧出一串疑問：

「一張紙條？一個信封？回行詩？一個約章？她難道讀過我的詩，她難道有沙龍？……」

右上的臉可笑到危險的程度了，兩個乘客在車中決鬥，美女司機從旁解勸，讓汽車自由走去，終於走至一匹斷崖邊，懸吊地擱着。

詩人汗出如漿，拆開紙條兒察着，只見上面用藍筆歪歪斜斜地寫着四個字：

「急——美金跌！」

還來不及問，一個茶役走回來，對詩人說了聲「錯了，對不起」，就收回那紙條兒，遞給詩人背後的一個看客。那看客戴瓜皮小帽，身穿藍布長衫，外罩青緞子背心，大約是一個銀號管事。

三三、一一、一四

諸葛先生

在「山城公寓」的十七號房間中，星相家諸葛又明，剛完成了一件偉大的工作：爲張作霖算了一張命。算出他的被炸，乃由於兇星照命，但也並非絕對不可避免，深以當時無人從旁點明爲可惜。諸葛先生又在後面批了兩句：「河其慘也？能不悲乎！」正要擱筆，只見住在十二號房間的黃先生從外面進來。

黃先生滿面憂容，他在諸葛先生口中，本來是中個「風流倜儻」的人，不想在短短一星期中，忽然蒼老了許多，前線每失一城鎮，好像他臉上就添了一道皺紋。但他的驟然衰老，也並非是憂勞過度，而是算來算去，他的貨至多才走到都勻。

「昨晚又……哈哈」。諸葛先生笑臉相迎。他這「昨晚又……」包指至爲廣泛，可以嵌上「打牌」，「看戲」，「喝兩杯」，「新交了女相好」等等，黃先生似曾聽過這話，必居其一。後面再加上笑，表示大有深意。

「那裏還有這種開心？」黃先生苦笑坐下來，歎了一口氣說：「消息越來越壞了！」

「是怎麼的？」

「聽說已經到了XX」。

諸葛先生沉吟了一陣，接受了黃先生遞過來的「枝煙」點燃吃着，吞嚥吐露地說：「但應該我看哩，並不要緊。說：『定我們用的，是『背水爲陣』的戰略，連拿破哥也未必懂得這戰略。這是韓信的戰略，兵法說：『置之死地而後生』，韓元帥因此大打勝仗。後來馮諶也採用此戰略，可惜他沒有先看地圖，弄得『拒諫失街亭』，害得晉家武侯大唱『空城計』，回來就『斬馬謖』……」

「你倒真像一位軍師」。黃先生點頭嘆嘴。

「我可以保險」。諸葛先生盪着兩個指頭說：「敵人孤軍深入，爲兵家之大忌，我看早晚必有好音到來」。

黃先生想了半天，想到大家習用的那個字眼，就說：

「你拿『樂觀』來寬我的心吧！」

說完，兩眼平視，又信步走向自己房間去。

第二個拜訪者是一位大脚老嫗，穿着嶄新的陰丹士林衫子，諸葛先生認得她是慶公館的體面女僕，姓柳，就尊稱了一聲「柳大娘」。又問：

「是不是……」

「這是啥子時候了！」柳大娘嬌聲嬌氣的說：

「人家逃難，逃不贏，那裏還要合婚！」

諸葛先生頭上的「合婚禮金加倍」，心頭冷了半截。又問：

「那麼，你要相？」

「我這個有『子看頭』」，柳大娘自謙。接着說出來道：「不是，我們二少爺就要到美國去讀書，大太太來請你擇個好日子，就是要幾天的飛機，怕路上有危險。」

「讓我給他算一算」。諸葛先生擺開紙來，一面問：

「二少爺屬甚麼？」

「屬豬」。

「有福氣！」諸葛先生排了干支，口中喃喃自語：「今年二十二歲……子午相尅……不要緊……災星現……文昌相救……」算完，提筆作批：

「赴美遊學事必成」

太平洋上遇颶風

再等來書去三月

衣錦還鄉報親恩

批畢，濃濃密密，加了幾行圈，又寫明「下月初四起飛大吉」，柳大娘接道：「付了禮金，借擺風的走」。

第三位來客是西門銀行職員查先生，查先生對「梅花喜術」很感興趣，相信一個人道

氣來了，縱使不買美金，也該賺錢。因此和諸葛先生很談得來，他是來聊天的。

「這……」把八愛天「了」！他一進來，就雙手拍着膝蓋說。

「甚麼事？」諸葛先生問。

「你看，我們經理已經把他的「這個」送往安去了」。說到「這個」，查先生豎起右手的小指。

「這倒有先見之明哩」！諸葛感歎。

「未免太忙些，我看打倒××再說」。

「那麼將來你也是到西康的了」？

「那自然。你呢」？

「我？大家到西康，我諸葛又明還不是到西康，到了那裏，未必還愁沒有相看，沒有命算」？

第四位是一個請算命的人。他等車已經等了半個月，他想知道，要在什麼時候才能交到「驛馬星」。

傍晚，滿城閃傳「我軍克復獨山」的消息，諸葛先生急急地鎖上門，急急地跑到「幸運拍賣行」，找着一個夥計說：

「我那件天藍綢袍子不賣了，不賣了！」

「對不起」。那夥計說：「五分鐘前才給一個人買去了」。

三三、二二、六一

「頂好」的春天

這是在大又咖啡館中許一個人。

空氣是溫馨而且和諧的，不時聞到一點花香，粉香，水果香，菸草香，還有豬排起鍋時所發出而濃烈的奇香。

咖啡櫃唱着「藍色的多瑙河」，那河水是流得那麼平靜，那麼緩慢的，使我想起我們自己的綠野快婆染手的嘉陵江。

這這樣以溫的春夜裏，一杯燒得還不過濃的咖啡，是可以培植出一個好夢來的，我點燃一枝煙捲，讓我的眼睛向着不太近亦不太遠的地方作一回適可而止的散步。

咖啡中鮮豔的色彩，為座客着了一道好看顏色，在這些盛開的紅百合，鬱金香，以及不知名的紫色花朵間，閃動着貴婦人們寶石耳墜之光輝。此外，我的眼睛還接觸到一些比這更美的牙齒——春天的笑容。

座客皆是態度雍容談吐高雅的，即使談到美金行市之高矮，也並不顯得俗氣，當一個新客增加進來的時候，他們總是執而有禮貌地拉拉手，或用準確的官話互問一聲「好哇」？或者再扳着對方的肩膀，作一回微妙的耳語，然後，來客找着了他的椅子，於是坐下來

一杯可或咖啡。

這些座客的面孔，幾乎有一打以上是爲我熟識的：例如那個乾咳而響的是一位名律師，他那個吃三明治的是一位編劇人，咬煙斗的是個欄杆家，穿白領頭的是太學教授，鬚鬚是北那細布公司的經理人，方臉是親自塞外歸來的名畫家，而那位以最高貴的姿式抽着吉絲那兒的太太，則但凡新的劇本上演，伊都身從不缺席，出現在池座的前五排的。

我的眼睛不期然地走到一張桌子上，在這裏我發現了一位生客，一隻手肘靠在潔白細天鵝羽的桌巾上用手掌支着頰，一隻手在玩弄着桌上一隻空無所有的茶杯。一對眼睛似乎正看得很遠，彷彿以甚麼也

看。這是一位年輕的異國取人，看年齡至多還不過二十歲，一頭好看而鬆髮，一張多血氣的面孔，臉上的表情還

得十分天真；他大約是威康星或聖俄亥俄州走來的。從他的臉都輪廓看來，正如其他美少年一樣，他是一個愉快而活潑的人，在平時，那張嘴是爲吹奏好聽的曲子而生的，但今夜，光景有異不同，他用手指在桌上轉動着空無所有的茶杯，默無一言。他的二十歲同快樂的心上，彷彿似到了一點寂寞。

他也正在

此時是中國的春天，重慶的春天。

於是他聞到了家鄉三月泥土之香氣；他將在心底深處唱出「思鄉曲」吧？用無聲的樂

隊來伴奏的。在這支曲子中，出現了教堂的塔尖，母親的叮嚀，欄柵中的牛羊，鄰家少女的玫瑰色的笑臉，鞋匠湯姆大叔的釘錘，鐘，酒店之夜深的琴音……

因此他有點感到寂寞，這兒的春天是陌生的。

他也能欣賞這番埃勃郎的嘴巴，寶蓮高黛的鼻子，也許還接到過從好萊塢拋來的信響

「靜麼，這寂，恐怕也是愉快的；我沉思着。

「蓬！蓬！蓬！」

忽然一陣巨響，打斷了我的思索，接着聽見座上男女的笑聲，我放眼一看，立刻找到了這點響聲的來源，原來我們這位年輕的異國友人，不甘寂寞而又未失童心，他在燃放中國鞭炮呢！

「蓬！蓬！蓬！蓬！」

滿座充滿了笑聲，歡樂如一個正在過年的大家庭，又像一所春天的花園，在一夜之間，忽然開花，處處有喜氣，處處有春意，小小的太太們，則高舉玉臂掩着耳朵。只有……

「噁！噁！噁！噁！……」這聲完全聽不見，這小伙子了，頑皮地舉動着中國人的笑臉笑了；我在他閃爍睛中發見這正極純潔的童稚的光輝。

頂好——座客們喝采。

頂好——這小伙子豈起大指姆賊。

一般強烈的破積冷氣在茶座上迴盪，遮蓋了一切的花香，粉香，煙草香，豬排香；我在××咖啡館中等一個始終不來的人。

後的和村的

汽車開入鄉區的時候，就覺得大方得多了。
在京府裏。

隨着車身的顛簸，乘客們的頭部左右盪着，像一面失掉斗杓的厚漢鼓。但偶然也會被猛烈的撞擊，使前額碰着人家的洋傘鈎子，那是因爲汽車在跳一個不淺的坑了。

乘客不知城裏汽車那麼擁擠。椅子坐完了就坐在隨身攜帶的鋪蓋捲上，箱籠上，或者裝雜糧的藍袋上。孩子們則坐在翻過來的脚盆上，手裏拿着其實裏面並無雞蛋的雞蛋糕，本來是要送到小嘴裏去的，車身一簸，又銀眼隨裏去了。

乘客多是沉默寡言的，很少有人談到「R」襯衫的市價，以及「碧血黃沙」之類人的劇情。祇中有兩個商人談得較親熱，但所談則不過是「如果借錢與人利息不大則不如買點金子放着」之類。一個黃鬍子好像感到有點無聊，就取出一枝短到幾乎沒有的煙管來，開始吸一袋裏得極緊的旱菸。接着就有兩個人此起彼落地咳嗽，等菸吸完，咳嗽亦止，大家又聽到重覆而重複的馬達聲。一個鄉下人在來不及把吸着的嘴巴閉攏以前，業已睡得很熟了。

車廂中較引人注意的，是一位年滿而有兩太太，手上抱着一個活潑不滿八個月的孩子，由於營養的充足，「肥兒丸」一故，這孩子面色紅潤，身體肥胖，就像樹膠做成的洋娃娃。他給洋娃娃更可笑。他的頭上戴有漂亮的白帽子，身上披著精緻花朵的小斗篷。像這樣的乖孩子，正如有些做父母的所說：是沒有一個人見了不愛的。

這年輕的太太，一望而知，是在「梳篦區」內奉酒的人，但不知何故，竟沒有帶跟人，她一面照顧著外衣和小皮箱，一面逗引小孩子玩，當車身震盪，使孩子感到驚駭不安的時候，她就用手拍著車窗外，用最柔弱的聲音說：

「看雀雀，看雀雀！」

或者就把他攬在懷裏。

她的旁邊本來是坐着一個中年男客的，這人很知道安份，他坐在女人旁邊，眼睛閉着的時候遠較睜着的時候為多，除了忘記脫帽，是一個遵守禮節的人。但車子才開到鎮二站，這人就下去了，接着，有一個鄉下婦人來補了他的缺。

當這鄉下婦人去攜的時候，年輕的太太，開始有意識就要在自己身邊坐下來，是怎麼樣的一個人，這婦人生活得越越，手腳粗笨，穿一件家機布衫子，雖洗得並非不乾淨，但樣式陳舊，長條，她笑得很大，她笑得很大，而且具有鄉下人的廉價的風度，可是並不美。她年輕的太太皺了一皺那對畫得細俊的眉。

這人竟敢在空位子上坐下來，差一點不坐了年輕太太的摺得很有款式的外衣。太太不舒服地向旁邊路讓一讓，把孩子放在膝頭上，騰出一隻手來，拍一頓前額和手肘，好像會這觸到了一點塵埃，或者比塵埃還要不潔之物，然後又對着那愚蠢的嘴臉，深深地望了一眼。

坐在這樣一個身上不時發出香味的美貌太太的身邊，這鄉下人自己也曉得，是很不調和的，她很感到有點難堪。把一個不成形狀的包袱塞在腳下，竭力使自己的肩頭保持平衡，倘遇到車身劇烈的搖動，就儘可藉到左邊那個才眉頭的小伙子的身上，也不願侵犯她右邊這位芳隣。

第三路路走得很平穩。

偶然一陣風，年輕的太太忽然聞到一股頭油臭，太太不經意的掉過頭來，她立刻發現：這氣味正是從那個鄉婦人頭上發出來的，那大約搽的是桐油，或至少是過滲雜的菜油，她感到一陣惡心。再看那頭髮，粗密而且焦黃；臉是近於金色，但和髮店染出來的完全不同。太太回過頭來，尖着嘴吹了一口氣，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紫色手帕，捂着她的小巧的鼻子。

那鄉下婦人本來很少把眼睛放在這一邊的，但某一次從無意中看過來，却看見了最好看的東西，那太太手上抱着的孩子向她笑呢，她微微努着嘴去逗他，那孩子更是舞着小手

，發揚了那副看破世樣，裝的哭容。這鄉下大嫂簡直心花怒放，她忘情地去問那位年輕太太：

「好是人呀！是不是一位哥哥？」

太太很尊貴地看了她一眼，用微勵的眼皮接受了這份稱讚，她本來是準備「唔」一聲的，但這聲「唔」才走到鼻管的中部，便不通過了。

鐵汽車走入第四站的時候，那個多哭孩子忽然哭起來，一哭不可收拾，媽媽叫他看窗外的「雀雀」，他一看，口裏唱着「乖乖，乖乖」，拍着哄他，也肯。就連那鄉下人好心的努嘴，他也不感興趣了，只是哭。

「太太」，鄉下婦人一下想起說：「哥哥恐怕要吃點奶了！」

太太不做聲，「哥哥」愈哭愈傷心。

「我看他是餓了，你餵他一點吧。」

「回回都是奶媽一路的」，太太有點煩燥地說，「只有今天沒有帶奶媽」。

「啊」鄉下婦人恍然大悟地說：「原來你沒有奶！」

一面說，太太真想不到，她抽了塊布衫子，於是她看見她的一對乳房，大得象粉袋。又看她抱孩子過來，樓在懷裏，把乳塞進孩子的正在張開着的口中。

年輕的太太來了，那善於同情臉，幾乎去了一變。

「我頂小的一個兒子，他已經死了，這孩子也吃着吃奶，在這裏哭呢！」
鄉下婦人一面說，一面太太說：「這孩子用粗而且，手穿過，躺着孩子，吃完了，又去吃那一隻，有這指頭，去摩孩子肉菜樣，圓臉。」

那個有點感激也有點羞赧的母親從這個純樸的母親的臉上，看出一種說不出的母愛。

三三、三、二五

當第一件鼠皮大衣上市的時候

在萬國服裝公司的立體玻璃窗櫺中。

左邊是一個貴婦人的模特兒，伊穿着一件用三種顏色料子鑲成的短外套，樣式十分新奇。伊的眉目間毫無情致，兩眼平視，好像並不高興有人特別注意到伊這件衣。右邊是一個油彩繪成的木雕平面舞女，伊長伸一臂，上面搭着由加爾答派來的閃光綢。伊們中間是一具紙糊的胸模，上面套着新近出世的鼠皮大衣。我問怎樣介紹這件大衣呢？不如一讀窗心上的廣告罷，是這樣的：

鼠皮大衣問世

完全本地風光

特點有四：

經濟美觀 皮質柔軟

永不脫毛 保證溫暖

旁邊還貼着一條標語：

「試穿鼠皮大衣益增身材苗條」下面是一隻沉重的驚歎號。

可放心。問題只是有沒國秀白媛，尤其是明星之類，出來加以倡導，我們知道，瓊瑤希拉隨便戴一頂帽子，可以流行全美婦女界達四年之久，那麼，瓊瑤希拉如果也穿鼠皮大衣的話……」

「可是，老鼠究竟是黑暗的生物，想起來就會使你愉快的。」郝太太搖頭。

丁博士想了一想，說：「說起黑暗的生物，我倒想起來了，重慶的老鼠，據說，是滿鼠，水陸兩棲，從一質上說，恐怕和永類差不多。」

「鼠皮絕不屬於雜皮」；費小姐連忙分辨：「人類的品質有高有下，動物與皮毛當然也有個貴賤之分，老鼠怎麼能……」

博士語塞，他的太太插入說：

「其實呢，賤一點何嘗使不得，×千元買一件鼠皮大衣，可不是經濟？只要好看就行。鼠皮大衣如果一流行，將來包管有人發明貓皮大衣，狗皮大衣，蛇皮大衣呢。」

「那麼丁太太先穿一件給我瞧瞧。」郝太太很有深意地說。

「這怎麼可能？」博士太太反問。

「只有一點，你身穿鼠皮大衣而又懷着你的小少爺的時候，不是很像一隻大老鼠麼？」郝太太說。大笑，眾人亦笑。

「但我並不反對鼠皮大衣；」長子詩人說：「穿熊皮或者狼皮大衣，很容易使人聯想

對「殘忍」，穿獾皮大衣，則簡直是對祖先的不敬。鼠皮則不然，老鼠代表的是智慧和精警，十世紀……」

「鼠皮這名字未免有點難聽」。費小姐說。

丁博士點頭，若有所悟地說：

「正是如此，鼠皮應該正名，即如改爲「智慧之皮」，或者竟稱「銀皮」，「玉皮」，「錦毛」……」他覺得都不中意，決心回去查一查「大英百科全書」，翻一翻「動物學」語」。

談話的紀錄大概如此。

一兩個月後，長子詩人的預言果然中了，一位諷刺紅星（她的鼻子綉像瑪瑙希拉）靠把鼠皮大衣穿上舞台了，那戲名是叫做「北國之戀」的，紅星身穿玫瑰紫短袍，外套鼠皮大衣，在雪地裏忽忽跑去。找尋她的「情人」，美麗靈活如一隻松鼠。這裝束立刻瘋魔了全重慶時裝婦女，交際場中隨處可發現鼠皮大衣。

費小姐首先採用了鼠皮大衣，而且在社交界得到「香鼠女郎」的美稱。當她把這個喜訊帶給她的女友郝太太，而且勸她也採用這種新裝時，郝太太頹然地倒在沙發上，她深深感覺社會風氣之不可靠，不禁爲海勃龍流下兩滴「正義」的淚來。

當第一件鼠皮大衣上市的時候

三三

失掉墳墓的死人

—

人是最不情願也最不容易死去的動物。

「不信，你去揭開那些死人的棺材蓋看看——」

半個世紀以前，歐洲有一位紅衣大主教，曾作過如是的人演說；他說：

「那些棺材蓋向內的一回，往往會顯現若干指爪的痕跡，這就是死人復活轉來，纏扎時所留的爪痕」。

「尤其是那些吞服安眠藥而死的，他們往往會在棺材裏翻一個身」。

最後，這位大主教提出一個更有力的證明，即他自己就是曾經死了，被人埋葬，又復活轉來的人！

.....

在重慶稀有的好天氣中之天氣最好的一天，我拄着杖，拜謁了最有名的文公墓，那紋飾極大，但空洞得無可稱焉。沒有迎春藤也沒有白楊，連十字架也很稀疏，不講玫瑰花和晚香玉了。

如房龍先生所說：中國人是最崇拜祖先的民族，爲了要保護祖先墳墓，不惜讓鐵路繞大圈子。我所看見的這些墳墓，都是非常堅固的，樣式約可分爲兩種：一種——最多的是一種是平面的，像一匹放大了七十倍到一百倍的磚。好像具說明：「中人不過平民，因此不願睡得比磚平線高。另一種則極爲「巍峨」，形式如堡壘，如砲台，如蹲踞的巨獸。使人一見，便恍然於「這才是堅實」！有些墓還有文采極好的碑銘，記述着死者可敬的生前，以及雕刻精細的祭台，對待他的第××代後裔展拜。

我向這些安全的長眠者行了無言的敬禮，獻了兩朵極紅的野菊花，在這個地球上，我們都是同鄉啊！但，我忽然想起那位紅衣主教所講的謠言來：

如果……

但我又責備自己：這聯想，未免太「無端」了。

二

人是最不情願，也是最不容易死亡的動物。

這故事就發生在我們的××灣了。

一日之晨，在本來不是路的路上，有人發現了一個大蘆蓆捲兒，那是由兩個大漢。故意「遺失」在那兒的。

夫轉墳墓的死人

蘆席的一端，露出一雙十指難看的腳，想得到的，那一端自然是一個人的頭了，看來這人業已死去，成爲官書上所謂的「軟抬」了。

有幾個分不清「混亂」與「荷蘭水」究竟是否兩樣東西的人，包括一個新婚的廚夫，一個賣蒸餿早市的人，一個布客，一個豬旅館（這是確有這個旅館的）經理人，一個半截孩子，一個走失丈夫的馬臉婦人，都走攏來看，但死人並不是「引人入勝」的東西，倘非那個死者眼睛忽然睜開又轉動起來，未必肯一直看下去了。

那死人眼睛賒動一動，接着就有微弱的呻吟聲。

「活了，看呀，活了！」觀衆中起了一陣轟。

死者光着灰色的眼睛望了一望大家，然後很吃力地聲明說：

「不害怕，我不會死」。

「聽呀，死人說話了」。看客們發了聲喊，後來就有說有笑地紛紛議論着：

「他活了！」

「可不是麼？」

「我想喝口水」。死人說。

「水？」衆人問。

死人睜在地下點頭。

馬臉婦人接受了請求，從很遠替他端了一碗茶來，吃過茶，死者歎了口氣道：

「我好像有些餓了」。

「他原來善了飯湯！」新婚的廚夫說，他回到廚房去張望了一陣子，無可為敬，他

「他原來善了飯湯！」新婚的廚夫說，他回到廚房去張望了一陣子，無可為敬，他

「他原來善了飯湯！」新婚的廚夫說，他回到廚房去張望了一陣子，無可為敬，他

「他原來善了飯湯！」新婚的廚夫說，他回到廚房去張望了一陣子，無可為敬，他

聖母像

這是一間祕室；從外邊張望，裏面黑黝黝的，比慕尼黑啤酒酒店酒窖還要黑！空氣中有一股霉味，地下極潮濕，牆腳長着黃色的菌子，但並非是吃得的冬菇。室中有時發出一種金屬物碰擊的聲音，一串銅的或者鐵的環子撞開來，丁丁當當地響。這一切，令人想起陰鬱的巴士底大監。

一個白衣人幽靈一樣的走進來，走近牆壁，接着有一聲低微的「拍」，電燈開燃了，在室的正中投下一個黃黃的光圈，光圈中間，現出一把「電椅」，「不，「美容椅」。旁邊有一張滿佈油泥的條桌，上面擺着捲髮器具，以及濕漉漉的髒手巾。一切都顯明：這就是藍玫瑰理髮店所開的美容室了。

隨着這一點突然而來的高光，女客馬麗塞小姐走進來，頭上包了一塊白布，像一隻白頭。

「坐下來。」

白衣人指着那把滾水脫落的椅子。要說起那個理髮師來，許多圍觀都知道他的名字，他是我們全城開行的「捲髮聖手」。馬小姐坐下來，理髮師在她腳下擺了一隻木製的腳踏

，睜她把兩腳擺在那上面，彎着腿縮進了，然後可憐地說：

「記住，在我叫你動以前，腳不要動！」

小姐點頭。理髮師把她滿頭青絲打散開來，着手梳頭，一面問：

「要不要染色？」

「怎麼，你還會染色？」

「嗯，金色，綠色，紫色，咖啡色，藍色和紅色。不過現在還不時新藍色和紅色。還沒有染過。」

「不消，我只要捲一捲。」

理髮師很熱烈的給她上了複雜的捲筒，然後插上插頭，接通電流，部署已定，他看了看手上的錶，閑散地走過一邊去吸煙。

好看的馬小姐此時就佩戴了一頂滿頭珠翠的鳳冠。

「時間在黑暗中撞撞跌跌地前進。」

馬小姐硬着頸項，看看週圍，心裏有些害怕起來。她想起了最近在巴黎發生的那件新聞。一個暗室中抄出了五十多副新人的骨骼，皮箱中藏着她們的頭髮。以及生前所穿的衣服，一瓶藥劑性的藥水。還有那個以殺人為娛樂的怪醫生……

「她忽然發出一聲尖叫。」

「什麼？」理髮師趕過來看，他以為是走了過了。

「一隻耗子！」馬小姐呼吸道，她說：「牠從我的腳背上跑過去」。

「牠不想活了」。理髮師恨恨的說。

可不是麼？他說得一點也不錯，那隻耗子在人家腳背上觸了電，早已硬剝剝地氣死在牆上了。

理髮師若其舉，仍然走過一邊去吸他的煙。

馬小姐笑着噴吐了一口氣，她的額上出滿香汗。

陣陣在黑暗中摩摩索索地前進。

電之神在捉弄馬小姐的頭髮，唱出「世間唯有曲線美」的歌。

馬小姐開始感到鳳冠的沉重，她有點頭悶眼花，渾身是汗。她起了種種幻想，想到電會把吸引起來，像打秋千那樣。想到一個尼姑的剃刺的頭皮，想到死，想到花鬘和鏡子，想到死耗子……

忽然，她發出一聲恐怖絕頂的驚呼。

理髮師跑過來看，連問：

「甚麼？甚麼？」

馬小姐指着那邊牆角，壓着發抖地說：

「噢，那是甚麼？……黑漆漆的一團，在動，……在動？」
理髮師隨着她的手指看去。嘆吸一聲笑將起來，說：

「那是豬，老板娘的豬」。

馬小姐十分疲倦地歎了一口氣。

而這時，她的未婚夫找到這里來了，她的未婚夫姓焦。焦先生，焦元生正這樣秘密地地方找到他的未婚妻，高興的不得了，立刻把手捧向一束鮮花，遞到他的未婚妻手上去，同時就去吻她的手，不想才一接觸，他的嘴唇就冒出火花來，焦先生駭得大喊：

「走電了！走電了！」

理髮師丟了香烟，跑來一看，說：

「不要緊！腳不要動！」他看一看錶，用產科醫生的神氣說：「再有十五分鐘就成了」。

馬小姐手捧鮮花，像一位受難的聖母。

三三・一〇・三〇

夜花園記事

在一種喜劇的設計與音樂的旋律下，這夜花園燃起了滿園燈火。

這是一塊稀有的平原，坦然地展開，約有頭號網球場那麼大；大自然在這上面作下一個奇蹟：長着三數十株洋槐，好像上帝有意要證明「花園都市」一詞絕非虛語。這些樹是驕傲的，不時在微風中點頭招手，邀請大家讚賞她這一份綠。但又是吝嗇的，樹幹長知道節省水份，無意使枝葉更綠些。因此牠們都是瘦削的，有如一羣營養失調的公民。

花園的經理人很喜愛這些樹，把牠們逐一編號，一如官方之保護森林。又釘上一禁止攀折的木牌，好像立刻就會開出香豔的花來。

茶座就設在瘦削的綠陰中。

花園的背景是一座瓦屋，那不過是尋常的瓦屋，無可稱道；綉一老婆婆那以繡線為樂，用之瓦，大約是三年以前出窰的，寬大而且結實，絕不像今天那那樣地薄，因此繡線是越繡，也不懼牠飛過花園裏來；瓦屋也是這裏的一大風景，遊客是時常聽一世界之屋有一的。這花園的另一風景。是一個水潭，那是三年前一個去得不好的一本炸彈擊破的，水潭如鏡，雖不甚深，但如果你跳下去便不再起來，也並非沒有滅頂的危險。這水潭，白天是

鵝鴨的會操之地，晚間就出了蚊蚋的水上機場。倘是月夜，潭水映月，如夢如烟，投一個石子下去，就發出古潭的聲響。

夏日的傍晚，太陽下山了，却忘記把暑氣帶走，和晝間一樣熱。市民們從狹窄的房子裏跑出來，頭上冒着煙像才出籠的餃子一樣。他們各就所好，到戲院去排班，到茶館去清談，到一重度的太陽去廣場上去聽飽談的廣播音樂，或者就是走進風景不錯的夜花園。

在洋槐林中吃一杯茶，喝一盞帶着醋味的橘子水，或者用一盞香得奇異的冰忌廉，遙望一回「世界之屋脊」，或者看一回天上的星星，便覺得全身涼颯颯地，頭上已不冒煙，像水晶餃兒。

夜花園一直熱鬧到深夜，遊客才慢慢散去，於是掩燈關門。除去偶然拾得一張香燙的手巾之外，很少發生新鮮事情。

一夕有月，夜闌人散，只有那接連水潭的座上，還留着一位單身客人。那人望着如夢如夢的潭水。好像在想很深的心事。

夜花園的夥計們都散了，留下一個小伙子守夜。他等得不耐煩，就溜到地來接醒。單身客人，但那人似乎並不討厭灰塵，不肯動身。他心裏想：這人怎麼這樣？等了這人，他心裏想：這人怎麼這樣？等了這人，他心裏想：這人怎麼這樣？

小伙子搔着光禿的油頭想想：「怕不是一個瘋子？」又想到：從前長亭裏就有一位

怪茶客，一坐總是一整天，搖晃着腦袋大聲讀書。把自己做得好的文章貼在欄干上，怕不就是兩個人？他走上去一看，嚇了一跳。

月光照着兩人，頭髮很黑。面目憔悴，面色蒼白，顯得疲倦。他像才從很遠的地方來，一對淒淒的眼睛，死釘着那潭潭神。那伙子在半夜裏，這樣一個人，有點發悚然，就想去開燈。

那人發覺有人看他。回過頭來，痛癢的發音問：

「你看我幹嗎？」

小伙子聽見他說話的聲音，證明確是一個人，胆壯了許多，就說：

「夜深了，你還回去。」

「我回那裏去？」那人反問，拖着顫動的長音。

小伙子聽他說話蹊蹺，又吃了一驚，定一定說：

「回你家裏去，」

「我不是住在屋子裏的。」

不住在房子裏，難道住在……小伙子想起最近聽人說過的那個女屍。未必女屍變了男人，他嚇出一身汗，想喊人，這花園裏又喊不出人，他兢兢地問：

「你不住在房子裏，未必住在……」

「我住在防空洞。」

原來是一個住不起旅館的人！小伙子這才放了心，因說：

「那你請回洞裏去吧。」

「你何必勸我回去？這裏風景很好，而且涼爽宜人。」

「那不成，我要關門。」

「關了門更清靜。」

「那不成，請你走！」小伙子發威了。

那人拿了一雙淒淒的眼睛看着他，半晌才說：

「你一個人，難道不鬼？」

小伙子又駭了一跳，勉強說：

「我，不怕。」

「的確，鬼也爲不得怕，你不看我麼？我何嘗怕鬼？」

此時，夜風吹得洋槐發抖，小伙子咳了一聲嗽。

「請你走了吧！」他說：「我熬不住要睡了。」

「你睡吧！」

「請你走！」

「我不走。」

「我要你走！」

「你趕我走？」人變了臉，顏色白得可怕，說：「我就跑到這潭裏去！」

「你要殺？……」

「那裏是我自殺，是你害了我的命。」

小伙子聽他的口頭，無可奈何，唯坐於一把椅子上去。

那人若無其事地說：「你看這潭水多麼清！」

夏季夜，就這樣，他們相繼到。鳴，看，明月在山，看見東方現出肚白，路上已經起，的，走動，那無，過夜，人，才，起，留下，一，錢票，走了。

小伙子在光明的微光中檢：這錢票，是一張乾票，當，錢票，他翻來覆去地看：實是錢票，並非紙錢。

鼻子

「世界上最貴重的鼻子就是鼻子，而且鼻子的一面是，於人的；我們人爲萬物之靈，靈氣又靠得甚麼？」

說話的人，說到這裏，深深吸了一口「中國的老金」香煙，徐徐地噴出煙來，然後接着說：

「香煙又煙了，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哪，現在我講這個故事，從香煙說起，與鼻子有關」。

你們知道，重慶新興的富翁是很多的，譬如蔬菜富翁，獎券富翁，地盤富翁，牛肉湯富翁……；如果不要寫「富翁傳」，即分上下兩集也本必寫得完。然而考察這些富翁的致富之道總不外乎兩點：善用眼光或手腕。（買彩票自然不用選樹）但中間也有一位富翁是例外，他是用鼻子發起財來的。

你說這鼻子奇不奇？

這鼻子，看來不過是一隻尋常的鼻子，鼻孔也並不比別人多，牠是爲一個姓X的人所有的。距今十年前，這鼻子的主人還是一個可憐的小人物——一個香煙小販。這種跑街

小販，你是見過的：手上托着一隻硬紙匣，裝着五七種開零的香烟，成天價出入茶館，有人丟給他一個銅板，他就遞一枝牌子頂真的香煙過去，再恭謹地用紙香爲人家點燃烟，然後收錢。

這宗買賣，利息的微薄是想得到的，他通常幾乎很少吃飽，也從無工夫去計開找錢。他想不到上帝却給了他一隻奇異的鼻子，他有一種神祕的嗅覺，善於鑑別香煙的好壞。

他使用他的鼻子，就像醫生使用聽診器一樣，在一條原封不動的煙匣上，隨便開一個小孔，他用鼻子去狂嗅一陣，便可以判斷，這裏面的東西是新鮮還是霉爛，將要發爛或是絕對安全，他懂得香煙的疾病和健康。

這鼻子經過若干次試驗，終于得到一致的信任，當每年香煙「旺季」到來，也就是那些嗅覺不靈的商人大量拋賣的時候，他的鼻子就接受了委託，去爲人家收購香煙，買來平平安安地放到「紅季」，再以雙倍或若干個雙倍的價錢賣出去。

他得到錢，就用自己的鼻子爲自己買烟，因此找了很多錢。

但那些煙號大老闆並不放醫他，因爲他是唯一可信賴的鼻子。他常常他做煙號的股東或顧問，情面或「聘他」鼻子担任「煙」的「顧問」的時候，常常得幾千不暇呼吸。

他的鼻子得到各種頌揚，例如：「神鼻」，「嗅覺專家」，「發煙之敵」，「人類

玲丁丁」；之類。甚至有人勸他去爲鼻子保險。說這鼻子倘生在美國，雖可以保十萬美金。又有人建議：在他死後，應請求國家割他的鼻子。看裏面究竟裝着甚麼東西。

他自己的說法則說：這鼻子的，以不放在桌子上，也不會被人借去使用，或甚至在一天夜裏被人盜走了，幸而發生在臉上。

於今他已經是有名「富翁」了，常無事躺在皮椅子上，取出捲煙來吸的時候，就有一個肥碩大耳的小斯。連忙擦燃「安全火柴」，趕過來爲他點煙。

後來，他的鼻子又增加了了一種新的聲音，那就是一聲難以摹仿的「啞！」

說話的人煙已爲近吸，就拋了煙尾，站起來說：「哪，不是嗎？世界上最出色！獵狗或警犬，牠能够找到兔子或犯人，却不能鑑別香煙！」

三三、四、二七

半間樓之春晝

「半間樓」，祇有半間的樓，和賈似道的「半間堂」完全不同。這樓，本來也有的，但有半間在最初的轟炸中炸掉，剩下來半間，就一直屹立到現在，倘始終無入過，恐怕還要屹立到很遠的後來。主人是一位小學教師，頗有幾分頭巾氣，因此纔給了這樓以這樣一個好名字的。

「轟炸並非就是佔領」，主人很有點歡喜。炸剩下來半間樓；這樓自然是想得到的。窄窄一棧，一椅，一榻之外，就不留容納三個以上的人。但主人是極容易滿足的人，在他看來，雖是這「小天地」，也就是供一個愛乾淨的獨身者迴廬了。

主人姓卞，三十一歲，在附近一個待遇不薄的小學校教書，除去唱歌和體操，他是一個教讀的。才，在區域的「優良教師」名單上，他是被列入前五名的，而且去年教師節，還得到過政府獎贈的一雙襪子。

今天是星期，早飯後，卞先生跑了一趟市憲公園，回來時滿身是汗，洗了一個冷水臉，心裏異常舒展。後來，他到公園裏去拉力的標子架上，順便拖出一本叫做「婚事」的小說來看，天氣有些悶熱，適宜於午睡，纔不過看了兩篇書，他的眼皮就沉重起

來了。

這半間樓的週圍人家不多，因此白晝也極清靜，但也並非完全沒有鬧聲，譬如過境飛機在空氣中留下沉重的音浪，風箏斷線時，孩子們所發出的愉快的叫聲，賣針線的手上搖動的博浪鼓，閩雞人敲時「啾啾」作響的銅鑼，以及涼麵担子的尖銳而長的叫賣聲。

但卞先生睡得很好，一點也沒有感到紛擾，一直到一陣叫門聲，把他從午夢中吵醒過來。

金色的陽光從窗外晒進來，這半樓景物，給了一層色，卞先生睜開眼睛一看，小花瓶裏的桃花，不知道在甚麼時候灑了一書桌的花瓣，窗格上一只「三力」空烟盒，被風吹到不遠的洗臉盆裏，在水面盪漾着，像一艘船，正繞在大西洋下水的船。一隻刺出的土蜂正「嗡嗡」地繞室而飛，兩根香煙墜在地下並頭睡着。

「誰呀？」卞先生問。「來了！」他起來開門。

出意料之外，來客却是一位漂亮太太。卞先生開始有些驚異。他並非沒有看見過這位太太，他們是鄰居，在這個小小的居住區內，她也被譽為「最美的人」的，他和她雖是偶然在路上相遇，但從不會招呼過，更無訪問。他的身家也不弄得清楚，祇知道她的丈夫是一個找錢多的汽車司機人。

「你找誰？太太。」卞先生問。

「你就是卞先生麼？」那太太和氣地說：「我找你有一點事情。你不認得我？我們房東的女兒就是你『學生』。」

「啊……很好。」

卞先生有點迷惑，近來雖是學校增收大盟建堂費，很有幾個學生家長出來反對，到樓裏鬧過。但他是教員，而且是教歷史的，這個和他有什麼關係呢？他心裏納悶，又不便好問。

女客年青貌美，穿着顏色很暖的春衫，剪髮十分稱身，全身的輪廓異常鮮明。主人讓他在僅有的一張椅子上坐下，自己斜靠着身子，坐在對面床沿上相陪。

「太太……」卞先生叫了一聲，又咳了一聲，「有甚麼事情……見呢？」

「卞先生……」太太有點不意思的說：「不是我也不是找你了，我聽人家說，你的學問很好，我想請你替我寫一封信。」

「寫信？」卞先生揮着隻手。

「好不好？」

「好……寫給誰呢？」

「就是寫給我們王先生，（你看：我還忘記告訴你我姓王）他現時在昆明。」
「啊！很好。」

王太太着見卞先生接受了她的請求，連說了兩聲「謝謝」，就打開精緻的手提袋，取出一大疊洋式的紅綠色箋信封來，遞給卞先生。

「那裏用得着這許多？……」卞先生為之一驚。

「寫不完，你留着慢慢用」。

「那裏……這樣不好」。

「不要客氣」。

王太太讓出椅子，請卞先生就位，又用紅手巾拂去桌上的花繡，就坐在桌旁一口書箱手上，把稿一樣的手臂靠在桌沿上，然後告訴卞先生這封信的內容。

她先聲明，這不過是一封極簡單的信，但，雖說極簡單，要是請那個香油店的掌櫃代筆，一定會寫得很糟的。然後她說，她在信裏要說的請，適問王先生幾時動身了，不要忘記帶兩隻火腿，一隻留着自己吃，一隻送人。自己吃的不拘輕重，送人的最好十二斤。她聽說昆明的太太們已經不作陪金粉團了，正在坑了將玉鐲。他能不能替她帶一隻回來？價錢不必太大，只「水頭」就過去了。老周今天已經拿了她的錢，小張同房子大約在本月底落成。這份禮是單送，還是和劉經理合送？吳先生那條狼狗，他究竟是買呢？還是不買呢……？

卞先生踢坐着，動動筆，一面寫，一面聽。寫得極快，而且筆法秀勁。他同房子不

時聞到一陣奇香，他好像在做夢，又好像正看一本「白話聊齋」。

「還有，要是便宜的衣料的話，可以帶一兩段回來，顏色……」

卞先生一一寫了。

「還有，告訴他，沒有應酬，酒可以少吃」。

卞先生照樣寫了。約莫有大半點鐘，才寫完這封「簡單」的信。王太太又請他唸一遍來聽，火腿，玉錫，獾狗，衣料，最待要說的話都說了，然後纔滿意地收了信，誇獎卞先生說：

「寫得真好，費你心」。

「啊！不見得見笑」。卞先生搓搓手。

臨下樓，王太太用眼睛顯着說：「卞先生，你這樓實在太小了，要是再有一位太太，就要轉不過身來了」。

卞先生滿臉通紅，木立在廳所留下來的香氣中。

月下

臨江的××鎮。

街道是種形的，舖面稀稀落落，一所書齋，兩張跌坐着一尊古佛，放眼看去好像百看不厭的江景。棚棚則是一片沙灘，緊接着碼頭。入夜，鎮上的茶房酒肆都起「滿堂紅」來，顯得熱鬧而繁榮。那些船夫和遊客各自藉酒吞口的趣味，搜到他們的「俱樂部」裏去，喝燒酒，打紙牌，聽臨街的歌女唱「十二杯酒」或「七枝花」。

一個中年收稅人，在鎮上收了一天的稅，打算盪盪清淨票，直到上燈，才把收條閉了，出了一身子的汗。因為就要過年了，他們說是一年辛苦，都叫他吃三杯，他看一看手邊的大而飽滿的皮包，覺得大功已成，心頭歡喜，也就很自然地坐下來了。

接連吃了幾碗酒，又說了一回笑話，說裏面一家餐館的廚子，在新婚的第二天得了一個小兒子，某一家鞋店的皮鞋是紙做的，某一大戶人家新近失盜，掉了一顆「夜明珠」。中間又猜了一回拳，後來被江風一吹。收稅人用手摩一摩發燒的臉，才記起是走路的時候了。

收稅人進了擾，鬆着皮包，從石梯上走下來，因為有月色，用不着燃纜尾，就一直走下沙灘。再向前就可以喚渡船了。

寒夜，江風又緊，沙灘上看不見一個人。收稅人打了一個寒戰。月光照在沙灘上，像一層霧。腳踏在細沙上，發出輕微的卜卜聲。向江邊一望，有兩三點漁火，紅紅的，有時又變為青青的，像鬼火。

收稅人迎着風向前走，他想唱兩句戲，如「歸家來，夜黃昏」之類，但又覺得喉嚨燥，他忽然想到：這時，是應該下雪的時候了。如果在去年，則早已下了雪。因此又想到一席中吃的酒，一個女人的水蛇腰，一個熱到使人發燥的被窩。正一面想，一面走着，忽然迎面來了一條黑影，等他約略辨出來人的高矮肥瘦，那人忽然吼一聲：

「站住！」

收稅人看得很清楚，那人手裏握着一管白朗甯，心裏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

「嚥下皮包，舉起手來」，那人下命令。

「是不是要檢查大煙？」他舉起手來問。

「皮包給老子留下來。」那人用槍口指着他的前心。

「那還有甚麼話說呢？高興，你就拿去罷！」他心裏想想：今天可翻了船了。那人見他說得慷慨，就伸手去提了皮包，要走。

「不忙！老哥，你拿了這錢，——這是官家的錢，我回去也是個死，我這裏你，還求你留一槍。把我打死！」收錢人攔着他不放。

「老子不要你的命，你快走！那強盜說。」

「你要錢，就要了我的命！」

「老子向來只要錢，不要人家的命。」

行方……

「你……」

「放槍，老子……」

「強盜眨眨眼。」

「無論如何，請你打死我。」

「你……」

「打死我……收錢人……」

「……」

這……強盜似乎出了身汗，最後才怪不好意思地說：

「老子平生是沒說一句……的，我手上其實是一枝空槍！」

「你哄我？」收稅人不相信。

「你的孩子才哄你哩！」

「我不信！」

「我連半點兒也沒有！」強盜十分斌嫻的說。

「你還回？」

「你還回？」

月光下，只見收稅人聽的一路從衣袋中拔出一枝手槍來，冷笑着說：

「你沒有，我卻有呢！」

接着就叫那個該實的強盜舉起手來。

而在事後——那強盜判決之後，收稅人告訴人：那一夜他帶的其實也是一枝空槍。

章歇

社會新聞編輯李蒙先生，每天總是按時上班，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來，先點燃一枝檯燈，然後去開拆那些業已推得很高的信件。這些信件都是讀寄來，請求登入口讀者呼聲一欄。有訴冤訴苦的，討論公廁清潔問題的，攻擊辦理不善的，科醫院的，訴說買布做想的，主張切實調整薪水的，為貧民的隨更倒斃而大聲呼細的，也有強調死鼠之可怖，或不滿於包辦式婚姻，以及希望政治改善的……

投資者大概都是社會上的善良人士，或甚至就是被侮辱與傷害的弱者，他們對於不合理想的社會現象，缺少抗議的武器，就只能訴諸自己的一枝筆。他們當中，有些人有意見是極值得尊重的，有的則提出最天真的主張。但有一點幾乎是共通的：即往往把「輿論」的力量想像得過份的大，或甚至以為新聞記者就是一「百科全書」，懂得的事情很多，例如：心臟病、民事訴訟法，建築學，房屋租賃條例，偵探術，保險法，維他命A、B、C，或簡直能發明最有效的打鼠機。

究其實呢？

李蒙先生捲起袖子，把這些信拆開來看：一封是談清潔問題的，從源發「整潔年」說

起，說明「良潔衛生關係國民之健康」，然後說到他的書寫門口，忽然發現垃圾三十公担，以後「……」作了結。一封是訴說很久以前，他們那裏發生了一件命案，至今屍身未埋，臭氣……，然後「……」一封以「一個弱女子的悲鳴」……訴說自己如何「一個男人所騙，希望社會拿出一公道」來加以制裁。一封是目擊某處倒屋傷人，主張提出「造……」應該嚴格」。一封用極駁諷的措詞，說明他的居住地的陰溝完全不通，以致污水流入廚房，情同希特勒在法……造成的「人為氾濫」，因「是可忍，孰不可忍？」……提出「……」一封建議「免……」流浪兒童醫治疥瘡的，一封則說明文明國家的都市，無論如何「……」應該發覺「軟弱」。只有一封算是例外，那是一個留心國事問題的人，打聽「……」的「……」及其詳細內容的。

看完，李蒙先生出了一口粗的氣；他彷彿知道了天地間許多事情，又好像什麼也不知道。倘是一位正真的法官呢，自然會拿着一「公平」的尺子，去裁斷一切事情了。可惜他不是。他從那些信件中，選出「……」最有益的一封來，把他發表了。

接着開手發新聞稿件，日光一下無賴事，所謂新聞；大抵是想得出來的；縱有較新鮮一點的，大不過是一個人拿走另一個人的錢袋，被拿者當然不肯，結果自然要被殺傷了。

李蒙先生很懂得人類的天性，厭惡黑暗而歡喜光明，雖然天地間有光明就有黑暗，就像存晝就有夜一樣。但總凡遇光明之事，總要設法把它放大一點；倘是黑暗呢？則縱非把

它儘量縮小，也不肯隨便讓它進沒了光暖，即使是極小的一部份。

就這樣，李農先生做完了他的工作，帶着一腦袋的鉛字釘下班了。

這一天晚上，李農先生本來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一個體面而幽美的「菲的」招待，一

個「糕」得不壞的茶會，一個「翠演委會」……他心裏悶得慌，終……選了一個最奇異

的「看」厭「」的心情，走上公「汽車」了。

「」走了半里路，又爬了一個坡，走到一棵大黃桷樹下，在那裏

然後，轉了一個灣，就看見××寺殿前的琉璃瓦了，

見了方丈××法師，法師打了兩個哈欠，把他「引

已在對面相陪，說了不少「久仰清靜」的話。

「素菜，却甚為「豐腴」，極好，吃到了五皮魚，

「的紅燒花膠，李農先生很飽了。

然後說出一段話來：

「你不肯發駕呢。我們要修道的那幾寶塔，多謝你在
 之，下月就可開工了。今後仰仗的地方一定還多，還希
 們的大護法，簡直是護法章馱呢！然後又是兩個哈哈。
 他來聽經的，不想又聽見了『宣傳』。而××法師所一

一篇介紹名勝的『特寫』。

看，好景很天真，但手捧金剛杵，可以驅除邪魔，是天上的護
 如此容易就做了章馱。

鐘下，人間的章馱。想着冥想；想起了讀經書；拉長與誦讀，房氣，一個弱
 嗚，疥癩，倒屋之。『拾』，『人』記。又。起。×寺的晚鐘，不
 氣甚麼。西做版的紅燒海參……他無可奈何地撫着他的『金剛杵』——一枝快要禿了
 的毛筆。

黑眼鏡

潔白的桌巾上放着一杯淡黃淺綠的檸檬冰，一隻豐腴的婦人的手肘靠在桌兒邊，手裏托着的，是一張鵝蛋形的臉，臉上有一張猩紅的小嘴脣，一副濃黑如墨的黑眼鏡。

從這裏望過去，倒數第二桌。

一位少年紳士架着腿坐在那兒，正用瓷銀調羹去攪那杯紅色的冒煙的茶，抬起頭來，一張圓圓的臉，帶着一副黑如炭的黑眼鏡。

露天花園裏，滿日光。

兩副黑眼鏡不知不覺地碰了一下，又不約而同的走開。

婦人用麥茶徐徐飲，紳士他的首冠的茶。

猛一抬頭，黑眼鏡又看見黑眼鏡。紳士暗想：這黑眼鏡後面，藏着怎樣一對眼睛？嫵

媚的？呼凌的？嬌羞的，放縱的。善於疑忌或起長於期盼的？富於英意還是多於愁怨的？

是春水還是秋波？

婦人也在猜想：那黑眼鏡後面，不知道躲着多麼可憐的一對眼睛？大胆的？畏縮的？坦白的？溫柔的？或粗莽無忌的？炯炯有神還是暗光的？

是命令還是哀憐？

黑眼鏡各自走開。

紳士問他自己：她的眼睛在說什麼？

婦人說自己脾氣好的眼睛，不會變麼？

黑眼鏡互問。

一個忘情地吸了一口太多的冰，一個失神地喝下一口極熱的茶。

紳士伸伸腰，若無事地去看報；但看報一事，只消用黑眼鏡就看得見了，他就騰

出眼睛來，一瞥看到報而去，心裏在想：她未必知道其實我在看她？

婦人用手帕掩口而笑，她就去，而牆上，得很好的畫；但後來僅把黑眼鏡留下來看

把眼睛放在一團想。他未必不知道我在看他看我。

紳士足足看完了一張報，知道了許多新聞。婦人看完了第一架雲，心頭縹緲得很。

黑眼鏡誤了黑眼鏡，發出一聲無聲的巨響。

婦人用責備的眼睛問：

「你怎麼這樣？」

紳士用禮貌的眼睛回答：

「請原諒，我當時沒有看見。」

「你難道沒有長眼嗎？」

「關於這個，我準備提出證明。」

「你為什麼老把眼鏡放在我這一面？」

「我這一面的光線，同時容納兩副眼鏡。」

「我請你別看我！」

「可以呀，如果你允許這樣做的話。」

「別看我！」

「別看我！」又添了一個，是一個怪異或視衫。推曲的頭髮，一張馬臉。

「別看我！」

「別看我！」

「別看我！」

「別看我！」

「別看我！」

請問

「你笑甚麼？」

黑。後。鏡。

「我笑我親眼看見的一件可笑的事。」紳士用幽默的語調說。

「你笑我？那不過是悔的！」

「我本來看得很清楚。」

夏威夷大怒，因問：

「你敢和我決鬥麼？」

「先生，我並非一個弱者。」

黑眼鏡和黑眼鏡最好步數，拈了圖，該夏威夷光射擊，他告他的敵人：「你就會證明你的眼光完全錯了！」他放了一鎗，可惜沒有中。

輪到紳士射擊，他向他的敵人說：「請你看清楚走上常規宴的路。」他放了一鎗，夏威夷應聲倒地，他受傷了，只覺得眼前一陣黑。

美麗的黑眼鏡看這一幕，爲這個魯莽的人流下兩滴墨汁樣的淚來。

英勇的黑眼鏡走過不掩抱了多情善感的黑眼鏡。

露天花園中充滿了陽光，人們都不知道在黑暗下面發生了新鮮的事。

逃世客

他是今天坐馬車下鄉來的。

他姓翁。一向在城裏「當差」，每天在陰曆到白日也必須開燈的地方辦事，在塵土撲面的大街上走路，在調和最壞而是非最多的公共食堂用飯，他是沒有家的。

除了坐馬車下鄉，他缺少娛樂。

法定的結婚年齡早過去了，他還無意於結婚，關於這一點，是不能完全怪他的。若干年來，從沒有一個女人遞給他一個捧出「赤誠的心」來的機會，因此，一直淒涼的打着單身。

在城裏——如果像這樣的夏天，那些太太們，閨秀們，身上就會發出各式各樣的香氣。他以為這是很迷人的，但可惜是不負責任的。

獨身漢的心思只有獨身漢才知道，倘遇假期，他總是把日子帶到鄉下去消磨。

一下鄉，翁先生便急急地更衣，像蠟子脫壳一樣，脫下那拖一片吊一片的襯衫，又脫下累贅的長褲，死不通風的皮鞋，從頭到足，改換一新。身上穿一件家裏布老式背心，腳穿一雙芒鞋，再戴上個邊草帽，又搨了竹籠釣竿，只差一根吸淡芭蕉的煙管，就像一個

漁翁了。

只見他起來釣魚，而且頭一夜就夢見釣魚，釣起三尺長的一條鯉魚，因為魚太大，被嚇

，只見紅泥巴在水上翻翻，此時提不上岸，因此急醒了。天氣很晴，翁先生在對面的田塍上走，一陣風過，田塍稻花香。他擲每一塊田，一株樹也一聲鳥鳴，樹枝示極大的愛悅，就真不比鄉下，沒有女人，自然也沒有迷人的香氣，可以真拍胸鼓。

是。橫越過黃土的大路，又過了一座青石橋，再合上田塍小路，翁先生便找到這出色。洗淨，他來也不止一次，就在往背垂釣處，一株麻柳樹下坐下來，首先實行一洗。在水邊洗淨把米，口裏說着，請呀，水而起了無數細微的波。然後細心地穿好餌，穿得毫無破綻，於是拋竿去，這顆米浮飄在水面一溜睡着，把釣竿寄託在一叢水蘆竹上，頭翁先生便開始吸煙。

空氣清朗，映着紅紅地，像才從浴爐中流瀉出來的。水是淺灰色的，灰裏又發青。翁先生垂釣畫田，不是石岩壁，有幾樹麻柳，投下一點陰涼。溪的對面，是稀疏的高梁林，望過去，可以望見那黃土大路，路邊是一塊塊的稻田，綠成了一片。濃綠中偶有一個白，那他的舉動，竟像他的鷺鷥。

溪邊發着碎語，潺潺地。四個很靜，有兩隻蜻蜓穿梭地飛。水面的浮藻一動，很幸運，

翁先生便釣起一根黑絲魚來，那魚在釣竿上亂跳亂跳，銀甲在太陽下發着閃光。翁先生心也跟着牠跳，急急放下來一看，釣有一指大，但比那從前釣人家所帶的還要堅硬，當然不能算小魚。他帶心歡喜，把牠連魚籠去。

釣魚實在是不容易合意。

小魚上釣，便是大魚來咬的徵兆，翁先生重新換了餌，又一「請呀！」拋到水裏去。淨眼狂動，心也在動，眼睛在動。

水魚似乎在水底，究那個鮮紅的餌，還是留到中飯吃？還是晚飯吃？還是美，固不用講。而就在這時，那黃土路上送過來一響尖聲，接着就有一羣少女在那青石橋上出現，她們穿過橋，一個跟一個，沿着溪，那一面走來。

翁先生一看，她們一羣，濕漉漉的，都穿着試病制服，高矮也差不多，看那濕漉漉的，附近一個個濕漉漉的學生。她們正說在熱風上，又放肆地笑着，中間還帶着高聲讚歎。將她們們能到二先生面前，站住，向一應說。

「你們穿制服的學生。」

「這就是那裏的學生，真深，深，深，深。」

翁先生心裏想：她們要麼，在這樣火熱的日頭下，不戴帽子也打洋傘。竟不

怕晒着。

她們並不怕晒着。一吓子脫去了外衣，露出已經穿好的游泳背心來各自取了一個姿勢，就「撲咚撲咚」，接二連三的跳下水去，像五隻青蛙。

「行了！」翁先生心裏賊。這陣鬧，魚一定走得遠遠的了。

她們泗水的領很大，一下水，就變成幾隻熟練的游泳健將，以橫渡長江的姿式，游到翁先生頭面來，一過來，就站在一塊石頭上，兩手插腰，看翁先生釣魚。看了半天不見魚，就問：

「哪，你釣了多少魚？」

翁先生抬起頭來，便看見一個溼淋淋的寬大而飽滿的胸部，再看，她很美，個子尚能再高一點，就極像楊秀瓊。「一個健康的女性！」翁先生心頭讚歎，就答應她：

「一條。」

「你的運氣不算好。」她說得很天真。

「如果你們不來，我的運氣也許會好一點。」

「那麼，我不打攪你了。」說完，她又撲咚跳下水去，游過對面去了。

「完了」。翁先生被濺了一臉的水花，一面揩抹，一面歎氣，看來釣魚完全無望，他便閉手吸第二袋煙。

他們游得很好，游泳、仰泳，騎冰馬，打水仗，胖大的「主力艇」誤碰了瘦小的「潛艇」的鼻子，「潛艇」幾乎氣得哭了。

看看洗完了澡，這備更衣，却發生了問題，五個人很私議了一陣子，先前那個「橫渡長江」的選手又游過對面來，向翁先生提出了個交涉，這交涉很奇怪。

「那你看起你還老實，我們妥和你商量一件事。」

「甚麼事？」翁先生點着眼睛問。

「就是，我們要換衣服。」

「換衣服？」

「對啦，換衣服。你能不能答應，不看我們？」

「能！我看亦。」

「不行的，水裏面看得見我們的倒影！」

「倒影？那怎麼辦？」

「你能不能到過水去，空背過明着我們？」

「能。」翁先生立刻照辦，他過水去坐，眼睛望着那岩壁。

「謝謝你！是還有面的，那邊的岩壁太補，大路上的人望得見我們，你能不能借給我們這頂草帽？」

「對啦！這有草帽，我們到這有一張了。」

「你這去。」

「謝謝你。」

接着身後就有「換咯！換咯！先生想！」一個人後腰袋不長眼睛，還算是很得體的事，一面就擰手吸了三袋煙。

而對面，傳來了一陣笑話。

「這鄉下人真老實！」

「真是一副無影無蹤的。」

「真的，他這你下來，還加上介紹：這是張小姐，精音樂，善游泳。」

「也曾經上『梅溪之夏』的。」

「才，只題一個字：『路』。」

「哈哈。」

先生伸直脊梁，用背部向她們表示抗議。

帽子還來的時候，太陽已漸漸下山了，陽光映着夕照，像一疋金線子。先生取

拾好魚竿，把魚籠向水裏一倒，口裏說：

「請呀！請呀！去吃晚飯呀！」
銀色的串條魚掉在水裏，「咚」的一聲。

三三、六、二六

逃世客

七三

南溫泉的溫度

這一羣男女遊客找到了××別墅，房間多而且好，大家就很希意的住下來，打飽野馬間，把一點簡單的行李作個交代，先生們便開始擦臉，刷皮鞋。太太們推窗看窗外的風景，爲一隻城裏從來沒有見過的紅尾雀歡呼，幾個房間內皆充滿了笑聲。

這羣遊客，包括三對夫婦，另一個單身男客。從年齡上看來，他們都是中年人了，但好像因爲難得出門旅行，一下看見這樣優美的環境，就都暫時變得活潑而年青。現在秩序粗定，大家便開始安排遊程。其中有一對夫婦，要忙着去洗第一個澡，有一對夫婦同意先去××齋吃一盤點心，另一位先生急於打聽上仙女洞的路，他太太則堅持先去花溪乘一回遊艇，那個單身男客和他們的交情都不薄，但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下，無論跟隨他們那一對出遊，皆是極不聰明之事，他自己便選擇了一個爲他們所遺剩下來的遊程。

「噫，你瞧，這溪水流得多麼平，這些樹顏色多麼綠呀！」

「噫，你聽這地方沒有一點兒雜音，這麼靜！」

「你看那邊，那邊划過來一隻遊艇，艇上有幾個入？啊！一羣快活的女學生。衣服是

「這的，籃子裏是藍色的，你瞧水面上那幾隻長了釣竿的。牠們咬著甚麼？那釣竿是藍色的？」
「可不是嗎？湖上仙子。」那打槳的姿式，你瞧多美！」

「我就得在做夢一樣。」

「啊呀，好大的魚！你瞧對岸那個釣魚人，他釣起來一條甚麼魚？那鱗甲的閃光，像銀子一樣！」

這一對夫婦在沿着花溪走。太陽光穿過濃密的修道樹，照得人面俱綠。男的朝女的臉上注視了一分鐘，然後忘情的說：

「你瞧，你今天看來祇有二十歲！」
女的嘆噓笑了。

（這是第一對夫婦的溫暖的遭遇。）

x

x

x

「聽瀑是很有詩意的，我們坐下來罷。」

「當心！啊，多美麗的水珠子！」

「溫泉是可以治好癱病的；」

「更可醫治人家不健康的感情。」

「那麼，你看老趙和他的太太是不是可望恢復感情？」

善溫泉的溫度

七五

「我看有可能，溫水的熱力將會融化他們。」

「是的，我希望他們能得一個詩意的諒解。」

「其實呢，享受豐饒的愛情生活的人，心裏都各有一個溫泉的。」

「說得很有詩意，那麼讓我跳到你心上的溫泉裏洗一個澡罷！」

夫婦大笑，「飛泉」正他們面露出更大的笑聲。

（這是二對夫婦的溫暖的羅曼絲。）

x

x

x

「前面就是仙女洞了，這個洞深不可測，從沒有一個人走完過，看光景，說不定可通倫敦。」

「我不想上倫敦，倒很想遇見一位仙女。」

「據我看來，你正是一位仙女。」

「整整有十年，沒有聽見你講這些瘋話了。」

「整整有十年，我沒有說過真話了！」

「這對夫婦爬到山的高處，覺得業已超然出塵，有一點驕傲，且引為幸福。山上石榴花正開得熱鬧，男的摘了兩朵，給女的插在外交的鈕門上，不知怎的，這麼一來，女的就彷彿覺得她果然是一個仙女。」

（這是第三對夫婦的溫暖前夢。）

那個單身男客，自從走入社會，做過六年記者，教過十五年書，如今已是四十以上的人了，但他還不會結婚，而且並無一個女友，因此說不出戀愛畢竟是一個什麼味兒。他的朋友們勸他早結婚，但他認爲在戰時談結婚是很傻的事，他一個人有點孤獨，但頗爲瀟灑。他先去泉洗了一個澡，那泉水果然很滑，出來時覺得身上不止輕了五磅。

他先着花溪走了一回，十分羨慕那些面船一面唱歌的年輕人。後來又走到綠葉扶疎的街，在一處牆上看了一回石刻的「溫泉十二景」，又帶看了一張田賦開征的佈告。走得有些發熱，就到片橋下茶店去吃了一碗茶，又吃了四兩雲片糕，付過茶錢，飄然出園，沿着這條小徑，走了一段路，來到一處山坳口，一站站下來，頗有獸氣的張望了一回青蔥蔥的翠文峯。

歸途，單身客經過××園，有一對華貴男女正從園裏走出來，他不經意的望了他們一眼，心頭不覺一跳。

他有點記得一個女人，在某一大城市，他們曾在一家有名的旅館中同作過半年客，這女人雖說人已到了中年，但裝飾仍然充得很。在單身男客眼中，她並不很美，但一種「成熟」的婦人的風韻，頗能惑人。

他還記得，有人說過：這女人是一位富孀，有一隻豐滿無比的錢箱。那麼，和她同遊的那個男子又是誰呢？——單身男客在路上想。那男子年輕而且漂亮，看來還不過二十五歲。這小伙子伸出強有力的臂腕擁着那位太太走路，就像擁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一樣。

這一夜，單身男客和他的朋友們一同吃晚飯，三對夫婦都玩得沒樂，只有他顯得沉默。飯後，他推說走路疲乏，先去睡了。

××別墅曾經在廣告上誇說過他們的床上並無一個臭虫，但這一夜他睡得不很安穩，他很冷，很冷。

只開一朵的「姊妹花」

妹妹從很遠的地方跑到重慶來找姐姐。

重慶是聖地，她帶有一點「崇拜者」的心情。

想到姐姐這兩年的生活該是如何艱苦，嚴肅。那樣嬌嫩的身體吃得住麼？「雙手不知道粗成甚麼樣子了！想到這個，妹妹有酸鼻；但後來又想到：「總究竟自由啊」，心里又覺世甜。

姐姐是住在女子公寓第××號的，妹妹一來就找到這個地方，可是姐姐不在家：問女傭：

「她上那兒去了？」

「這個問她自己恐怕也不知道。」

「甚麼？」

「這位小姐一天出門七八次，有時說要上南溫泉洗澡去，可是去不到半點鐘就回來了。有時跑到外面散一回步，一散就放到晚上十二點半還不見回來。」

「她難道不辦公？」

「她的公是拿到家里來辦的。」

只開一朵的姊妹花

妹妹覺得這女人說話糊塗，就不再問，出去吃了一頓初以為很惡劣其實很豐美的午飯。再來，姐姐還是不在家。

「還沒有回來？」又問那女傭。

「回來過，剛才又出去了。」

「這……」

一天過去了。

第二天，在熟人處問，在馬路上找，又在女子公廨座候了半天，等到上燈，妹妹會見姐姐了，拉着姐姐的一隻手，有許多話要說，又一句也說不出，要想笑，眼淚流出來了。

姐姐擁抱了妹妹，替他揩眼淚，說××，你長高了！又問：「在路上一共走了多少天？」

兩姊妹親熱地談了大半夜。

但女子公廨的人都覺得：妹妹不像是這個姐姐的妹妹，姐姐更不像是這個妹妹的姐姐。

姐姐的男朋友都會想：這樣的姐姐，不知有怎樣一位出色「妹妹」？但後來很失望。還有一種在對姐姐的戀愛的賭博上賭輸了的人，就想趁勢去拿這另一張牌。

等翻開這張牌來，一看，又輸了！

因為大家都覺得姐姐雖然有理由比妹妹更美，却沒有理由此妹妹更年青。

姐姐把一件剪裁得很好的衫子送給妹妹，又把一雙走起路來非常舒適的高跟鞋讓她們穿，又告訴她怎樣使用蔻丹，以及「西蒙、西蒙」粉。

妹妹聽了，說：

「姐姐，想不到……」

「想不到甚麼？」

「想不到你還這樣愛美！」

「愛美是人類的天性。」

「可是我沒有這樣天性，姐姐，我不要穿這些，而且也不歡喜搽粉。」

「二丫頭，你的脾氣還沒有改？」

「姐姐：我不是來這兒享福的，我安排吃一點苦。」

姐姐扭她不過，就由她穿平板難看的藍布袍，棺材頭形式的平底鞋，儘她是一張黃黃的臉。

帶她去拜訪了幾位朋友，又撥了人家的接風的飯，又看了一回電影，姐姐陪妹妹玩了三天。所見的人說，妹妹比想像的，姐姐說先前更美。

妹妹到這裏來的第一個目的是找姐姐，第二個目的是找職業，當地把這個意思提出來

只開一朵的姊妹花

時，姐姐認為毫無問題，就說：

「我到這兒的第三天，就找到了兩個職業。」

「你怎樣辦呢？」

「我自然答應了一個，放棄了一個。」

「找職業這麼容易？」

「這兒是首都，許多事情都在等人作，因此職業婦女也比別處多。你是會計人才，就有銀行請你去，你作公務員，可以領本價米，要是懂英文，還可以拿美金。」

「這樣好？」

妹妹把這件容易的事，給了姐姐。

女子公寓的電話，據管電話的人說，每天有一半是給姐姐佔用了的，現在剩下來的一半，又給妹妹填上了。

姐姐的電話大概是這樣的。

「喂！周先生嗎？……對不起，我不能陪……可是我有重要的工作……真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明天嗎？讓我想想看……三點鐘我不空，……四點鐘還是不空，……好的，就是三點鐘。我等你？可是也……」

是這樣的：

「……張課長嗎？我是，又……是的，真對不起，我臨時發生了一點事情……是的，真對不起。張課長：我想再請一天假……謝謝你，並不是甚麼大病，不過做不舒服。……不必請三天，一天就……了。……謝謝你，我不想吃甚麼……不敢當！我這兒交通很不方便……在家是在家，可是不敢當……」

是這樣的……

「哈囉！我就是。密司特王，你有甚麼事？……前天，前天辦了一整天的公。……昨天？……昨天去看一個才從美國回來的朋友。……今天，今天不打算出去。……你不必來！……你不是在生病嗎？生病就該好好躺著……瞎說！……你不必來。……瞎說！……順路自然也可以，可是我六點鐘要出去。……別瞎說。……大概是這樣的。」

妹妹的電話則不外乎這樣：

「……請你請趙靜觀趙主任，……喂！請你請趙靜觀趙主任。……趙主任嗎？我是……會計工作我是作過的……文書工作也作過。……我不過胡亂寫些，不成其為自傳，請趙先生指教。……是的。……是的。……不要緊。……大約要等多久？……是的，我等一等。」

……

「你還是徐先嗎……我拜託的事情呢？我……可以教英文。……初級英文還可對付。……待過嗎？只消過得去……我想明天早上來找徐先生談談。……好的，那我就不來了。……是的，女子公寓××號……我等你通知。」

「這樣……」

「……我找陳祕書……我找陳副祕書……請你看一看，他這時候一定在的。……啊！陳祕書嗎？我是×××……真不起，麻煩你。我到××會去問過，他們暫時不缺人，不知道你們這兒有沒有工作？……我沒有……過事務工作……助理員？……名義上倒無所謂，我想……還要等多久？……我希望決定後通知我……」

「不外乎這樣。」

跑了一個月，妹妹病了，躺在床上發燒。等等姐姐從外面回來報告她……

「我想走。」

「姐姐用手背擦了妹妹的額角，那熱度很高。就安慰她說……」

「××，靜靜地睡着，我喊叫人給你找大夫去，我還有事……出去一會就回來。」

說完，對着鏡子匆匆地勻了臉，又挾着公事皮包，用輕快的步子囊囊地走出去了。

百樂飯店

黃昏時候。

一輛吉浦車在黃土築成的大道上急馳，像一枝脫弦而出的箭；迎着這枝箭，人家的莊園，樹木，一齊倒退了去，這枝箭一直由鄉間射進開市，射在「百樂飯店」。

車停了。

一彎腰，一伸腿，車上走下兩個人來；一個是白乃德少尉，一個是克老丟少尉，他們都是二十歲歲的青年，性情爽快，舉動活潑，面色紅潤而黃。他們雖然遠居外國，但不知道甚麼東西叫愁。如今天這個行程，並不是為了報告甚麼軍事秘密，也不是須要投遞一角緊急文書，而是為了一杯紅酒，一點冷肉，一枝煙，一塊糖，至多，則是一個模糊的女人的笑靨。他們纔二十歲啊！而且又那麼調皮，那麼快樂。

一個小的酒吧間，名字很動聽，叫「松鼠巢」。兩八本來任這一「松鼠巢」裏的。後都喝得有一點意思了，不知說到什麼事情上，白乃德願

意打賭，克老丟立刻就去駕車，於是才聽到這鬧市裏來的。

兩人拂一拂身上的塵土，把雙手插在口袋裏，昂着頭，帽子戴得很俏皮，用齊一的步伐走進百樂飯店去。

百樂飯店已經上燈了，帳房小鬍子正在穿短服上一顆新釘的鈕扣出神，一看見這兩位來客，就回過頭去，提高喉嚨叫了一聲：

「老王，有客啦！」

隨着這一聲，就有一個穿白布號衣的胖子，從裏面走出來，圓圓的一張臉，縱然不笑，也使人感到親熱。一望而知，這是一個茶房，但並非尋常的茶房，在百樂飯店，尚是有一「國際茶房」的雅號的，他的「國際知識」，一一包括了七種洋酒的名稱；此外，他小時候曾在「一所教會學校唸書，覺得收師講話的聲音很有趣，不知不覺也學會了說話用聲音，從此就以爲聲音是和英語最接近的東西。

「歡迎，先生！」

「國際茶房」把這兩位國際嘉賓一引，引到樓上新開的飲酒室去，在那裡，兩位來客要來了兩瓶酒，一盤凍肉，一點醋漬土瓜，麵包和蒜味香腸，吃了一餐美味而富於「刺激」的晚飯，吃得很快，也談得很多。他們談到新內亞猴取蜂蜜的故事，關口笑匠所唱的低音歌，好萊塢送牛奶皮糖，夏威夷土風舞……等到把兩瓶酒喝光，開始要舉三瓶的時候

候

便決心在百樂飯店過這「有趣的一夜」了。

「喂，夥計！」白乃德打了一個很懶的飽嗝，用指頭敲着桌子說。

胖子以「國際茶房」的姿態走進來。

微屈着上身問：

「要甚麼先生？」

「我們要兩張舒服的床。」白乃德說。

「讓我下樓去問一下，然後再上樓來回你的話；先生。」胖子用鼻音說，鞠躬回過。

克老丟站起來，嘴裏吹着由家鄉帶來的歌。才吹到一半，胖子滿臉含笑，走進來說：

「很難得的，找到了兩張床，一張很舒服，另一張也很舒服，如果你睡在上面。」

「呸」。白乃德搖頭，抄起雙手。

「不是這個床！」克老丟大笑，把胖子扯過一邊，給他擠眼睛，說：

「夥計：是那個床！」

「那個床？」胖子把一對小眼睛瞪得很大。

「活的床！」克老丟比了一個舞姿。

「活的床？」胖子一想，恍然大悟，臉上就堆出後多的笑容說：

「我們這聖從來沒有會走路的床！」

「不行。」白乃德嚴肅的說。

「不行！」克老丟望一望白乃德的臉也嚴肅的說。

「讓我下樓去試試看 然後……」胖子說，克老丟不等他說完，便把他推向門外，一面豎起右手的食指，告訴他：

「決！」回身就跳起踢躑躅舞來。

（聰明的人說得好，外國人最看不起就是中國人的九十度鞠躬。）

胖子遲緩地走下樓來，出了一鼻子的汗。在帳房背面，他找着幾個常常在這飯店活動的女人，他把這件事從頭至尾告訴了她們，有一個聽了縐眉，一個用手絹掩着口。她們雖是偶然也在這個飯店的走廊上製造些香氣，但從來沒有聽人講過這樣的話，有兩個立刻羞得走開了。

胖子無奈，謀於廚子老趙之妻。他作了若干的手勢，又表了多少種情，又使用了份量很重的鼻音，最後張着嘴等人家答應。

廚子之妻笑了。

但廚子老趙立刻察覺了這個危機，就借了一個極詭譎的理由，說這地方新來了一頭

「廚子之妻」係放心；一個人呆了一陣，側着耳朵一聽，二樓上傳來了一片鬧聲。

「活的床何時走來？」

「讓我們親自來找！」

白乃德走前面，他感到有點天旋地轉，克老丟歪斜斜地跟在後邊，手上舞着一隻空酒瓶。他們闖入第一個房間，房裏佈滿了水蒸氣，白乃德看見了一個入浴者的雪白的肚子，他們大笑着退出來。

闖入第二間，一位剛才卸妝正在打點睡鞋的太太，一聽他這話，就發出一聲尖叫，幾乎駭得暈過去了。

於是闖入第三間，他們發現了一個正玩在桌頭上的牌局，但那些賭客立刻被驚散了，他們把整桌的麻將從樓口洒下來。

又闖入第四間，在那里，一位有名的星相家，正在表演着花神效，一見有人進來，就起身相迎，問「是看相還是算命？」於是退出來。

就在這時，樓下充滿了憤怒的吼聲，有的人在叫「打」，有的人在叫「抓」，白乃德有一點清醒，竟老丟拋了手上的酒瓶。他不知道就要發生怎樣的事，於是急急的走了樓梯，尋着了飯店大門，跳上車，一道烟走了。

（聰明的人又說得好：有人打你的左臉，你就叫他把右臉伸過來打。）

事後，「國際茶房」在扶梯上拾得一頂帽子，那上面還繡着姓名，「掉了帽子，怎樣

下摸呢？」伴子很爲這兩帽子的主人操心。

但一個月後也就釋然了，他得到一封喜信，上面是這樣寫的：

「國際茶房足下：

由於敵黨與貴國人民之良好友誼，鄙人實有理由向足下索回尖褲之帽子。

如蒙賜還××××「松鼠的巢」，當以球形銀錶一隻爲酬，決不食言。

克者丟齒」

署名下面還蓋了一件東西，像炸彈高像酒瓶。

「國際茶房」果然用帽子換來了一隻銀錶，不時把它從荷包內取出來把玩，那裏頭

就像一個外交家忽然得到一面勳章一樣。

吉屋招租

「吉屋招租」這紅紙帖兒是貼在一扇黑漆門上的，上面寫着密集而細小的字。近晚眼的馬先生，站在屋簷下，拿臉逼近了去看，房子一共是三間，新修的，價錢開得距離公道還不過遠。馬先生覺得很相宜，便用手去掀那虛掩的門，才掀了一下，就弄得手掌烏黑，再仔細一看，那紅紙帖兒旁邊還有一張綠紙條兒，上面寫着四個美術字：「油漆未乾。」這房子就像若干新修起來的「吉屋」一樣，開間極小，材料則十分單薄，通篇是殘片作牆，再刷上黃土和石灰，房頂則蓋着「經濟餅乾」更薄的青瓦。在構造上絕少用磚和石頭，因為在建築家的口中，一匹磚的價錢等於殿前一部字典，石頭的今昔之比，則是一二寸石頭，一寸洋緞。」

當某種游資游來游去，十分無處可走，因倦游而想建「家」了，又想起一個人縱然可以不穿襯衫，但絕對不能露天睡覺的時代，便集中了一點：建築新屋。因此四郊不斷有房子湧現，就像大雷雨後，忽然遍地長滿香菌。

這些房子都是以高速度修成的，油漆未乾便貼出「招租」或「廉讓」的廣告來。泥濘變成了標準住宅，垃圾變成了「天堂新村」，露天豬圈變成「適宜機關辦公或作銀行宿舍

「的大廈，而蕪穢一經填平就變成「環境幽雅空氣清新」的別墅，主人在離邊之後，便在大門外釘出高雅的「農莊」的牌子了。

馬先生所看中的這新屋，還不過是第三等。

黑漆門上油漆半乾的時候，馬先生便搬過來，一間房子，馬先生和馬太太佔了一間。他們的兒子佔了一間另一間作為書齋，這書齋雖小，倘不吃或百客，就算一個齋。搬過來的第一天，馬先生硬着手佈置他的書齋，在壁掛一副對聯，先打開箱子了半天，找出古色古香捲子，又呆望着壁頭量好了地位，於是用口啣洋釘，站上椅子，釘好，跳下椅子來看，還嫌不端，於是再釘，看來很端了，自己不過，叫了太太來看，又叫了兒子來看，都說很端；這才開始欣賞那聯上的筆墨，這樣寫：

「此地有茂林修竹其大惟讀書灌園」

彷彿這新屋的四圍果然有茂林修竹，而且蒼翠欲滴，清風徐來，馬先生心頭甚喜。而就在這時，有人播那油漆半乾的門，播得震天價響，馬先生開門，一個滿臉橫肉，胖子站在外邊，着手劃足的說：

「你們在釘甚麼東西。我掛在壁上的綢衫被你釘穿一個洞，我已說息事寧人了，把牠另掛了一個地方，不想又被釘穿一個洞，一共兩個洞！」

馬先生起初摸不着頭腦，後恍然大悟，這人是他的鄰居，就回他家賠說：

「我其實沒有想到，這壁頭如此之薄，一釘便釘到府上那邊了，這真是……」

那胖子還想說甚麼，忽然發現滿手的黑漆，他看了一眼那油漆半乾的門，口裏罵了一聲，又重重吐了一口唾沫，跑回家裏去了。

徽家的第二天，來了一位賀客，馬先生陪他在書齋裏談天，他們談得甚遠，談到北平的王府，蘇州的巨宅，這書齋是很窄的，談到高興處，客人把腿一伸，不想腳已經進了主人的臥室，絆倒了正在端茶的少爺。

主人就站起來說：

「不忙吃茶」他們看看這屋後的風景，在重慶，這風景不能算壞哩！說着，就去開窗，才開了左邊的一扇，右邊的一扇忽然倒下來，不端不正地打在客人的頭上，發出一聲空響。客人撫摩着頭皮，半天說不出話來，主人問：「怎麼了？」

又去檢查那扇肇事的窗門，原來落成時忘了釘洋釘。

第三天早上，主人起來抽地，發現了一個奇蹟，這書齋的正中地面，忽然發生青蒿青草來，茁壯而且翠綠，大有生意。主人明白，地下的三合土面得太薄，而這地本來是野草的世界，故一有機會，牠們就要「光復故土」了，他歡喜這野草的「頑強」決意不去動牠。

此後的居住是很平安的，一直到不久以前的一次暴風雨。

那雨勢之大，就像從幾丈高的瀑布倒到馬先生的屋頂上來，地下立刻成了河。那風鬼哭神嚎地吹着，好像要叫這一「吉屋」離開，房瓦飄墜如秋葉。就像在塵囂中，忽然看見銀幕閃閃。這在荒郊，到了這堵牆，馬先生竟見了銀幕的風景。他們全家無路可走，馬太太頂着水淋淋的頭髮頂着洗臉盆，雨下在正屋，雨下在冬冬。

馬先生撐着傘，忽然地在雨下，一個個是的是被侮辱與損害者，一個個是着地在雨裏的一羣雨傘。這真是在林黛玉式的悲劇！」

向黃金集卷中

(一)

禮無常的鐘聲了。

嬌羞的容顏，正如「落莫成秋」的時侯，男女來賓，一致鼓掌，以兩手滿天陣彩色煙塵，互稱「女客形容，有如『落莫成秋』」。

新郎站在一邊，新娘站在一邊，手上都捧着鮮花。元帥的收師身披十字架，手捧聖書，站在中間。他向眾人送上恭祝詞，作完報告，就先回新房：

「你倒不願意？」

「願意。山海婚有『送禮的低聲回答』」。

然後又捧著頭去問樣樣。

「你就在這時，一位男穿頭是浮地飄過來，這禮就這樣記了，在女客中亂舞亂道。」

「這男太太，白髮不佳呢？」

「這男太太，白髮不佳呢？」

「這男太太，白髮不佳呢？」

向黃金集卷中

卷中

「有甚麼事？這樣慌張？」

「鑰匙呢？」

「這時候要鑰匙……」

「拿來罷！再就用了。金子就漲價了，我要開櫃子取錢，趕緊去買它一百兩！」

而這時，牧師掉過頭去問新郎：

「你願意不願意？」

新郎的注意力早已放到這一邊，他只問了一聲「甚麼」，來不及回答牧師的話，就丟了手上的鮮花，搶出禮拜堂去了。

(二)

病室的空氣總是很沉寂的。

病人仰臥在榻上，眼睛望着潔白的天花板。「海闊天空」地發着冥想，想到病好之後要好好吃一頓「獅子頭」，冰淇淋大約早已上市了，那水蜜桃呢？又想到要舒舒服服地聽一回戲，又想到對於一個病人，不結婚較之結婚要不幸得多……

大笑來了，放下皮包，走過來問：

「今天好些沒有？」

「似乎好些。」

「昨天晚上呢？」

「睡得很好。」

「但是臉色還不正，我還得替你診一診。」一面說，一面取出體溫表：「讓我量量你的溫度看。」

把體溫表措了一措，插進病人嘴裏，然後坐下來說：

「我邊得替你仔細診一診，你這病看來簡單，其實複雜。」

病人咬着體溫表，望着潔白的天花板。

「你這病……」大夫正要往下說，忽然聽見隔壁有人喊：

「我的錢呢？金子就要漲價了，××銀樓都擠破門了，我的錢呢？」

大夫立刻從椅子上跳起來，連體溫表也顧不得要了，提著皮包往外飛跑。病人還咬着體溫表，望着潔白的天花板。

(三)

汽車殺人案雖說極尋常，但亦並不缺少聽衆，法院的旁聽席上擠滿了人，大家鴉雀無聲地，除了偶爾有人咳嗽。

原告——死者的兒子，已陳訴了案情的一半，只聽他說：

「我的父親當時就讓到左邊去，但是汽車也跟着開到左邊，我的父親又讓到右邊去，

但是汽車也跟着開到右邊，我的父親就讓到右邊去，汽車也上了右邊。我的父親氣急了，就讓進公理餅乾廠去，汽車也進了公理餅乾廠，我的父親無路可走，就給汽車殺死了。」

法官再問被告。

被告——一個考試合格的司機，完全承認他的汽車是開向左邊，又開向右邊的。所不同的是他的汽車讓到右邊，死者也讓到左邊，他讓到右邊，死者也讓到右邊，他無法可想，讓進了公理餅乾廠，死者也讓着這架，終於盤在他的車上，撞壞了一根很值錢的零件。」

原告正要分辨，忽然聽車旁聽席上有一個人大聲喊另一個：

「那裏沒有找到，你哥哥腿都跌斷了，你還在這裏聽審呢！」

「爲甚麼？……」

「爲甚麼，就買金銀子，金子爲甚麼沒價了，那些銀樓門口堆滿了人，你哥哥想從窗子上爬進去買，一跌下來就斷了腿了。」

「不忙」原告停了一聲就向法院外面跑。

(四)

神書來了，酒媽也嚇了。

一個善心腸的婦人，正坐在床前，他的最後一口氣。

他的妻子和兒女守着他哭泣。

神甫走過來爲他洒了聖水，又爲他禱告，祝他的靈魂早入天國。

「天國不遠！」神甫說。

老人睜開眼睛來，很吃力地問：

「朋友：請你告訴我天國的樣子，」

「天國麼？天國就是黃金世界！」

老人很滿意地閉上眼睛。

半路上，耳邊聽見有人說話，是他的兒子和僕人的聲音。

兒子問：「這時候還不抬起來？」

僕人說：「再不裏說起，我的肚子也空給氣爆了！那鑿鑿棺材的力夫，走在半路上，

聽見人說金子就要漲價了，大家就丟下棺材，一窩蜂趕着買戒指去了！」

兒子大罵攔路的人。說完，獨自前進。

老人睜開眼睛來說：

「木頭愈，倒是漲價問二下漲多少？」

僕人答覆着出來了。

畫 慶 旁 觀 者

一〇〇

腐爛快要燃完的時候，老人看看不濟事了，他的妻子含着鹹淚問他：

「你還有沒有道嗎？」

老人含糊地說：

「金子是買得的」。說完，瞑目而逝。

女先生

一陣微微帶暖的鈴聲，把學生們送上講室了。

這保國民學校是辦在一個古廟裏的，廟前有一棵大古樹，廟後有百十竿苦竹，廟裏無甚可寫，有一口水頗清涼的井。

教員是三位女先生，其中兩位是清苦的中學教師的太太，各自帶她們未滿週歲的孩子。還有一位是小姐，但「命運業已註定」，將來仍然是清苦的中學教師的太太。

鄉下讀書識字的人本來就不多，加以教書所得的薪水太微薄，「」有時一月收入，還不够人家買一包「超級香煙」。——所以學校找教員很困難。那些文化頂落級的地方，在實在找不出人才的時候，就請巫師兼任教員，巫師多才多藝，白天教「話」，教「百家姓」，帶着學生們做體操，晚間還要去替人家收鬼，倘白天遇有必須要作的「事」，就臨時放假半天。

我們這學校雖然也在鄉下，但地方接近通都大邑，教員纔是難找，也不隨便借重巫師。找男先生不容易，就改請女先生，女先生節儉而且忠實，教起書來，並不比男先生更容易錯認字，而報酬比男先生低，這一點尤為鄉長所喜。

因此，鄉下多半是歡迎女先生的。

搖鈴上堂以後，學生們——七長八短的一羣孩子，他們沒有書服，也沒有看見過「羅斯福布」——有的甚至穿着赤腳。——都扯開喉嚨，很認真地讀書，那聲音，就像「蚊子朝王」似的。

三位女先生是打從三個不曉得的地方來的，本來都不認識，但爲了感情上的聯合，以及職務上的便利，很自然地就認做了姊妹。大姐上課的時候，就把孩子交給二姐，二姐上課就請大姐給孩子點奶吃，兩人同時上課，就託三姐照顧兩個孩子，若遇三人同時上課，大姐二姐就各自抱着孩子上課。一面讓孩子玩粉筆，一面教鸚鵡說：「貓來了！貓來了！」遇孩子哭，又誰不住，就給他一點錢，這這種時候是不少的。

先生把學生當做兒女。學生把先生看成母親，這樣的學校說極像家庭。

三位先生對這教讀生活很感到興趣，因此日子過得十分快樂。飯菜是由一個既老且醜的婦人做成的，衣服則由自己漿洗，先在廚後砍下幾根苦竹來做晾衣竿，又從廚前擷角樹上打下結得飽滿的果角，再吸起頗爲清涼的井水來，把麻袍洗得乾乾淨淨地，然後穿到學生家裏去吃喜酒，他是紳士人家生了孩子，就有紅蛋帶回來。

學校的飯菜雖然平常，但米饅得雪白，菜蔬又很新鮮，吃起來異常香甜。當三姐打出某一天是大姐的生日，悄悄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二姐，在這一天的午飯席上，就會不聲不

潑地端出一碗紅燒肉來。而二姐很大方的公佈了，她的生日之後，那天晚上吃麵想吃了好久的炸醬麵。三姐起初對她的生日嚴守秘密，但後來爲一封「姊的未婚夫寫來的」，所洩露，她得到了大姐的一雙拖鞋和二姐的一雙襪子。

她們的生活就有如此調和。

而在黃昏，在夜裏，在燦爛的星空下，在沉鬱的煤油燈下，姊姊們就讀着雜誌……十年前的鞋樣，平價布與尊師米，縣長的可笑的演說，國節後所致富的故鄉……有時也隨意唱歌，唱出陳舊的「麻雀與小鼓」，和最新的「夜鶯在歌唱」。

有時三姐抱過大姐的孩子來，用雙手把他舉得高高地，仰着頭問他：

「你說，你說，你是不是我的兒？」

孩子拿腳蹬她的嘴，三姐笑，大姐就說：

「三妹，你這樣歡喜娃娃，就早點嫁人。」

三姐立刻把孩子遞給她，紅着臉罵：

「老不來經！」

二姐也笑，說：「我看這喜酒也快了。」

於是滅燈就寢，三個人都各有一個善良的靈魂，因此睡覺很少。

劉何從未到過學校的校長，有一回進城去領錢，一直就沒有回來，學校欠了兩月薪，

但這相對女先生並非是不幸，反而是儲蓄；所以當期末領到了這一筆存款，那高興就像買彩票得中第五獎一樣。

三姐拿出三分之二的錢，做了一件真正的陰丹士林布衫子，用鉛筆開好尺寸，又親自看裁縫下剪，等到做好，穿在身上試了一試，那顏色深藍，翠森森地，樣式也好看，領口開得很時新。大姐二姐看了都說好，三姐十分滿意，把這件新衣服脫下來，一面試穿，一面還應該等「他」來看看，「天啊，他真是看得太少了！」

算日子就該來的，但等了「他」三天。

這一夜大風大雨，大家睡往常睡得早。三姐有夢，在夢中看了「他」，誇說她的新衣如何好看，第二天早晨起來一看，桌上的東西走了樣，再看，床底下不見了皮箱，那箱子裏就裝着那件嶄新的陰丹士林布衫子，牆腳留下很大一個洞。

三姐哭；大姐二姐丟下孩子趕過來看，看了也哭。

而就在這時，「他」來了，他——一個年青的中學教師——正等行了畢業禮，等放了暑假，等學校宣佈停止伙食，這才來了，一看見這種光景，他回來很明達，就勸他的未婚妻說：

「×：不要哭。你要知道，一個好看的人，無論穿上甚麼都好，不是不好看的人，就讓她穿上喬其紗也一樣不好看呢！」

三姐聽他說得盡情盡理，心頭很舒服。要想笑，又怕大姐二姐笑。笑跟着淚珠子，眼
眶上轉，嘴裏好像嚼着一塊又甜又酸的新糖。

三三、六、二九

女
先
生

一
六
五

路會

從中興藝術館聽了羅士先生的「第三交響曲」出來，夜已經深了。月色清幽，夜氣很清涼，我踏着修道樹篩在地上的碎影，向前走。

羅士先生的名氣是很大的，但他的「第三交響曲」却強得並不高厲，無柔以發磅礴的幾位音樂家比較，論指法……

我剛想到這里，路邊樹陰中忽然伸出一隻瘦如雞爪的手來，接着就滾出一個彎腰爬行的乞丐，攔着路向我要錢。

我望了他一眼，還是走我的路。

他跟在後面。

我們走了一段路，走在一盞燈下面，這乞丐說話了：

「杜先生，你站一站。」

我站着。他沒有把我的姓叫錯，而且這聲音我也聽得很熟，却一時記不起他是誰，我望了望他的面孔，又覺得並未見過。

「你爲的不認得我了？」他問。

「你是誰？」

「我是楊柯。」

「楊柯？」我驚得幾乎跳起來，也顧不得抗議，就伸手去扳他的肩頭，細聲地問，
一面問：「你怎麼落到這個地步？你怎麼老了這許多？」

我們默默地沿街燈下站了一會。

「你這幾年是怎樣生活的？」我問他。

「我？我這一身，不是很好的回答麼？」

我重新打量他的上下，那襤褸是想得到的，但也還有想不到的事，我發覺他體身少了一
件東西：因問：

「你的琴呢？」

「早丟了。」

「怎麼連這個……」

「……」

這是我想到七年前。

其時我和楊柯都在一個中學校裏教書，在我們同事中，除去國文與史地兩科，楊柯要

算是一個教學的全材，在學生們口中，他是被稱為「八劈哪叱」的：他教音樂，教工藝，教美術也教理化。學校裏演劇，他是唯一的大導演，同時又懂得露營和體操。

然而他真正的天才，則在音樂這一面。

他的教音樂和大眾不同，不單是彈得一手好琴，以及認真懂得五線譜和男高音，他還能教學生製造樂器。有一次，正是他上音樂課的時候，課堂裏却靜悄悄地，聽不見風琴和參差不齊的「八千里路雲和月」聲。我偶然走到校園後面去，却發現他和一班學生都在那裏，面前橫土豎八堆着新砍的竹子，他們正在做着甚麼東西。

「這是甚麼？」

「你不懂！」楊柯正在打磨一節竹筒，抬頭來，滿臉光輝的告訴我：「你問這個？沒樂器，學不好音樂，他買不起，教他『自己作』。」

「這成麼？」我製造樂器是會的。

「有甚麼不成，只要你去創作！」他很有自信地說。

他的話沒有說錯，一個星期以後，那一班學生，人人手上都有一把嶄新的二胡了，初學起來，真是一片「殺鴨殺雞」聲，但不久之後，也居然能舉行一個優美的合奏了。

他後來還用木頭和竹子做成了口琴。

他對樂器是新舊通曉的，無論琴——鋼琴、梭蛾鈴、胡琴、簫、笛、各種鑼鼓，還有

十分難吹的鎖喇，他都會的。

他能唱各式各樣的歌，用喉音的，用各種音階的。又能摹仿鳥音，從百靈到鸚鵡學得全像。又能唱舊曲，京音的，甚麼地方的，而且「自拉自唱」。

倒他自己作歌不大高明，詞材也十分古怪。我記得有一首是「做與盆船」的，這不過是寫景之作，有一首就叫「無投遞的郵」，這在作曲界是從來沒有聽過的。還有一首甚至叫「少爺取」了，這苦學生那些就縲子弟的，大家認為有詩而道，很不妙。

他有把心愛的鋼琴，每天課餘，他不喝酒，就拉鋼琴。他雖然有一位太太，但問都覺得，他和他太太遠不如愛他的鋼琴。

我這羣老師的生活，起初是清苦的，後來則變為艱難的了！我是學數學的，還可以明白，每月收入究竟是支出差多少，而下手於節約。但楊柯對於這，就糊塗，正如太太所說，「有三個會用了五個」。

他的日子，過愈艱難，他是聰明絕頂的人，因此就有點不安份。

不久，校得了一個報告，說我們這裏弄了一個班，說楊柯每天夜裏都在爲這個戲唱琴，而工資，聽說足拿到八塊大洋一天的。

校長的臉色沉下去了。

「他後頭我們替他辯護。」校長：請你想想，這一點薪水，他怎麼過活？」

「這還好爲人師表，而且……」

我都不敢說話了。

無可挽回地，楊柯被辭退了，緊接而來的，是另一個不幸，他的太太喚着妻和他並肩，就在一個大風雨之夜，他帶着他心愛的胡琴逃走了，等我們聽見哭聲趕去看時，只看見他被推在地下還來不及爬起來的太太。

x

x

x

想不到七年後的今夜，我同在這月下路邊相會。

在路燈下默默地站了一會，我又問他：

「你是幾時來的？」

「來了一個半月了。」他用疲倦的聲音答覆我。

「我們喝杯酒去，好不好？老朋友，你還高不高興來這個？」

「當然，我高興。」

「好，我們走罷，你看前面那掛紅燈的地方，那地方叫做『永通菜』是這裏最好的冷酒店，我們走罷。」

我們向前走，他沉默着，我也不敢提起從前，我們並排走着。

轟炸東京之前

「你的鐘是甚麼時候了？」

「三點四十分。」

「你的呢？」

「正四點。」

「他的呢？看看他的。」

「我的四點一刻。」

這面鏡上的時間走在最前面的人，說完話，把頭向椅背上一仰，丟了手裏的鐘錶，就有些不耐煩地說：

「老張還不來，這頓飯知道甚麼時候吃？再等半點鐘，我就要做出一病來了！」胖子：「你怎麼這樣的大肚子，你不喊餓！」

「胖子」的一個——就是這手錶走得慢慢的，忽然頓停，此時雙手正捧着圓滾滾的大肚子，一看錶盤上的紅色很古的對聯，鐘邊像掛着下聯，裏約是「三千金銀何處去」——這話見賊，就用力地轉過身來說：

「轟炸東京」之前

二二二

「我光打了一個底了。」

「我說我的走得快了一點，這時也有四點鐘了，請他兩點鐘吃飯，到五點鐘不來，未必吃飯時間也要做做生意一樣，把兩個變成四個。」

「哈哈……」這幾個談話的時間走得很快，「中庸」的人，此時正靠在茶几上，左手扶着茶壺，右手拿着一張戲報看，正看在一個女英雄配女主角那兒，「上」聽見這個有趣的批評，就笑起來說：「你真會形容人，可是這幾年生意也難做呀！你不要看老張找了錢，他也很窮過幾個筋斗呀！老吳：你知道他早先是幹甚麼行道的？」

「開本廠的罷？」老吳——就是那個請客而等得不耐煩的，潤着眼睛答這道問。

「正是這樣，可是他後來改行了，說起來他很有點眼光，你知道，近年這里並沒有甚麼大工程，就說有一點子工程，用得着木料，那些機關裏面的人，早自己幾個人結股做起生意來了，他們到上游××地方去買，自己買來自已賣，還等得你賺錢！老張一看風聲不好，就回馬做顏料，第一砲就投了這生意。」這看戲報的，說得高興，就丟下戲報，右手在几上拍，然又指來，又問：「你看高明不高明？」

老吳紙了一紙。

此時胖子已進來了，其他地方的沙發，聽他說得熱鬧就接過去說：

「老王，你說生意難做，其實也未見得。譬如說，你去年收一點『萬金油』，放到今

「你看看！還有，你再看看這天的紙煙！」

老王聽他說到「萬金油」，覺得這「眼光」來得有根，便不答話，繼續打起戲來。看他的「侍女」魂記女主角歷史。」

胖子有點掃興，看看天花板，叫了一聲：

「我這肚子也唱起空城計來了！」忽然又問老吳：

「這兩天戲事消息如何？」

「××相當吃緊。」

「那麼福記的貨？進出來沒有？」

誰知道！聽那邊笑笑說：「大家都在拋東西，價錢又無比的便宜，却沒人接手。」

胖子用又粗又厚的手指捻他的腮幫子。

「老王，」老吳賊了一聲，「我們今天晚上那兒去，去聽×××的『羊肚湯』，好不好？」

「不，我不能陪，我要去看『瑤池仙女』。」老王說。

「好，大家都去看『瑤池仙女』。」

「此時，」現×××的茶，「扶梯口叫。」

「吳經理的客！」

「轟炸東京」之前

隨着這一聲，「老張」挾着皮包走近房門來，老吳耄耋轉身，迎個正着。

「對不住，對不住！」老張一面脫帽，一面皮包，向他們拱手，又拉手，一面說：「有兩處割款，真麻煩，接着又是會審，因此來得這樣晚，對不住，……」他看一看看手錶：「還好，差十五分才四點，還好，我還是準鐘！」吃茶的時候，老吳問老張：

「我奉託的事情呢？」

「不成問題！」老張喝了一口鍋茶，又從老王手上點燃了煙，再說：「你老哥用多久？用一個月。一個月，三五一五……我看不成問題！」

事情「不成問題」老吳才記起他已經餓了許久了，立刻就吩咐「菜來」。

四個人入席，茶房上了頭盤菜，那是一盤油炸鍋巴，臨時灑上滾熱的湯汁，只聽見「嘩喇」一聲響，那個胖子就舉起筷子來，招呼老張：

「請一點，這是他們這里的名菜；「轟炸東京」。」

吃了一輪，老張拌着嘴說：

「好，不錯，的確好！老實說：「東京也該炸了，想，最近重慶的軍洋貨可多着呢！……這味兒真不錯！」

「那麼，」老吳就說：「茶房，再來一盤「轟炸東京」！」

龍

「難道我真的就『老死關下』麼？」

王冕先生雙手支着頭，作着種種絕望的幻想。猛一抬頭，便看見自己的孩子坐在地上，滿臉滿手是泥，正在放聲大哭，王冕夫人站在一邊，像一頭發怒的母獅，一手插腰，一手執着雞毛帚，指定孩子的臉大罵，就像在教訓一條淘氣的小狗一樣。

他再望望屋子的牆面：撕破臉的紙窗，斷頭的甍，缺嘴的餅，薄削的菓子，瘦黃的床……

他歛了一口氣，失聲唸出了一句：「這就是人間！」眼睛又轉到書案上，看見那隻官窯五彩的茶杯，那杯上畫着一條龍，通體紅色，姿式很天矯，倘不是曾經打破，還算是一件藝術品。現在則在一隻極活躍的龍爪子上，釘着一根難看的銅釘。

一看見這個，他的幻想，像也被釘上了釘子，他連忙用兩手掩着臉。

當他打開雙手來的時候，忽然眼前現出五色的光彩，將黃色的，翠藍色的，鐵青色的，紫青色的，灰白色的，然後他看見茶杯上那條龍。

龍的鱗甲閃閃欲動，被釘的一隻腳掙扎着，終於擺脫了那銅釘似的銅釘，要往牆上，

突然長大驚許多，被牙舞爪，通身如火，乘着五色的雲彩，在王冕先生的陋室環繞。王冕先生忽然靈氣一動，一翻身便騎在龍背上。那龍繞室一週，穿破紙窗而出，一直升騰到天上。

王冕先生在龍背上回頭看來，向他的妻兒道別。那龍愈飛愈高，腳下的城市越變越小。王冕初還看見寸人豆馬，後來人馬都變成了螞蟻，變成了芝麻。王冕先生很起了一點悲憫心腸。

他在心裏輕輕地喊着：「別了，過去的哀憫，過去的人們！」龍飛入了雲層，漸漸離大陸，的一邊。聽見風水之聲，俯身下視，則見茫茫大海，一望無涯，心頭茫然得很。

大海中突出一塊綠色的島嶼來，龍便降落在這島上。這島是有名的仙人島。

仙人島面積不大，形勢玲瓏，太陽把牠的热量調節得不冷不熱，溫度適中。雖然沒有到邊島上來，因此無饑土分溫相宜而且不分四季，只有一個春天。島上萬物，得大獨厚，鳥獸繁殖，花木茂盛，仙人翩然來去，空中時聞仙樂。

王冕先生一個人在石徑上走着，但見風景清幽，綠茵如氈，紫嫣紅，百花開遍。那邊有一座翠色的森林，看來綠欲染手。一隻彩色斑斕的琴尾鳥，在林中彈琴唱歌，只聽她

唱道：

請聽我介紹自己——

我是個大闊秀，

我有美麗的容顏，

玫瑰見了也害羞！

我有嘹亮的琴音，

我有天賦的歌喉，

我偶然彈唱一遭，

世間的男子聽了都發愁。

成千的人獻來了新詩，

上萬的人獻來了頌詞，

但他們找不出適當的讚美詩句。

結果都蹈海而死。

龍

三

重慶旁觀者

人人加我以各種皇后的寶冕，
我還沒有發現一個像樣的君主，
環境是如此醜惡，
我想飛到新大陸。

一隻白猿在草地上應節而舞，只聽他囁道：
洞中修煉三千年，
要作蟠桃一大仙，
吸盡人間膏和髓，
準備再活五千年。

知更鳥拉着藤蘿，撞響了牽牛花的鐘。

一語！

嗚！

快樂無疆！

快樂無疆！

海上清風徐來，王冕先生看見：整個仙人島上都換出了清爽。

這邊巖岩上有一道飛瀑，一隻醜小鴨在瀑下游泳，呀呀地唱着「歌娃果姐」。岩上蹲著一頭麋鹿，悠然自得地咀嚼着香草，綠一個紳士在吸雪茄煙。

王冕先生心頭微醉，衣袂飄然，循石徑向前走，只見遠遠有一座白色的古堡，一羣白鴿繞堡頂飛翔，天空中迴盪着銀笛樣的鴿哨聲，令人感到和平與恬靜。王冕先生走近古堡時，堡門橫額上有四個青字：

「自然大度」

心裏就想：「神仙家也用這樣新穎的名字？」正在驚疑，這島上純神佛道真人從堡內踱了出來，只聽他打了一個哈哈，說是：

「我們的上賓來了！」

王冕先生趕上前去行禮，因問：「吾師何人？」

「你我有緣，不必多問。」崔真人挽了王冕先生的手，走進堡去，他們在一間精室落坐。王冕先生坐下來一看，室內翠簾滿酒，正中懸了一顆大夜明珠，珠上加着碧琉璃傘形燈罩。壁上莊周先生畫的「逍遙遊」山水，地下敷設着柔軟的地氈，四角繡有好看的彩雲。坐椅都是用整個珊瑚根雕鏤而成的，用海棉作了墊子。室的一角，有一張桃花心木捲几，几上設着一隻寶鼎，有一種輕靈飄揚地上升，王冕先生的鏡子，就對到一箇真人顯所

無的香氣。

白侍者獻茶。

王冕先生接過琉璃杯，看那茶作深紅色，不像是尋常的茶。吸了一口，其味異清香冽，因問：

「這是甚茶？這樣好吃？」

「非怪你不得，」崔真人指着茶說：「人間是沒有這種茶的。這茶，只有仙人島才吃得着，但這茶也非仙人島所產，全從另一個島上擷而來，再用乳泉之水加以烹煮，所以如此好吃。」

「這茶可有名字？」

「這茶爲刺激樹所生，就叫『刺激』。」

「刺激」？王冕先生吸了一口「刺激」，問：「神仙家難道需要刺激麼？」

「怎麼不需要！」崔真人說：「神仙家生活太平靜，太舒適了，所以也要找點小小的刺激。」

「原來這樣。」於罷，王冕先生頓覺香滿齒頰兩腋生風。

崔真人手搖拂塵，問他：「喜賓？」

「請問先生，你對仙人島印象如何？」

「好容易的，真信靈巖在大海中間，距離人間未免嫌遠。」

「我等仙人，距離人間，惟恐不遠！」

「距離太遠，恐不方便？」

「並不；人間有的東西，仙人島都有。」

「難道一樣不缺？」

「只缺一樣，那就是「戰爭」。」

「真值得羨慕；」王冕先生想到正在進行戰爭的人間，有點悽然，真覺得作神仙很是幸福。又問：「我乃一介凡夫，不知能否會見仙人？」

「此亦一段因緣，今晚便可會見。」崔真人說，王冕先生隨意吃了一點仙果，利用這一段空閑，去島上沙灘泉洗了一個澡，泉亦自山巔湧來，注入一小池，池石凝白如脂，泉水溫熱，清可見底。起來時，頓覺一身輕鬆，彷彿已經脫胎換骨，與人間洗澡大不相同。太陽漸漸下降，海上雲氣蒼茫，海水變得愈藍，就如緞子一樣。他在仙人島上度過一個美麗的黃昏。

當自然大廈裏的夜明珠開始發光的時候，仙人們應邀陸續到來，王冕先生注意着這些有福的仙人，崔真人又爲他一一介紹。

乘龍而來的是降龍先生，騎虎而來的是伏虎先生，瘦的是文昌帝君，胖的是福祿財神

，聯袂而來的是遠居五老峯的五老人，結伴而來的是牛郎織女夫婦，月下老人也來赴宴，帶着他的牽已纏得稀爛的繩線繩子。此外還有若干仙人，難以盡記，最後天際飛下一片彩雲，是銀河夫人到了。夫人風環霧縷，儀態萬方，王冕先生從未見過這樣的美婦，覺得「風姿人也」！

月亮上來，把整個仙人島鍍上了一層銀，羣仙會於月下，集一時之盛。

衆位仙人，知道王冕先生來自人間，紛紛以人間近况相問，王冕先生逐一回答，衆仙聽罷，點頭歎息。

宴會開始，羣仙環坐，肴饌紛陳。崔真人舉杯祝衆仙健康，又祝王冕先生旅行愉快。王冕先生爲過於豐美而肴饌所驚，人間是素食的，而且好久以前就禁了酒。但這仙人島是另外一個世界，可以縱情飲酒，也可放量食肉。那菜肴中，有萬歲龜湯，靈芝鹿脯，炸仙鶴，猿油煎孔雀荷荷蛋，紅槍龍肝，以及柔滑無骨的八卦爐豬排，蟠桃蛋餅，冰玉液，干紅一窟茶。

及至吃到酒，名曰「養腦健忘酒」，其味芳烈異常，才吃了一口，就幾乎香入骨髓了。降龍伏虎，飲酒食肉，胃口甚佳。伏虎將無骨豬排亂嚼，讓他身邊的老虎，財神的老虎則不吃豬排，喝着水晶宮出產的魚肝油。五老人吃得甚少，談得甚多，極有哲人風度。牛郎織女各吃了一塊仙鶴脯，銀河夫人不甚吃菜，僅吃了半個仙桃。

在座時，王冕先生和他人們分別談話，他先向孫澤先生請教「登龍術」，提到「龍」

龍問題。

「這就是東方仙人和西方仙人的大不同處，」降龍先生說：「西方仙人身上長了一對肉翅，穿衣睡覺，兩不方便，不如東方仙人，無須肉翅，即可在雲中自由來去，如尚嫌不便，則還可跨鳳乘龍。」

王冕先生又問面貌蒼古的伏虎先生：

「請問：騎虎有無危險？」

伏虎先生很乾脆地回答：

「騎虎快速，舒適而安全。」

王冕先生嘆歎，又轉問慈祥僧佛的月下老人：

「貴老人與邱比特有何不同？」

「當然不同」，老人咳嗽了一聲說：「邱比特至今還是一個孩子，行事近於兒戲，持箭亂射，毫無準頭，所以西方離婚之事特多。我們東方就不同，老天他經世故，鬚髮皓然，絕不輕易把紅絲繫在人家腳上。」

最後，王冕先生向美貌的銀河夫人致敬：他措詞嫵媚的說：

「流星的夫人，不知銀河之水，亦供人洗滌靈魂上的塵垢否？」

夫人與極高貴的態度回答：

「君乃凡夫，慎勿冒險。」

接着嫣然一笑，王冕先生看得很清楚，在這嫣然一笑裏，她對癡肥的財神，飛送了一個眼風。

飲酒中間，有一位仙人起立發言，他說：「如此良夜，有仙酒而無仙樂，殊為美中不足，我等衆仙，願一聆五老袖琴，以飽耳福。」

衆仙鼓掌，五老推辭不得，就各自縮手入袖，彈起琴來，五音合奏，其調高古，一時風清雲淡，猿鶴皆舞。

王冕先生第一次聽袖琴，覺得這種音樂，連樂器也不用，就憑袖子奏出曲調來，倘能帶到人間，開一音樂會豈不甚好？」

接着牛郎織女被送出來合唱了一個歌。

（牛郎唱）

我本來自人間，

我愛我的田園。

（織女唱）

我本織機天上，

我曾予人溫暖。

(合唱)

男耕而且女織，
我們自食血汗。

(牛郎唱)

人間還有飢餓，
我不放下耕鋤。

(織女唱)

人間還有飢餓，
我不拋棄機杼。

(合唱)

何時人間飽暖，
我們何時團圓。

衆仙不解其義，一位瘦削的仙人認爲這歌詞未免俚俗，一位矮小的仙人則認爲是一種推銷產品和紡織品的宣傳，因此兩仙大笑。王冕先生却深受感動，他以爲這是一隻極有「人間味」的歌，想不到出自兩位仙人之口。

龍

接着是一陣如雷的掌聲，銀河夫人接受了全體的邀請，出席跳了一回「銀河舞」，又唱了一隻「玉宇無塵曲」。

夫人且歌且舞，繡帶飄飄，只聽她唱道：

授君以仙家之鑰匙，

巡禮於天上的街市；

酒水的任務交給了月亮，

亞波羅的金車遂走垃圾。

摔碎了天上的星星，

作為鋪路的水門汀，

仙人們在路上徜徉，

這兒是幸福的走廊。

天女送來了一隻花籃，

麻姑送來了一席壽酒，

嫦娥送來了般尼西林，

我們的仙人萬歲千秋。

為上百鳥皆鳴，組成一部奇異的仙樂，與銀河夫人的歌聲相和。邊地上沉陸百花，

從睡夢中個起了耳朵。

於是羣仙皆醉。

王冕先生從來沒有見過這迷人的歌聲，此時忘其所以，情不自禁，陡然搶上前去，擁着銀河夫人接了一吻。

夫人大怒，打了她兩個聲音極脆的耳光。

會場秩序立刻大亂，財神捧着大肚子吃力地走過來，主張拿金鎖把他鎖起來示衆，伏虎先生牽過了他的老虎，說「可惜你身上無肉！」五老人笑他「未免太年輕了」，文昌帝君問他：「你難道沒有讀過我的『愛情與麵包』？」

王冕先生急出了滿身大汗，連問：

「我的龍呢？我的龍呢？」

「急，他從午夢中醒過來了：他仍然坐在破紙窗下，面前擺着那隻有龍的茶杯。

孩子不知早跑到那里玩兒去了，只剩下他的夫人站在面前，滿臉怒容地說：

「虧你睡得着！好，你今天要是不給我寫出三千字來，我看一家人只好去喝西北風

王冕先生無可奈何地，望着茶林上那隻帶腳鐐的龍。

三三、六、六

龍

一三七

都郵街

抗戰司令台下的吸煙室，東亞燈塔中的俱樂部，皮鞋的運動場，時裝的展覽會，香水的流域，唇紅的吐納地，領帶的防線，襯衫的據點，綢緞呢絨之首府，參茸燕桂的不凍港，珠寶首飾的走廊地帶，點心的大本營，黃金的「十字街頭」……這就是都郵街。

這就是重慶的幸福生活之跳板，人羣在這上面跳着，躍着，富有的與貧窮的，和諧的與極端的。

在這邊，這是一家百貨公司，門口懸着一匹亂綳，上面綴着一溜金字，正在做着熱鬧而又寂寞的甚麼紀念。在大玻璃窗上用紅筆寫出廉價的決心，又用藍筆寫出犧牲的誓言。一羣誠實的鄉下來客，用狐疑的眼光擠在窗子外面看。

而這邊，一位官員，正在大鬧一家招牌新奇的洗染店，他的帽子，本來要染鼻煙色的，不想却被染成天藍色，那官員批評這洗染店不該「一意孤行」，店裏的夥計却加以解釋，說天藍色遠比鼻煙色好看。

官員不信，認為分明是顏料不齊，只付了一半的價錢，然後慎重地戴上天藍色帽子，

極有威儀地走了。

再看這邊，這家百貨店像螞蟻一樣，在門口擺了一大堆臉盆，旁邊豎了一面粉牌，上面寫着四個大字：「買一送一」——一個巡視眼「心旌搖蕩」地去買了這個便宜貨，結果他得到一隻臉盆，外一個「松鼠牌」肥皂。他當然不服，夥計用嘴指着粉牌叫他看，他蹲下身子去看，那「送一」下面還有「肥皂」兩個小字，寫的是綠書。

而這邊，一家化妝品公司，以「冬季皮膚之長城」為題，正在舉行雪花膏大展覽，把上好的雪花膏都開了瓶，坦白地展露出並無豬油的内容，歡迎來驗。一位把嘴唇擦得發紫的太太，用纖指去挑了一團，放在手心裡溶解開來，送到鼻尖上去一聞，讚美了一聲「很香」，却又走過去問：「茜霞香粉有來路貨沒有」了。

在這邊，路易十五皮鞋店裏，一位身材窈窕的小姐，看中了玻璃櫃中的一雙鞋，顛頭地翹起一隻穿着最高的高跟鞋的腳來，指點着那雙鞋，叫夥計去取，夥計躬着腰問「是那雙」？小姐用脚尖指過來，說「這雙藍邊鑲金線的」，不想一吓踢到夥計的鼻子上，夥計嚇了一跳，小姐捂着嘴笑，夥計也笑。

而在這邊，高爾夫服裝公司的經理，正在進行說服一位太太，勸她買下那件雪花呢大衣，說服不足，又抱出算盤來打。用數字證明這物便宜，說世界上恐怕只有「最蠢的愚人」才不肯買下這件大衣了，最後不由分說，替那位太太把大衣穿上，把他推進更衣室；他

便不再說話，只用手指着穿衣鏡，要她自己看看：穿上這大衣是否比不穿更美麼了。

再看這邊，這邊是家糖果店，「秋季廉價」的市招旁邊，還貼着一張「鳴謝」的紅報，那內容是感謝一位名流證明他的月餅餡火腿的很鹹，而冰糖的又是很甜的。

而這邊：一家銀樓，「門可羅雀」，掌櫃的坐在櫃台裏，籠着雙手，兩目下視，閑看着過路女人的脚。

再過來就是精神花園了，景像頗為蕭疏，但偶然也飄過和楓葉一樣鮮豔的紅衣女人。

雨傘下

那雨下得正緊。

馬路變成了湖沼，公共汽車的陸上跳板變成了水上跳板，使人站在那上面，記不清是乘車還是坐船。

候車人都撐着傘，像一朵朵陰濕的菌子，有的葉已腐蝕掉一牙或半邊，那是打爛了的湖南油紙傘。

傘的行列牽得極長，站在前面的，拖着恐龍式的尾巴，拖了兩條半街遠，站在後面的，完全不知道前面的事，因為要轉幾個灣，才望得見那記不清是乘車還是坐船的跳板。

我排在末尾的一段，這一段毫無可看，馬路沉默如死海，除去偶然有一個橙樓的書販拖着他的「泥腳」走來，用淒涼的聲音叫賣「厚黑學」。

「時間在前進，」我却站着；我的前面是兩位太太，合打着一把小傘，雨落在上面，叮冬有聲，因為要排遣這寂寞，他們就談起心坎來了。

一個問：「『碧玉簫簫』的女主角美不美？」

一個答：「美得很，可是那個鬥牛士的情人遠不如他的妻子美，我實在不願自欺欺人。」

……」

「傻瓜，你要知道：一個婦人如果單是美，還不能爲愛情保險的。」

「你看那流下來的血啊！……」

忽然，我的頸子上感到一點冰冷。原來這兩位太太傘上的「簷泥」，在我偶一抬頭的
時候，有一滴恰巧落在我的頸項上，而且順流而下，一直冷到心頭。我打了一個寒慄，看
了那注傘一眼，上面畫的是「西湖煙雨圖」。

而就在這時，一個男人，沒有等到汽車，却等到他的情人了，他兩步跳出了行列，把
傘打得高高的，罩在他情人的頭上，兩個人站在雨地裏說了許多話。這邊行列裏一個胖子
看出了神，不知道前面的人已經走空了半截，後面的人一聲連聲吆喝着「走，走！」這才
把他驚醒過來，像搶救被突破的齊格非防線一樣，他立刻跑上去填補了這個缺口。

我的後面是兩位青年紳士，他們先是談着一個看戲兼帶吃飯之最經濟的辦法的，後來
也扯到「碧血黃沙」。

一個問：「你覺得這個戲怎樣？」一個答：「嗯，很這個，很深刻。這戲的意思是說
：看鬥牛雖然很快樂，但鬥牛本身是一件危險的事，鬥牛人還不是爲了生活才去冒險」。

「不，不完全爲了生活。」

「爲了甚麼？」

「爲了博得女人的愛」。

「所以很這個。你看今天的社會，還不是鬥牛社會，許多人爲了生活，爲了女人，在幹着比鬥牛更危險的事。」

後來聽他們談話，才知道兩位都是銀行行員，我們一向以爲吃銀行飯的人總是很闊的，但這兩位行員不同，一位——據他自己說：除去九件襯衫之外，就只存了三管牙膏，一位——也據他自己說：手邊只有五萬存款的，而現在一次起碼的結婚，也必須花到十萬，說到這里，他十分懊惱，或者因此竟遷怒到我，忽然掉過臉來警告我：

「請你把傘打好一點！」

三三、八、二四

大田壩之秋

從那邊的樓廊上望出去，兩面是山，中間是一塊盆地，高下錯雜地，坐落着許多西式建築和竹籬茅舍，各種顏色不同的牆，白色的，醬色的，紅色的，以及深黃色的，瓦頂帶着凝重的青灰色，草頂則佈滿暗綠的苔蘚。今年的雨水多，樹極力裝飾自己的枝葉，倘在春夏天，便綠成了一片。遠遠望去，頗有「雲樹蒼茫」的樣子。——但不宜望得太遠，否則就會望見那根掛球的旗桿。

此時是深秋，木葉盡落，但也並非自行盡落，而是被八像採桑一樣採去飼豬了，因此景象頗蕭疎。地下的菊科植物正在開花，開出粉紅色的還有淺藍色的細瓣花，在西風裏顫巍巍地。這兒的野生植物很繁榮，據灣裏一位飽學的公民說，連「詩經」上所吟詠的香草，這兒也有。

這兒的道路是自然發展下去的，有泥路也有石板，泥路走起來十分柔軟合足，行人如着着祖父之氈鞋。石板則聲音然，當一位健康的小姐，穿着她最心愛的高跟鞋，把兩臂伸開，手掌微微向外翅起，用細細的步子走過這石板，那情致，一如「皇后大道」之款步，而清麗的鞋跟聲，又使你想起「空谷脚音」或者甚麼的。

這裏的路雖然窄窄一綫，但「一條條道路通羅馬」，從這兒得勝拔角的走去，一樣可走到「精神花園」。這兒的路又是孔道，成日來往來，有負柴炭的騾馬行列，取牙虫的走方郎中，「搖得浪鼓賣釘針洋線的客人，坐涼轎回門的新郎新婦。此外是各色小販，賣柑柑的，賣栗子甲，賣胡桃乾棗的，賣「胭脂蘿蔔」，以及叫賣業已死云許久的「新鮮活鯽魚」的。

而行人的縫隙間又還出沒着各種家畜，無人管束的豬，高傲的雄雞，清淑的鴿，矮醜的鴨，豬不重視自由，從不亂走，醜鴨則相當躁急，有一次，一隻鴨搖搖擺擺地走進一家陌生的人家去，第二天再出來時，已經變成一堆骨骸了。

雨季降臨大田灣的時候，灣裏的泥路都變成泥溝了，行人感像在漿糊盆中走路，用各種含有國際性的名詞來形容這艱苦的行腳，譬如膠靴所踐着的是雷多公路，皮鞋在紅海灣礁沉沒，釘鞋喪失於新幾內亞沼澤地帶，而布鞋又掉下太平洋的海眼去了，一個不幸的行人，從大衣上落下一顆好看的鈕子來，他在泥漿中摸了半天，摸起來一顆十二年前有友的「公益委員會」徽章。

在這種糟糕的情形下，有一位大肚子太太，要過一道用兩塊石板搭成的橋，而橋的那頭正走來一個頭頂掌盤的送菜廚子，廚子止住溜溜的腳，注視着太太的大肚子，太太雙足粘在漿糊裏，眼望着掌盤上熱騰騰的清蒸鷄。

路邊一戶新與人家裏，有人彈着「吉他」，傳來男聲女聲的合唱，唱出一羣無聲的小天使，扇着小小肉翅，在森林中飛舞，那歌詞很美。太太就假設：「人有一對肉翅也好了」，廚子則驚着地頭上的清蒸鷄忽然飛去。

就這樣相持了些時，最後廚子像笨重的風車一樣轉過身來，退回一箇之地。讓太太過了橋，橋下正是一個斜坡，太太像滑雪家一樣滑下坡去——洋琴彈得再熱鬧，但調子已變，彈的是「鳳舞銀冰」了。

春草綠

買得瓦盆，學種芍藥，為品貴，雖說這叫做「金帶圍」的，我覺得這是一種不平地者
山之後微，因此對於她的生長很留心。

想不到是兩股紫色的嫩苗，漸漸長成因為「粉披」的枝葉，而最使我驚喜的是：花還不
及一尺高，已經結上兩個小小的了。

種花原來極容易的事。我指着那盆芍藥的花盆，欣然向一位女客說：

「再過一個月，你就可以看見我的『藥欄花樹』了。」

作客這人誇口之後，又對她的培植與護借更為小心，同時發了若干書生的疑慮，學
種花開的時候，就把她捧上案頭，自己坐在榻椅上，面對她富麗的花朵，作一回無言之欣
賞。他倒無聞，就一盞酒，喝了一杯茶，牡丹又算得甚麼呢？

但道這沒有開花的意思。

人家的牡丹開過了，玫瑰開過了，薔薇也開過了，接着這睡茶蘭開花了，但她還沒有
開花的意思。

我感到一點輕微的幻滅，春光打扮了多少人家好看的花園，何必吝惜於我這小小的花

盆呢

接連不斷香檳也第得火發。開了花了，我的芍藥，不但仍然沒有開花的意思，連那先兩個舊盆也愈來愈小了。終至於變成兩顆乾豆。

「完了！」我很覺得悲哀。

大自然的手筆畢竟是偉大的，當我撫摩着那無花的花盆，感到無可奈何時，忽然又驚喜起來了。

就在那毫無精彩的花盆中，不知何時，竟疎疎落落長了一盆子的春草，那自然是野草，生長得極「繁榮」，也極剛勁。俗語稱讚以之名詩篇，人家是未必肯當作盆景玩的。

「春草明年綠。」

我起了一點渺茫的時想，既然是幾根野草，我很愛那點新綠，原來是任人踐踏的東西，一日走進尊貴的花盆裏，顛顛地，很有「受寵若驚」的樣子。

而更可驚的是：在豔陽天氣下，蜜蜂飛來了，以一個追求者的姿態，繞着這花盆飛舞，口裏「嗡嗡」地唱出求愛的新詩，要求一口好吃的甜食。蝴蝶也飛來了，像參加比賽會的美女一樣，用妖嬈的姿式站在草叢上，抖開了豔麗的翅膀。

城市生活者的「優處」也就在這一點：縱然是幾根青草，也驚為大花園了。
鄰家有一位姑娘有感於這個景象，嘴裏低唱着四句唐詩：

「黃四娘家花滿蹊，
千朵萬朵壓枝低；
花連戲蝶時時舞，
自在嬌羞恰恰啼。」

三〇、五、三〇

車麟麟

今年多雨，少見太陽，南區公園早早就入了「冬眠」。

時序是秋末冬初，但公園裏不見菊花或臘梅，幾棵矮樹枯燥無味地立着，枝條上不留一匹葉，像沙漠中的「甘杜姆樹」。一個較幽靜的葡萄架，也被風吹折了大半截。

遊人甚是稀少，一個大肚子的母親，滿臉含笑，看着她的小兒子在無花的花園中學步，一個瀟灑人坐在石凳上讀書，看來他的眼睛極近，紙的版本亦至劣。因此糾纏不清。遊客所見不過如此，便只好走上土丘，去俯覽有名的「之字拐」，看汽車上下盤旋，熱鬧而且曲折，正是一幅血液循環圖。

嶄新的噴漆，飽滿的輪胎，一輛紫色的別兒克駛過，車顏閃爍如金髮美人之眸。接着是一輛銀灰色的福特，迷離如一團雲霧。接着又是紫紅色、鸚哥綠、栗色、米色，水一樣流瀉，然後變成一位彩霞，一個黑點。一輛新製的小轎車，長方形，鵝黃色，車後嵌着一隻翠綠套子的輪胎，美麗如神話中會走路的小木屋。

鸚哥綠的轎車上，隱着一張標緻的紅唇，米色的窗簾上，有小少爺及其洋娃娃同樣紅潤的坐面，銀灰色的窗簾口堵滿了鮮花，人面桃花已所知。

三

「嗎」，一輛新奇精緻的來了，上面滿載着沙發，藤椅桌，床，以及裝有電燈的衣
「黃雅台，」周坡時有些抖，沙發坐得很穩，衣櫥不安地在搖擺着，嗚！有粗的先生和有
的小姐，就要組成幸福的家庭了。

「低」，一個什麼學校的破爛的校車來了，滿身臭氣，身門洞開，倘在美，電燈上
不難想，就有一個學生算被摔出來。

「嗚嗚」，一輛綠色的卡車來了，車頭插着一枝會籠，這是跑緊急公文的，嗚呼呼地
緊跟在後。

「轉」，在上坡，走得很吃力，押車人把極長的鞭子揮向空中，然後「抽」的卡車
在驕子身上，驕子毫無怨憤，拖着笨重的車身一步一步向上爬，那車上是重重疊疊裝着

軍衣的。
「得兒郎當，得兒郎當」，這縣鈴，聽的人覺得又傷感又清越。

三三、一〇、二八

空邸

首先要介紹的，我們的主人雖非

曾經是階上盈千累萬的貴族，

論禮薄縷之族，可也。鐘鳴鼎食之家。

，牆內頗顯燦爛光不足。楠木

此時空空洞洞，寂無一人，窗間杏黃色的窗幕低垂着

大細收拾好了的才盤，正

這這子裏面去。因此，四壁顯得很空疏。正中壁上原來

懸有主人的巨幅畫像，

得印采弈弈，笑容可掬地。此時那漆金鏡檯業已取下來，在

壁上留下一方雪白的印。畫像下面原來設着一隻大銀鼎，現在一併為人搬走，剩下一隻

絕巨的乾羅紗的五彩

花瓶，瓶口禿然無花。七幾隻海虎作面的沙發，已經蒙上勝麗

的靛色的布套，做

用。冒寒的樣子。

在這客廳的

北角上，還擺着一張逍遙椅，靠手上放了一頂男人的睡帽，椅旁有一隻

桃花心木茶

几，几上有一把鑰匙，一隻錦泰盛香煙碟上擺着七八個香煙頭，其中之一，還

曼曼地冒着一

縷青煙，表示有人剛才在這里坐過，也許就是我們那位得力的管家，爲着這

一次旅行的

適設計，在這里作過長時間的沉思。

從這里

打開那扇嵌有綠玻璃的門，我們便發現花園了。

冬天的花園。

一切好像都入了「冬眠」，法國梧桐把它的黃葉一片一片的降落下來，墜地作一聲生命終了의 歎息。橙子樹留下一點慘澹的綠色，葡萄架上的枯藤還在作垂死的纏綿。魚池半乾着，似乎在平靜中回憶已逝的「春水惜波」。只有幾樹不肯趨炎附勢的臘梅，還開着寂寞的花朵，在暗中散佈香氣。

天氣很陰霾，欲雨不雨，更顯得這花園的蕭索，空際有鴉的啼聲，由嘹亮而歸於幽香，主人已經帶走他的愛犬，却忘了這些「平的天使們」。

這花園也曾有過繁華兒，在人間的寒天，小徑上，樹枝頭懸掛起各種好看的燈彩，舉行過熱鬧的遊園晚會，當老爺們和太太們在柳影花陰散步之餘，墮進那大客廳的時候，園中就會傳來，悠揚的琴韻，以及狐步舞聲。

於今呢？歡樂已流過去，走廊上，廣廳中再也聽不見賓客的笑語，只有園牆外傳來各色小販的呼喚聲，「修雨傘啊！」「補膠鞋啊！」「甜橘柑啊！」以及跑街理髮師手上鏗然長鳴的「彈簧」聲，由近而遠，又由遠而近，打破靜中的岑寂。

倘我們在昏暗的陽光中拾級上樓，走到主人的臥室，這裏有的是天鵝的衾褥，破產的衣櫥，盲目的台燈，冷冰冰的銅床，柔軟的床褥還不會揭起，一隻老貓在上面伸着懶腰。

在邸中，不久以前，成羣的家人，滿百的廚子，都各領得一筆可觀的疏散資本，在叩謝主人恩典之後，各自走各自的路了。

西風殘照，幽靜的府邸中只聽見鴿哨聲，各色小販的呼喚聲，以及遠遠送來的賣笛聲，猛可裏牆外有號外叫賣聲「我軍大捷」！接着是轟轟剝剝接連不斷的鞭炮聲。

在外面的熱鬧襯托下，這府邸更顯得像一隻空殼。

在大戲院門口

我和老葛站在一家大戲院門口。

我們在等候一個請我們看戲的人，這不言明：座票確實業已買好，而且放在他身上最穩妥的地方。

戲是極尋常的戲，看客不多，門前顯得清冷。我和老葛起初站在「奧迪安」家的門榜下，後來又站到紅色混疑土的階梯上去，又站到人行道上，等到無處可走，便開始感到無聊。

有一位穿藍色絲絨袍子的太太，在左邊門口出現，他滿臉含笑，向我們點頭，接着步履翩翩地朝我們走來，從老葛身邊過去，留下不多一點香氣。

「你沒有看見她招呼你？」我問老葛。

「我本想這樣問你。」

老葛有點奇怪地問我：

「難道你不認識她？」

「我正想這樣問你」。我說。

在大戲院門口

在重慶這樣天氣下，錯認了人是常有的事，我們這樣想：我吃了老葛一枝煙。

那位太太又從中間的門內走出來，臉上仍然帶着笑。但當她走過我的身邊時，我發現她的笑容有點走樣了。

「她的臉上好像有點東西，這東西也許叫憔悴」。老葛說。

「是呀，她不很健康」。我說。

她大約也在等候一個請她看戲的人，這人言明……我們這樣想：老葛吃了我一枝煙。

我們所站的地方既然叫橫街，家前路，所等的人又還不見來，我們便站到右邊去。

不久，那位太太又打從右邊的門內出來了，滿臉是神祕的笑，她有氣無力地走下那短

短的幾級階梯，那款式是很陳舊的，而且後跟也該早拿去釘一釘了。

據老葛看來，她的笑沒有取得觀眼睛的同意，人家把笑掛嘴脣上，她却由嘴角支撐着

下來，好像笑是一種可以從臉上掉下來的東西：因此笑得很苦。

我們斷定這是一個精神病人，她不去看戲，却跟這三道門發生興趣；我和老葛各自吃

了一枝煙。

左邊牆上貼着一幅五彩的大「海報」，上面畫着一位戴絨光高帽的男子，笑。驕地

正用手指頭指着甚麼好看的東西，那位太太就站在他的下面——她走得倦了，正在點燃

一枝煙已吃過了一半的煙。

用 總

她還在笑，此時的笑，最容易使人想起「癡」，這笑放過了許多人，終於抓住一位過路
子，胖子起初報以譔譔的笑，後又做出寒噤的笑，兩人不知說了一句甚麼話，胖子就
好像彼此認識了不止三年的態度，把這位陌生的太太邀請進戲院去了。

我看了一眼正在看我的老葛，說：

「公娼制實行以後，便不會再演這樣的『了罷』？」

老葛說：

「那當然有更新的戲，就如以前的胖子，他就曾在繳納『不正當消遣稅』之後，辦在
多男租戲的行列裏，極有秩序地走入樂戶區，一如我們乘坐公共汽車那樣。」

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個請我們看戲的人，在戲院內老等我們，我們沒有埋怨他，他看
戲一點也不精采。

三三、四、二五

在大戲院門口

一九三〇

記一所文學建築

在山崗上遠遠望見這美麗的小建築，就好像忽然接到親戚由意大利寄來的風景片，又好像翻讀了一篇詩話：體面的王子和年青的公主，乘飛毯飛離了擁擠而醜陋的人寰，就要飛進這美麗的住宅成婚。

這是多麼新奇的住宅呀！外形簡單如孩子們玩的積木，實質却結實如世界上最難攻克

的堡壘。從全部來看，牠是文學，繪畫，雕刻，建築，乃至雜蹈所生的混血兒。

三角形的屋頂——一說是雅典式的，一說則是意大利式的，旁邊維持着傲岸的煙囪。

西班牙式的門窗，哥提亞式的廊柱，均還附有一個文藝復興式的圍庭。這住宅不單是結構新奇，而且富於變幻。前門和後門不同，左面和右面相異。譬如前門是詩，後門則是散文，房舍是小說，窗櫺則是傳奇。

從前門時境走入的賓客，絕想不到後面還有一篇散文，第一次從左面走來的嘉賓，如馬車上走的是右面，碰巧他的眼力又不好，便會一覺一切異樣，以為這住宅忽然搬了家。

窗子的款式沒有一個相同，有圓形的，方形的，月牙形以及難以說明形狀的，除去

漆和裝飾，窗前邊擺設了紅着的南洋盆景。有一隻窗子在長方形，其上有若干綠條，橫貫着球形小圓盤，另一個窗子的入以爲是算盤，其實是豎琴，從希臘女神殿描下來的，另一隻窗子形狀奇異，一個病眼的人（他是擠在公共汽車上過夜的，睡得不很好）看了半天，以爲是火腿，其實是威尼斯遊舫。

當賓客叩門而入的時候，便看見「奧宮春色」裏的走廊，這種走廊，在晚餐之後，舞會之前，有人譽之爲「感情的十字街頭」，因爲紳士和閨秀在這兒相見，倘非親物於手，必然以手出作「旗語」，申明「恕我今晚不能奉陪了」！

然後走入客廳，這客廳是法國式的，小巧而且精緻，或者正像沙龍。四壁滿懸名畫：偉人的肖像，北平的天壇，蘇州的河街，重慶的復興關門景，以及「廣大難民行列」山水人物長卷，那是一個名手仿照「清明上河圖」寫成的。在這種和諧的氣氛下宜讀巴爾扎克的「奇蹟作」，還是召集股東會議，就只好悉聽主人「尊裁」了。

最後打開左面的門，便看見那交談便興式的圓亭了。從熱帶移過來的植物，正在開始繁茂，倘在屋角，這只是假想的，年青的客人在南美搬來的橡樹下奏動提琴，樓上的淑女把眼淚洒向玫瑰。叢中，這景象可不是一首詩？

燕來儀

這個城市換上晚妝。

油壁轎車像水一樣的流過，車頭閃爍如春水之波；一列蹣跚的板車忽然阻塞在路上，唧唧如一道長橋。剛才卸貨的騾子，在黃昏的屋簷下搖着閃爍的耳朵，一輛風塵滿面的牛車，一停下來，便不聲不響地拋下大堆鐵桶，驚地發出震耳的空響。萬千的市民，以各種的聲音，顏色和姿態，在晝和夜的界線上蠕動着。

一個只能容納三十萬人的城市忽然容納了五十萬人，這黃昏該有多少繁鬱？

在沒有條道樹的路邊，聳立着一根一根的電線桿，牠們都正直而合實用，好像從來就不會長出過無用的青枝和綠葉，更無論奢侈的花朵了。從這裏向上望，便望見一角藍天，一抹晚霞，其下是重疊的電線，像拉長了的五線譜。道上靜，棲息着百十成羣的海燕。

一羣聖城的投宿者。

像一羣流亡的難民一般，她們從燕子江的彼岸飛來，在這兒寄住一宵，天明又飛過江去，是否因為深知：這些時城市的房屋，業已擠得全不留一點縫隙，而地皮又是寸寸金呢？她們就住腳在剩下來的無人要住的電線上。

不是琉璃棧前的愛侶，也不是春風草廣的孤實，她們是一個流浪的集團，一羣不會喝酒唱歌的吉卜西人。

靴脚在光達遠的鐵絲上，儼然是呢喃剪翠，也免感到侷促；她們以各種姿式危立着，「鳥瞰」着這「舉目無青」的城，擠動的羣，爬出樓的窠窟，比沙漠中無葉之樹更乾燥無味的電線樁……接着，色越來越濃，看見黑壓壓的屋頂的頂，倘揭開這些屋頂，也許會看見不少好看的華堂與精舍罷？然而眼前分明是黑壓壓的海。

這是一幅甚麼樣的圖畫呀！一個二樓房客，站在窗口對她們這羣大旅館表示豔羨，覺得免費而空氣新鮮。而三層樓下，有一個賣素麵的小販，把麵下在鍋裏，也仰起頭來睜，他對她們很恭敬，以為她們是常常在人行道上，她們却可以不受驅逐；他拋了一個頭頭去沒有打着，回頭看時，一鍋麵早煮熟了。

一個好心的市民因此上畫民畫欄，說這是一「祥瑞之鳥」，應該出示保護的；一個富乎幻想的人，則想像她們的老巢來了一個黑階的獨裁者——也許是一隻銳武的鷹，佔據了她們的幸福的家，趕走了她們。

感傷的人則替她們想得很遠：霧季到來的時候，還有比這鐵線稍為溫暖一些の立足點麼？

「重慶號母艦」

「重慶好熱！」

「是的。」

「沒有納涼的地方。」

「是的。」

「你去過「水上飯店」麼？」

「去過。你呢？」

「自然去過；那真是一條出色的船，有一個貴家少年。甚至稱讚她為「重慶號母艦」，這是我親耳聽見的。」

「是的，還有人稱她為「上格拉」，我以爲美極了。某夜，我在這船上吃過一杯茶，那茶並不貴，是遵守「議價」的，因也並不好。那一夜月色正清，我新坐的這一節，勁道裏看見廬山，山之頂，繞月光所籠罩，就映披上一幅乳白的薄紗，由想黑起，薄紗似雲霧般有無限神祕的東西，景象莊嚴靜美，使我想起了堅苦卓絕的大禹，因此吃不下這一杯涼爽的茶。」停一停，說話的人又說：「當時我想得很遠，前些日子，「建都論

「很「鬆」透一輩子，厚皮裏去身亦在熟透之矣，但等我前線戰事一吃緊，曾經造敏的人又連重慶也放心起來了。重慶的夏季也許太熱些，做不得首都；雖然管仲土耳其建都於安哥拉，那也是一個極熱的地方，並不見他們因為多出了汗，就辦壞了國家的事」。說話的人措一措額上的汗，再說：「建都論雖然聽下，還是在這感時首都談。夏呢，說到這夏，嗯，前線的弟兄們——他們甚至是赤着腳的！冒毒日打仗，而我們却在這兒製造了納涼的「上格拉」；因此「愧對那一杯涼爽的茶」。

「你的想法是很奇特的，在「上格拉」上」。聽話的人說。

「是的，當時我發看見一位穿白羅漢西裝的男子，吃完了麵絲炒麵，帶着他的年青貌美的太太，換了欄杆去看月，他們隨着滾滾長江，在東望武昌，也許還要待得遠一點，只見門司或東京。月閃星稀，鳥鳴幽來，男子用手杖指指點點地，很像當年曹孟德橫槊樂賦詩呢！」

「但是，「上格拉」上夜景的確太差了」。「一點不錯，那位年青的太太把精緻飽滿的身子靠在欄杆上，她的耳朵在月下發光，她的嘴裏輕輕唱着「風流韻事」中的一隻曲子，聲音很膩」。

「船上人就像在一個美麗的夢中。」

「是的，夢見自己正在航行，立刻就會找到金子，夢見舒舒服服地坐在「勝利號」上

，轉眼便是下關，而且已聞到板鴨的香氣了。而這無憑實任不會走！」

「就是這裏的。」

在公共汽車的跳板上，有兩個候車的男客，說了上面一席話，他倆不斷僅灼人的太陽
流下汗。

銀色的夜

一個奇異的躍動的夜。

翠藍的天幕上飄浮着幾縷白雲，像一列一列的阿剌伯數字。月色如銀，團圓地一輪，像一面湖的銀幣。月中有人，但不像吳剛，像袁世凱。

嘉陵江一起步票上的花紋。

爵士樂奏出滴達的算盤聲。

電燈放出金子一樣的光。

x

x

x

重慶市上幾家較「可吃」的餐館在這奇異的躍動的夜裏，奇異地躍動着。

像「紅玫瑰」，如「大洞天」，如「蔡芳齋」，如「么二三」，如……

地團女還嬌嫩同雞。

從來不近酒色的鴨子。

一身行裝的火腿。

神赴祖國的海參。

銀色的夜

呼吸正常的魚。

擦過爽身粉的豬肉——

大師傅揮刀如風，

味精燻子跳着舞步，

游在熱鍋裏笑着。

「喂——是甚麼事情今晚這樣熱鬧呀？」饅子肉先生問。

「重慶華爾街的先生們今晚算賬呀！」沙鍋魚頭太太答。

「算賬干我們甚麼事？」饅子先生問。

「算賬的先生們要消夜呀！」沙太太答。

x

x

x

頭主任看了半夜賬，有點頭昏，他提提神，就在咖啡裏添了一品脫白蘭地酒，用銀調羹一杯杯裏斟了一杯，然後掛着一隻眼睛，吸了一口，拌着嘴說：

「很興奮，這樣可以熬到天亮了」。

於是再繼續看賬？

「有甚麼個吃法？」本會計看見頭主任這一發明，臉紅手拿過調羹，把咖啡裏添

頭戴的杯裏添了半杯，然後拉了個圈，送進嘴裏，咀嚼嚼了一嚼，嚼了嚼。

「夠刺激！」

於是再繼續上帳。

艾先生望一望頭上，又望一望本會計，覺得自己實在無可發明之心理，如此良夜，就開手抽出一枝 555 牌的香煙。

「那兩隻煙筒鈴發了。」

「誰呀！密司特蘭嗎？」

「是的，呵！你是密司美。」

「你忙不忙？」

「忙！你呢？」

「沒好。你們賺多少？」

「有限得很，不及你們。」

「那裏，你客氣。」

「你得到多少開勞？」

「不。你呢？」

「有限得很，你不過多兩萬。」

「黃天霸！」

「在。」

「福爾摩斯君！」

「先生，我在這裏。」

「好極了，現在我要運送一批金子到××去換回現款，你們準備準備，立刻就要動身。」

「這黑夜之間，運送金銀，倘遇森林，多有不便。」黃天霸叉手回明。

「這是非常冒險的事，讓我先通知警長亨利一聲。」福爾摩斯點了煙斗，考慮着這條路應該怎樣走。

「不要緊。」金子的主人說：「天霸，你是有名的鏢客，你拿着手槍，走在前面，遇見面生可疑的人，你就開箱。我帶着金子走中間，福爾摩斯君，你是大偵探，走在後面，金子如果被人搶去，你很容易會找到線索，自然很快就能破案了。」

「此計甚妙。」黃天霸叉手說。

「這計劃是很出色。」福爾摩斯加以讚揚。

「如此，走罷！」主人說。

五分鐘了，這盒子的蓋就快出聲了。
夜深了，裂縫的天幕，銀河迢迢，有一輪明月，袁世凱在裏面冷笑。

三三、七、一六

黑色的夜

一五九

可怖之展覽

自董園先生的畫虎展覽了，轟動了整個××城，鄉里的老年人都說：「展覽會我們也看得多了，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駭人聽聞的事。原來這展覽會規定：看畫人須自備精良手槍一隻，以防爲虎所傷，而且謝絕婦孺入場。那一緣起」上如是說：

董園先生初不曾習畫虎，但工寫生。凡物一經描繪，莫不栩栩如生，嘗於某日繪玫瑰葡萄一盤，旋出，忘扇其窗，有野鳥飛入，將玫瑰葡萄啄食以盡，及先生歸，但餘空盤而已，又於某日繪一醜獸之野雞，是夜竟以子嚙去其半，雞毛散亂，狼籍滿目，先生乃憤而畫虎，以儆鼠雀，不料所繪之虎亦活，復常逸出，嘗食鄰家之肥豬，鄰家怒，時有糾葛。……或曰：先生之展覽，含危險法甚深，大可不看，殊不知聚首百十出於一堂，千載難逢，亦屬奇觀，自又不可不看也。介紹人都是當地名流，這話自然不會假。屆期，看畫的人果然都帶了手槍，多有手槍的，就只得帶了馬槍，穩健的人還戴上鋼盔，穿上豹皮外套，小心謹慎的人甚至在家留下滑爛。說「我在展覽會中遭遇不幸，則將家產分爲三份，以一份……」云。然後吻了他的愛妻和兒女，出門看畫去了。

看畫人一走到展覽會門口，便覺得情景十分緊張，一段荷槍實彈的警察，站在那兒彈壓

，防備着老虎出來傷人。

看客們三簽不處，紛紛地簽了名，各人得到一杯虎骨酒，據招待員解釋：吃下這酒是可以壯胆的，大家飲了虎骨酒，甜甜的，果然增加了不少勇氣，於是成羣結隊的走進展覽室去。

展覽室中，空氣悶着，看客們的鼻子微微聞到一股酸味，那酸像虎溺。再看壁上，全是老虎，姿態各有不同，有虎跑，虎跳，虎踞，虎臥，虎嘯，虎噓。有伸懶腰的，也有滿地打滾的，莫不老虎有生氣，呼之欲出。

室中壁上是一幅巨畫，畫着一隻吊白額虎，上面題着的大四字：「威震長陽」，後面有長句題跋，說明這畫是芷園先生去年旅行所收，並款題詞，親見這隻白額虎，花了幾三天工夫才寫成的。再檢定精確的考證，考出「宋史」上並無武松其人，故打虎一事，乃為小說家言，不足為訓。結語則曰：「試觀此虎，何等神威？世果有八魯膽知武松，抑亦為其所噴無疑。」

看客們走入第三室，迎面一巨幅，畫的是「秦嶺虎嘯圖」，一隻斑斕猛虎，伸長脖子，張開血盆大口，正在仰天長嘯。

看客們悄悄地看這虎嘯圖，不敢出氣。胆小的人看見那露出來的尖利的齒牙，有點毛骨悚然起來。而就在這時，大家分明聽見：室中猛可地起了一聲虎嘯，其聲甚厲，屋瓦

皆震，衆人發一聲喊，就搶着往外跑，一個心臟衰弱的人當場暈倒，頭磕在痰盂上，額部劃開一條口，流了滿臉血，正亂着，招待員趕來維持秩序，他站上桌子去高呼：

「碎家鏡，這不是虎嘯！」

「不是虎嘯是甚麼？」衆人紛紛的問。

「這是音響。」招待員指着屋角一張布幕說：「那後面我們裝有一具音響，發送出這聲音來，使大家如聞虎嘯，在看畫畫時能增加真實感。」

衆人這才放心。一個人在地下找出了包着銀的銅盜，一個人把手槍柄都捏出水了。

於是走入三度室，室中一盞畫出一隻老虎半面，正在對着一件東西怒吼，大家已經領教過虎嘯，更怕這了，都來研究這引老虎怒吼的是什麼東西，猜了半天，一致認爲那是一扇門，白木的。

因此就有人爲那門裏的人耽心，倘若不知道，一開這門，便要給老虎吞食了。又有一個人說：他不要還取開開，一定在裏面死抵着門呢！另外一個說法則是：門內也許沒有，是一隻肥豬。

最後還是一個近視眼看出：那掛的雖然有些像門，其實不是門，是瀑布。

某府喜事

××文化藝術的門首，貼出一張紅報，上面寫着四個大字：「×府喜事」。寫得墨飽神足，若不是長於寫「三六九」一類招牌的人，恐怕很難有這種筆力。對於這紅報，過路人的觀感頗不一律，第一種表示羨慕，因為人人都要結婚，和人人都要吃飯或剃頭並無兩樣。第二種是「半瓶醋」的見解，以為國難至此，「與其奢也，甯儉」。另一種則是誇歎子，認為凡在「文化餐廳」結婚的人，倘非詩人，必為文士，男的善於畫各種深淺不同的眉，女的則「秀外慧中」，無一不畫有畫。要詩有詩。

禮堂中紅燭高照，電燈通明，兩個不同世紀的光亮，今宵融合在一起。正中一幅大紅喜幛，上面綴着個金色的喜字，兩壇上堆滿各色花籃，輕倩的粉紅色飄帶上，寫着笨重的一張「馮順」，「李清雲」一類致賀人的名字。

禮堂中充滿了香煙，人氣，各種牌子不同的香水脂粉氣，以及狗爪梅吐出的幽香。

新進的新婦入堂，羞那方臉，香汗頭，身穿大禮服，手捧絲光高帽，像一盞燈子。新娘圓臉，頭戴白紗，尾拖拖長長的。接着是證婚人就位，證婚人方臉，光頭，馬褂上佩着紅綉條，籠着雙手，走出去去，本來有笑意思，但忽然改變方針，硬起了鼻子，因為證婚

一如算帳。是很鄭重的事。

賓客分兩邊排列，男東女西，男賓中有光頭，有油頭，有中裝，有西裝，有張口的，也有閉口的。女賓則裝白面妝，有的穿豹皮大衣，有的穿細皮大衣，有三色縐綉的短褂，也有大鑲大鑽的袍子。有戴珍珠花的，也有戴寶石耳環的。

司儀人用一種諷刺形容，頌如叫菜名能音同義，賓客則批評新郎捧帽子的款式，又議論新郎的脚，又一生春，鬧鬧哄哄。

證婚人胸有成竹，致了兩詞，領唱「新娘多生兒子，新郎多開舖子」，記得滿堂大笑，聲聲響亮。除把「結婚證書」錯說成「股票」之外，一點也沒有出亂子。

來賓中推出一位代表來致祝詞，這人口若懸河，說了半笑，說到「國家」，又說到「抗戰」，還說到「豬肉」，不知怎麼一吓拉扯到「銀圓」，以及「金子的利息」，最後則用重濁聲音伴一結束：

「阿拉恭賀新郎新娘，狀元及第！」

樂隊奏起樂來，喇叭大鼓齊鳴，火急火燎，初以為奏的是「打倒列強，打倒列強」，後來細聽又不像，還是一個吃喜酒的小孩子記憶，他合着拍子唱起來：

「思想爹娘，思想爹娘，淚汪汪，淚汪汪……」

歌名「飄泊之魂」。——樂手們在商店中吹奏了一日，樂已精疲力竭，故聽起來倍覺

數筆。

樂聲悠揚中，新娘換着新娘的姿容，步出禮堂，準備開像。一個着熱鬧的人，忽然想起，問那餐廳的茶房：

「這結婚的人是誰？」

「你不認得他？」茶房憤聲地說：「他是×院長的廚子的兒子。」

三三·一一·一〇

猴子舞台

河南人站在多日的太陽光中疲憊，身披絳彩衣的猴子，蹲在戲箱上捉蟲子，——你鬻取笑，他是我——這句戲詞主角呀！響聲在九環場上迴盪，把看客從四方八面吸引了來，站成一個海棠葉形的圈子，只三五分鐘，就收功了一個「人間舞臺」了。

這猴戲，倘非遊藝，應該稱之為「時代的猴戲」了，因為他所演的，在某一部分，業已抓住了現代人的生活。

「嗚——！」

於是猴戲就開始了：第一部，關於「歷史之重演」，猴子戴着黑面具，扮的是「包公案」中的包公，把河南人的唱腔，大約是出於苦衷的，唱出，說明他做官的廉潔，以及「治貪污」的心，——此一路是「絕無清一」，再沒有「國語」的現象，一會就換完了裝，「面朝黃面去者」，猴子又換上黃面具，扮的是「千里走單騎」的關公，一躍上手舞有神力，唱出武藝悲壯來。此外又扮了一個臉紅得似火的白面書生，手舞「萬卷書」，大約是志於前去赴考的；又扮了一位夫人，頭戴鳳冠，衣飾萬方，但可惜沒帶着裙，下面露出不好看的尾巴來。

第二節，就是名劇，「新時代的猴子」了。所謂抓住現代人生活的也正是這一點，猴子不戴面具，作出「冷面滑稽」的表情，拖着一輛人體而做的電車飛跑！那車上是戴着一顆大白頭的。

還是表現今天的勞動生活？還是猴子對於人類的諷刺？

在竹竿上作過「倒掛金鐘」之後，這場戲拉幕了，演員遵從導演的吩咐，高舉一臂對觀眾行「猴子的敬禮」呢。

讀過「從猿到共知國」的人，自然不會以猴子像人爲稀奇，因爲猴子是我們的祖先，但必須整出一點：「人猿泰山」之類是例外，這種人猿，會賺錢也可接吻，實實在在，是一種非化不了的人！

一九二一、四、一

兩個金子商人看「淘金記」

(銀幕上漸漸現出阿拉斯加的雪景。)

甲：阿拉斯加？這名字我聽得蠻熟的，怎麼一時記不起來了。

乙：這是美國的屬地，是著名的產金區。

甲：想不到美國的金子，是從這里採去的。此去多遠？

乙：大概距離日本很近，據說這個地方叫「攻日的跳板」。

甲：跳板？多大的跳板？

乙：當然不會小的。

甲：(感嘆地)要用多少金子，才能打成一塊結實的跳板啊！

(那個教導金子的小人物)出現，飄飄揚揚地，在一節極危險的斷橋上走，看光景就會跌下去，後面還跟著一頭黑熊)。

甲：險極啦！

乙：有一些平坦的公路就好了。

甲：他們爲甚麼不請求羅斯福總統派軍隊來剿滅這些黑熊？或是這橋皮也很值錢的。

乙：而且，這些軍隊還可以帶回去大批金子。

（另一個找尋金子的人，居然找到了金子，他用手把牠高高地舉着，感謝上帝的賜予。）

甲：喂，你看，這金子是那一路的？

乙：看不真。

甲：成色呢？

乙：要看八五。

（大風，「小人物」被風刮進一間小木屋裏。）

甲：好風！

乙：太大了。

甲：不然，產金子的地方就是湍流也是血錢的，要不是這陣大風把他吹進這間房子，

還在那裏去拉旅館呀！

（「小人物」的夥計餓得，兩眼發花，把小人物看做一隻雞。）

甲：這「甚麼雞？這樣大？

乙：牠牠是「金雞」。

甲：看起來份量不輕呢！

（「小人物」和他的夥計煮皮鞋而食。）

乙：這怎麼消化

甲：這個容易，像重慶製造的這樣薄的皮鞋，都可以煮吃。

乙：還有呢？

甲：至少也等於吃鮑魚。

（一個匪徒搶得人家的金子，但立刻受到天譴，雪山崩潰，他溺斃）

乙：這一下去就完了！

甲：（從階位上立起來看）他手上的金子呢？

（「小人物」走進鎮上的酒店，初次遇見那位舞女。）

乙：你看，她左手手腕上戴的是甚麼？

甲：一根錫子。

乙：似乎還嵌着寶石的。

（「小人物」為人家打掃門前塵，換取工資。當掃到第一家門口時）

甲：這是不是一家金號？

乙：有些像的，那門上不是懸着一面牌麼？

甲：那麼你注意看看，他們是怎麼個行事？

（「小人物」款宴嘉賓，表演麵包跳舞。）

乙：（鼓掌）精彩極啦！

甲：（羨妒地）可惜那兩把叉子是銀的！

（「小人物」和他的夥計找到了金子，衣褲還綁，在輪船大廳中，一連脫下兩件外
套。）

甲：（一拍膝）該死！該死！

乙：……

甲：……這金子，你多帶幾枚，這是不值錢的，何必穿這樣笨重的衣裳呢？

（「小人物」和他的幫人到甲板上去照相，「純金記」畢。）

甲：……這金子，值錢呢？

乙：……後來他大模大樣在華爾街開了一家銀樓呢？

三三、五、一一

財神與灶神

肥胖的財神爺，身穿簇新的袍褂，手執金鞭，跨騎黑虎，自由自在地天上遊蕩。
忽然遇見灶神爺。

灶神爺面目焦黑，鬚鬚規掉，頭上饅頭似滿堆灰，身上蟒衣滿被油污，腳穿青鞋破靴，騎一匹既老且瘦的灶馬，天上的路雖極平坦，但他老眼昏花，一大意是上絆着雲塊，差一點把灶神爺摔下來。

一看見財神爺，灶神爺就在馬上打了一拱，焦黑的臉上堆出笑臉：

「財神爺請了！」

「請了。」財神爺在虎背上微微欠身，說：「甲冑在身，恕我不能還禮。」

「仙君何往？」

「今天是新年，前去參加通曉晚會。」

「弟也要參加晚會，你我正好同行。」

於是，馬虎並轡而行，相形之下，財神爺愈顯得富貴而偉大，灶神爺愈顯得貧窮而渺小。

灶神爺極自然地說到了窮。

「雖然貧窮不是罪惡」，他先作了一個「引言」：「但貧窮是很痛苦的事。」

「貧窮不是罪惡，難道富有會是罪惡？」財神爺奇怪地問：「仙君：怎麼你也關心

？

「誠然！」灶神爺歎了一口氣說：「火六我都是天上一個官員，可是你知道：沒有一個人向我納稅呀。我所管轄下的這一戶公民，非得說來令人難以相信，我還是去年祭灶日過馬路時，才聽有三年沒有看見一雙馬。聽說吃白飯吧：米裏稗子太多，肉人得了個盲腸炎，這是因觀世音討了楊枝水來，才給治好的。我怎麼不窮？」

「那麼，你為什麼不買彩票？」財神爺問。

「我買了十二年的彩票了，從來沒得到一個尾獎。」

「你沒有財」

「我也是這樣想」。灶神爺焦躁的臉上，泛出兩朵紅暈，像豬肝。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仙君：我懇求你救濟救濟，借給我一點錢，等到今年年底……」

「錢？」財神爺因睜眼，氣虎虎地說：「你知道我去年賠了多少萬。我欠人家多少錢，恐怕只有我們「會計星官」才曉得。」

「你也開窮？」你騙我！八臂哪能替你收的百貨，四大天王替你做的五金，千手觀音

替你拾運的××東貨，互限掛載替你看準的美金行情……你還要怎樣發財？或者你的錢是存在「有天的」的，手頭現金不緊，那麼，我只有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你要甚麼？」財神爺「騎虎難下」。

「你手上的金銀是一十八個，我只請你借給我一個的三分之一。」

「那可不行，這是我心武器！」

「人家的武器是鋼鐵做成的，你為什麼拿金子做武器呢？」

「難道你不曉得我這武器是擺設？」財神爺有點生氣了。

「怎麼這樣？」灶神爺招風扇縮：「請求你允許我把你的黑虎借去一扇，我把牠帶到人間，開一回展覽，這法子也很靈驗。」

「這也有靈驗，這黑虎要吃人的。」

「吃人。你們可以試試。麼要養養吃人的東西。」

財神爺不爲這回得太可笑，不屑解釋，把黑虎一拍，雲飛也似的走了。

等灶神爺趕到臨地晚下，只剩下最後一個節目——「呼口號」了。

一個蒼蠅的小傳

兩棧打開的時候，夏夜的美麗，便成了這夜的舞台。

一隻金色的燈蛾，繞燈光而飛，蒼蠅在絲綢裏暗笑，他笑燈蛾，
如你是要作環繞世界的飛行家麼？

燈蛾說：「上帝說過，光是好的。」於是牠唱了我學過明日的歌。

蒼蠅摸牠的手，很愛牠的愚癡脆弱。

一隻玉紫蝴蝶驀然出現，在燈下抖開多彩的勝翅。

「好華貴的衣裳！」蒼蠅喜歡着，就請蝴蝶去參加他的晚宴。

「謝謝！」蝴蝶說：「我剛參加了蝴蝶先生的宴會。」

蒼蠅煩瑣而寂寞地和他的晚餐，忽見一個渾身的蚊子，以俯衝的姿勢，疾如旋風，投
入紅星那籠中。

蒼蠅呼喚，「那並不是血，」他可惜太遲了，他的朋友要遷徙了。

「蒼蠅！」蒼蠅唱着挽歌。忽又發現黑暗中有一個黑點蠕動，他認出那是著作家黑殼
出先生。

蒼蠅和他學談：

「晚安！著作家先生。」

「我很驚奇於你那枝生花之筆，你把蠅將軍寫得那樣勇武絕倫，把蠅虫先生寫得那麼深身自好，你能不能爲我作一篇小傳呢？」

「大人：你太誇獎了。」黑殼虫受寵若驚，推一推眼鏡。

「我願以千金一字爲酬。」蒼蠅握手。

「王爺，我當然願意！」

「聽着，我要提供材料了——」

「余生於洋磁古堡中，（該堡爲余父之采地）是爲可敬的貴族發跡。余妻馬扣小姐，系出名門，其父取里伯爵，母氏愛臘夫人。余妻生七十三子，伯爲細菌學專家，仲爲肉食學博士，叔爲骸骨考古家，季爲市溝巡邏員，餘均蒼蠅社會名流，余半生宦遊，頗知廉潔自愛，去年爲不詳之年，余妻赴糖缸夫人茶舞會，不幸死於冰淇淋中，余思之至痛。……」

「余……：遺囑囑，服鹿茸精調養，並遷居於……有水汀之蠅筒大飯店內，是地空氣鮮潔，溫暖如春，一日與黛殼女士會餐，女士天賦歌喉，一見傾心，乃成烟眷。」

……

黑殼虫先生……

衣之魂

在柔和的燈光下，我們來看一回衣的展覽。

這裏是做「拍賣行」，或者「寄售部」，總之：這也是點綴重慶繁榮的一枝彩筆。

這些衣服都是有靈魂的。她們從各式各樣人物的身上脫下來，一直還按照品質，保留着特有的氣息。每晚人散燈滅，她們就會互相攀談，自述身世。

類如——

「我有過頂光輝的歷史」。花緞袍子說。

「我見過人間最大的場合」。大禮服說。

「多少人向我問寒問暖」。黑羊皮衫說。

「多少人捧吻我的衣角」。白紗舞衣說。

睡衣因失眠而容色蒼白。

浴衣因輕薄而遭人遺棄。

狐皮袍子在櫟間冷得打抖。

絨絨大衣在屋角感歎寂寞。

豹皮毯子深悔留下這可恥的皮囊。

全孤頸圍恨自家窮於變化。

——這都是晚上常有的事。

現在我們先來看這領海勃龍大衣，你瞧：她還保持着貴婦人的驕傲的脾氣，對你的發聲，不大隱理。這是一件剪裁入時的春衫，腰肢還託翹著的曲線。她的前身也許是重慶市上的茶花女，高度的色情文化下，才會產生這種誘性的顏色。這一團，自然是大意弄上的胭脂，那麼這一團呢？是淚痕還是酒痕？每一個斑痕，可以令人想到這姑娘可憐的一次失身。

這是誰的馬褂？每一副嚴的面孔；你看他那副雍容的樣子，不知道出入過多少隆重的會場，作過多少次精闢的演講？這胸前油了一塊的，大概是講會文人的單衫，這又是誰的越橘色圍服，口袋裏恐怕還珍貴着哀絲綺思的情書？

最可憐的是我們這中山服，寫字轉磨穿了袖口，無椅又咬破了屁股。

敬愛的先生：原諒我沒有阿佐林的妙筆，寫不出這些激出賣的靈魂的哭訴。

三〇五、一、九

「紅樓夢」的聽衆

學術界的新風氣；歷史故事的講演，代替了空虛的座談，多很的政論家讓位於舌燦如花的文學士，重慶的學術空氣因此要濃厚得多了。

今天是刻紅軒主演「紅樓夢」的第一天，題目是「紅樓夢的新估價」。刻紅軒王是中國有名的紅學家，他在爪哇與暹羅亦甚有名。重慶士女皆在報上看這講演預告之後，那種欣悅的情狀，想起那聲片大陷於地下亦難以描寫的。

演講地點××大戲院，場極大，足以容納數千人。（註：林語堂博士曾經演講，所用場地僅容約一千二百人）從凌晨八時起，場裏便喧頭動耳了，若干隻男人的和女人的手，白淨的，細嫩的，攪着一團團金戒，與指甲沾着各色蔻丹的，絡着鈔票，伸進那神隱而黑的小孔中去，要求買得前五排的真子，售票員眼花撩亂，一面發給，一面陪着笑說：

「先生們，太太們，頭講和看戲不同，只消聽講，又不看表情，其實用不着坐前面。」

「你少廢話！」一位太太斜着眼睛說：「給我兩張茶券，我何要坐前邊？」他的

聲氣正亮，且清脆。

至於梁譽券，則是演講也成爲募捐方式之後，纔興起來的。

戲院門口左邊張着大地圖，花梨胡泊的，比第二戰場地圖還好看。圖上有三個紅字的地方是怡紅院，有一叢竹子的地方是瀟湘館，蘅蕪院栽滿桂花，恰巧在三角地帶內。圖上又用粗黑的箭頭指出：「黛玉葬花處」以及「王熙鳳過鬼處」。

右邊則懸出條幅二幅，世系表，一羣華服的男女簇擁着一位有壽的老太太，正在看這張表，她老人家看了半天，認爲還不完全，說應在寶玉腳下加一根線，寫上他少爺的名字。一位生着「丹鳳眼」的少爺——大約是她的孫媳婦罷，就搗手笑道：

「我們老祖宗真細心，要這樣才算得紅學專家呢！」

說着，一行人走進大戲院去了。

從榮譽座到管燈座，樓上樓下都擠滿了人。第五排坐上一個打紅領帶的少年，面容猥瑣，活似賈環，鬼頭鬼腦地在偷看女人。第二排坐着一羣摩登小姐，雪白黛綠，音如天人，「賈環」看來，還像十二金釵了。在他中間，「薛寶釵」請「林黛玉」吃了一片口香糖，林妹妹說了聲「謝謝」，又輕輕的咳嗽。「史湘雲」則毫無顧忌地嚼了紙煙。

「賈環」再看樓上。樓上有一位豔裝的姑娘，胖胖的像襲人。她把嘴唇塗得太紅，紫玉就要上場了，「賈環」很爲她擔心。

「紅樓夢」的聽衆

「賈環」回轉眼睛來，看到第一排時，不禁吃了一驚，那裏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個人，正板着面孔在研究台上「紅學泰斗」四個字的書法，這人很像他父親——「賈政」。

在這第一排的左角，口啣雪茄的「賈珍」正在告訴嘴上一刁着牙籤的「賈璉」，說「這兩天頭寸很緊」。

第三排，一個面白如玉的西服少年，向他身邊一位漂亮朋友——他是一個青年票友，說：

「多虧咱倆上知爾各答呀——」

那兒說：「我正想出門」。

他倆旁邊半坐半臥的歪着一位圓臉少年，一面吃廣柑，一面吵：「怎麼還不開講？」
活像醉貓。

有人看見，最末一排坐着一位和尚，却并非無道士。他欲笑不笑地，靜待着「紅樓夢的新估價」。

無鬚的卡吞

親愛的先生：

我亦給你們引見兩位許久未見的朋友，這兩位朋友和你們不但很熟，而且熟得有些膩了。猜猜看：他們是誰？是新大陸走來的政治家和將軍嗎？是電影明星還是球健將嗎？都不是的。而是兩位渺小人物：王先生和小陳。不要笑他們那兩副代表滑稽與愚笨的嘴臉吧！在今天，他們正是某種人的典型呢。

當我們在後方看見他們時，就像許多先前認識的人一樣，他們已經成爲「困難富翁」了。小陳比在上海時更胖了些。腋下多了一個大皮包，王先生容光煥發，身上的西服穿得根「有」。以下讓你們自己去交談了。

王先生坐在××銀行華美的辦公室中，案頭堆滿黃金和美鈔。他面露微笑，眼邊下結，目含雪茄，心臟神逸，他是這個銀行的協理。

歪頭茶役送請東進茶，王先生折開來看，原來是小陳請吃飯，小陳的名字上，印着一

行字體極粗的頭銜：「××百貨公司經理」。

王先生吩咐備車。

「萬年春」酒家的一個豐盛席面，桌上佳肴羅列，中間是五味燒烤豬，環繞着這豬，擺設了拾蝦，鮮魚，肥鷄大鴨子。其時王協理與陳經理已經酒至半酣，小陳發言，他的嘴脣愈厚了，像東脂。他說：

「老王：你我是老朋友，這件事務必請你幫忙，近來百貨慘跌，市上襪子襯衫衣料成餘堆積如山，任你傾銷也沒個人接手，你好歹借我八百萬，只用一期，決定本息奉還。」

王先生手理蝦蝦，沉吟地說：

「這幾天四寸奇緊，八百萬太多，四百萬如何！」

「好，四百萬就四百萬。」

「好倒，可是要大五分半利！」

小陳大張着嘴，頭上一連冒出三個驚歎號來。

王先生帶酒回來，接到一個電話，知道黃金美鈔狂漲，他止不住心頭的狂喜，在辦公室裏手捧金磚而舞，嘴裏胡謔了歌來唱：

「本官親見其神蹟，小區是幾大塊了！」
「囑囑，與猶未盡，把火捧的美鈔撒向空中，滿室五色繽紛，有如登祥。」

在該公司經理室中，小陳則拳頭捶着桌子罵：

「好老王，誰聽見過大五分半利，真是見鬼，坑死我了！」

他一個人歪歪斜斜地醜態跌去，他已經喝得爛醉了，誰見他吃過這樣多的酒，原來來他已決意自殺。

他的自殺步驟是這樣的：先去看了「一」戲，打了八圈牌，又跳了半夜舞，又洗了一個澡，然後乾得大醉地跑回來，一手持安眠藥，一手持白明膏，吃了安眠藥仍然不能安眠，他就舉起槍來，對準太陽穴，閉上眼睛，但才一閉上眼睛。就有一個幻想打救了他。他丟了手槍，立刻跑到辦公室去，尋出幾張大紙，然後拔出筆來，蘸得墨飽，大寫特寫起來。

一口氣寫成七八張，一齊捲好拿着急急地跑出門去。在街上遇到幾個叫化子，給了他們一點錢，叫他們不等天明，把這些紙在王先生那銀行附近張貼起來。

第二天早晨，王先生滿頭大汗，跑來找小陳，劈頭就說：

無盡的卡香

「你看我的運氣真是壞透了，盟軍在x x登陸，黃金美鈔都跌價了！」

「那有這樣的事」。小陳淡然地說。

「你還不信？街上都貼了號外了」。

「號外？」小陳似乎有些相信了，「那隨，老王，你打不打算脫手呢？」

「如果你想要，我備願賠本，八五讓給你，咱們是老朋友。」

x x x

「我的頭寸也青緊呢！」

「不打緊，咱們可以交換，我要你的現貨」。

「好，就是這樣，我很樂於爲人家幫忙」。

x x x

當夜，王先生看報，找不到盟軍登陸的消息，頭上冒出一個極大的疑問號來，隨即舉手敲在沙發上。

生瘡的人

某城，在實行「言詞起訴」以後的法庭上，法官現在以快速的方法問案。

第一案：一個生瘡的與控告一個外科醫生。

法官先問被告：「是否因打針引起糾紛？」

醫生搖頭說：「這人從未請我看病。」

法官再問原告：「是怎樣鬧起的？」

「乃是這樣」：生瘡的人說：「今天我帶着我的太太，還有我的朋友，上X X戲院去看『八國馬戲』，這戲是熱鬧而且風刺的……」

法官打斷他的話，說：「請你說得更扼要一點。」

「因為時間還早，我們就隨便在街上走走，後來走過真善美醫院……就是這醫生開的，看那門口玻璃窗上貼了些彩色的畫，我的太太提議看一眼再走，我們站下來看，不想才看到第二張上，我就看不下去了！」

法官說：「大約畫的不很高明？畫的是甚麼？是不是老虎？」

「不是老虎」。生瘡的人說：「畫的是一個人，這人肚臍眼上生了一個瘡，我總覺得有

失街亭

昨晚看的「失街亭」，從「失街亭」唱到「斬馬謖」，烈烈轰轰，熱鬧之極，正如那個戲性的廣告所說：這是一齣「紅雲名劇」。

舞台上光怪異乎，舞臺和將帥甲冑雖然處處閃爍。這雲自能從長坂坡山下光輝的戰史，便接開人眼為一「紅雲」之動。馬謖其名馬超的弟弟，在南征中立過不朽的功績。王平就在戰中，與馬超同死，死於馬超之手，每當戰時，馬超還有徵的段路家。

請看這相升車，掛掛之紅雲：馬謖

不知那位將軍，願去此街亭？

王平率四部下，臨陣平定，而後而出，其人身高八尺，熟在薄流，名記者羅貫中曾對他的觀察極其精確，其為友時，乃為馬謖。

馬謖的失街亭

不知那位將軍，願去此街亭？

王平率四部下，臨陣平定，而後而出，其人身高八尺，熟在薄流，名記者羅貫中曾對他的觀察極其精確，其為友時，乃為馬謖。

馬謖的失街亭

「街亭雖小，千係非輕！」高亮提醒他注意，又告訴他：如果街亭不守，不僅會造成軍事上的極大危機，而且會動搖漢中基地，因此勸他多用考慮。

但馬將軍極有信心，他認為街亭至少可以守三年，如果在作戰上有冠絕必要的話，高亮看他如此有把握，就要他立了「軍令狀」，馬謖欣然上馬而去。

緊接着就是蜀軍的誓師，馬謖王平說了正副元帥職，馬謖的誓詞是「不讓魏兵一人一騎生入街亭」，王平的誓詞是「當復國恩」。馬謖還發表了談話，說司馬懿輕視深人，必為所擒。於是浩浩蕩蕩，「兵發街亭」！

街亭的軍事會議開得不甚圓滿，馬謖主張佈置山上防敵，居高臨下，打擊魏兵。王平打開地圖一看，認為這犯了戰略錯誤，應堅守山下。魏軍這要緊，他們起了很激烈的辯論。

馬謖根本不能打仗，剽悍的張郃一戰而得街亭。

魏兵連下三城，

好危險的「空城計」呀！

大家看着諸葛丞相從容退入漢中，心裏感到莫大的安慰，看到司馬懿倉皇退兵，又感到快樂，接着就要看「斬馬謖」。

「該斬！該斬！」台下有人說。

「可憐的武侯那樣子！」又有人說。

「原來是『以應包』！又有火雞。」

「難道沒有『替他講情』？一個不曉得劇情的人問：『譬如馬信，就和他是同宗』。」

大家都對他投了一個白眼。

而台上，氣得發抖的諸葛丞相，吩咐兩旁刀斧手：

「將馬謖綁上來！」

聽到這一聲巨吼，大家都一鬆得痛快，滿足，全場充滿了歡呼 and 鼓掌。但忽然——真是翻得要命——停電了！全院漆黑。大家在寂靜的，只聽見諸葛丞相的歎氣聲，馬謖的哭泣聲，老趙——哭的咳嗽聲，兩旁軍士的憤憤聲，還有不知道是甚麼人的惋惜聲……

昨晚就看了這樣未完的劇。

三三、二二、一

凱旋者

假如有這樣一位英雄——一位將軍：

假設他是將軍，收復了許多名城，以「凱旋者」的姿態歸來。我們試來猜想，那人民應該有多麼興奮？

在××舉行了入城式，×將軍參加了復土會，接受父老們的犒勞，也對他們一一加以撫慰，回到全城，復甦了，×將軍便入都逃城。

在都中，報上三天前登出他戰勝歸來的新聞，報告他即將受勳之外，對他的經歷與生活有極詳盡的介紹，他正在三官，強，英爽，而有名將風度。他具有高尚的軍人道德，同時又具有善良而忠真的品行，他讀過各種軍事書籍，親歷過多次戰事，拿破崙用泥土造他的部隊，×將軍用的却是「感情」。此外還記述了他的治軍，他的愛好，他的風趣，他所留下的警句與格言。

這些報紙不知從那裏搜到那樣豐富的照片，騎在馬上的，蹣跚徒步的，寧地行獵的，與部卒作親暱談話的，以及親戰事地圖的，他的俊爽的面貌，寧靜的表情，博得了千萬萬人的讚揚。

在他人都這一天，凱旋路上的盛景，絕非一枝筆所能描寫，各種的彩牌樓，各色的歡迎旗，鮮花紮成的大V字，水果砌成的山岳地帶，點心堆成的X字模型，紅酒匯集的湖沼，香烟鋪成的路綫。此外是數不清的慰問站，敬敬請，敬酒團，獻茶班。

綿長的儀仗隊與軍樂隊過後，X將軍身披大氅，金鞍白馬，在路口出現，歡呼聲，鼓掌聲，鼓樂聲，發炮聲，一時併作，全城都成了搖籃。

民衆們蜂擁地迎上來，衷心地喊出愉快而響亮的口號，舞着帽子，揮着手巾，如雨的鮮花洒向馬前，一千隻，一萬隻，十萬隻溫暖的手同時伸向，裏和我們的英雄握手。一個個男子最好的男子，被推舉出來致了歡迎詞，一列聲震耳的小姐朗讀了一篇「英雄頌」。人們潮水一樣地湧上來，送前握手的，敬酒，遞茶，獻花的，拍照的，吻他的佩劍和靴尖的，請求簽名題字的，要求與自己孩子取一雄壯的名字，以便長大成人有出息的。……

X將軍被感動得下淚，連詞也說不出，只連說「父老們，媽媽們，兄弟姊妹們，姪兒姪女們，我回來了，XXX今天回來了，你們和我的光榮太過份了！太過份了！……」他流下了淚。

一個八十高齡的老人，扶着他的兒孫請進來，獻獻了一幅他手寫的「百壽圖」，一位大家閨秀獻上一幅她親手縫成的X將軍肖像，XX同鄉會獻了一枝金槍，（宛如一枝真的象標槍，那是XX全族婦女捐獻首飾所打造的）一個頭戴花冠的小女孩，騎在他父親的肩

頭上，走近馬房，雙手捧獻了一隻美麗的白鴿，×將軍接過來，就去吻那小女孩的前額，
三 橋樑欣慰地笑着，我像看見一樣紅潤的小圓臉上。

假如沒有這樣一位英雄——一位將軍，也就必然有這樣的故事。

詩人季恬逸之奇遇

季恬逸先生自從得到他那「吾家燕齋」的航空快信，告訴他「重慶雜詩生活是不易的」之後，他雖說生性恬淡，也頗有幾分窘憐了。重慶的燒餅賣到××錢一個，便是一「福慶子」，也得值×××。如今的印刷公司又不比常年的對字錯，橫合墨不許人打鋪的，沒有法子，只好在是夏天，他近來就在作家書屋大門外睡。

這樣着迫的生活，還得他開始「心起時事來，但所謂時事，也是僅限於文壇。例如：杜少卿開設「沙龍」的消息是否確實？曹金統主編的那個副刊，究竟是多少錢一千字？隨萬天的自選集何時才肯自費出版？文藝獎金是怎麼個領法？獎助金要獎勵的又是怎樣的作品？他仔細研究數章十五萬字長篇小說的啓事，那裏限定青年作家應繳的：他這普通人才調劑協會的求才圖，但從沒有見人徵求過詩人或著名士。

郭鉄鋒最近請了個金石書畫展覽會，而且到了南方園竟還阿比西尼亞皇帝塞拉西，他手邊着實寬裕，這季恬逸深知，其人：親熱而不能按時借錢的。

「重慶是餓得死人的！」季恬逸先生想。這個時候，他已經三十六小時沒有吃桶底子兒了，他心下一橫：「管它呢，且找甚麼江聽詩歌朗誦去！」

詩歌晚會那一夜朗誦的是一首長詩，那長詩的題目也就很長，叫做「我們，我們要保衛我們的寶河」，我們就得起來一戰，是名詩人趙雲齋的新作，季恬逸先生讀得完了，下一個節目是琵琶獨奏，彈的是「綠薇曲」，管樂畢竟是感人的，季恬逸先生的肚子，這一來就愈顯着空虛了。

正在這個當兒，只見前三排裏有一個人離了座，大剌剌地向他走來，那八年紀的我在五十上下，不怎麼瘦，但亦不怎麼胖，紅腫腫，仁丹散，穿一身整齊的中山裝。只聽他開口便問：

「你就是詩人季恬逸季先生麼？」

「先生有何見教？」季恬逸楞了一楞。

「好極了！」那人笑容可掬道，側着身圍，就在旁邊一個空位上坐下來，遞給他一張名片，季恬逸雙手接過來一看，吃了一驚，說：

「啊！原來是王……」。

只見那王主席道：「季先生，說來不怕你見笑，我對於做詩是個外行，營知道朗誦，學吟吟的，我一竅也懂。但話雖是這樣說，我却倒想找一個詩人幫幫忙，剛才聽過趙一介紹，我決定找你來了」。

季恬逸聽了這話，一時摸不着頭腦，想了一想，就說：

「王主席，你敢是用一首詩？請別派別多一點呢，宋來派，即象派，即虎派，即車輪，新立丁化……」

「不」。王主席不讓他背下去，說：「我找詩人不是為了做詩」。

「然則？……」

「我找詩人」，王主席搔一搔頭皮：「我找詩人，是爲了給我起草演說稿。你覺得稀奇麼？不稀奇。我聽吳家駝、羅新蕭的演說爲什麼比邱青爾的深而動人呢？就因爲老孫的「智藝團」裏有一位叫做甚麼的大詩人，還有一位大戲劇家，在他的講演稿打底字兒」。

季悟逸出了一腦門子汗，咬咬嘴唇，認可了這個差使。

第二天他在××拍賣行買了一身八分新法蘭絨的西服，從文化澡堂更衣出來，自己對自己說道：「走，找女作家沈瓊枝吃聚豐園去」。

三一、四、二七

希特勒的悲劇之終

晨光曉微中，希特勒一疊催來，立刻趕赴八點鐘開的最高軍事會議，他趕進待衛室，哈斯來。

哈斯應聲而入，正要穿背散禮，忽然發出一聲驚呼，從褲袋裏掏出手槍，指定希特勒，大聲叫他：

「舉手！」

「哈斯，你瘋了？」希特勒大驚，舉起手來。

「你是誰？」哈斯把槍瞄準對方，歪斜頭腦。

「你不認得我？莫非你也反叛了？」希特勒閃動着眼睛。

「你不是是一個刺客？你把元首弄到那裏去了？」

「我正是元首」

「你這瘋子！你是誰？快脫衣服！」

「我確是希特勒：你還不相信，我可以把「我的套門」從頭到尾背誦一遍，一字不差。」

哈特走近前步，用槍懸逼近希特勒的胸脯，注意看了又看，還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又問：

「你既是元首，那隱匿的鬍子呢？」

「甚麼？鬍子？」希特勒用手擦一擦嘴，那上面光邊邊地，不禁也驚叫了一聲。

他發狂地跑去照穿衣鏡，鏡子裏面照見一個他所不認識的馬臉的人。

他嘴上一撮撮代表剛毅，英武，威權，獨裁的短鬍，已消失得無蹤無影了；雖然失掉臉不過是一撮鬍子，並非鼻子或眼睛，但他已變成一個嘴臉俗劣不堪的人。他愈看愈不像自己，感到一陣昏眩，回轉身來，又看見用槍威逼了他的哈特。

「哈特！」希特勒頹然的說：「你放槍罷，我失掉鬍子便不能發命令了，倒不如打死我」。

「不」。哈特說：「我已經獲得百分之七十的證據，證明你很像元首了。可是你的鬍子呢？」

「那很好，你就收起槍來，咱們談談罷。據我猜想，在昨天夜裏，必然有一個手段高明的間諜，把牠的鬍子卷走了」。

哈特放下槍，用手搔着頭問：

「元首可還記得，昨夜曾與甚麼人接吻？」

希特勒的悲劇之終

「昨夜並未與人接吻，而且接吻也不會引起這種不幸的事，這和上一次謀刺案不同，這是一個奇異的盜案，我想這我鬍子的人，此際恐怕還不會逃出柏林。」

「那麼，讓我們去通知希姆萊一聲。」

「很好，你們趕快去找一找，或者就照賞一百萬馬克，總要找到這鬍子，沒有鬍子，我不能見人。」

哈斯應命而出，五分鐘後，柏林宣佈了戒嚴。

「鬍子？元首鬍子失蹤了，」柏林市民議論紛紛。

這一天，希特勒內心煩躁，與手錶帶，最貴軍裝自然不開了，他在室內走來走去，有時痛罵穿衣鏡，很感到失掉鬍子的羞言之悲哀，他揮了一個電報，向盟方提出抗議，筆面是長而力的句子。

「……根據國際公法，德國國之問，從來有以此種不道義之手段，加諸對方元首之鬍者，若等此種有傷尊嚴而侮辱，而用此則至為顯明……若等須知：鄙人喉舌尚在，則縱無此短髮，亦將無礙於發言也。」

沒有回信。他又打電報去問近衛文房。因為近衛的鬍子與他相像，他特別提醒他多加小心，近衛的回電來了，報告他鬍子無恙，很為希特勒不幸的遭遇表同情。但也鑑於這種不幸事件的可發生，他今後決定戴假口鬍了。

柏林全日搜查的結果，鬍子尚無着落，希特勒聽從戈培爾博士的勸告，決心打電報給卓別麟，要求租借他的鬍子一用。

「鬍子爲鄙人之商標」。卓別麟的回電劈頭就說。「本不能輕易出借，然因鑑于有人批評我的鬍子乃象徵一種『無可慰藉的愚妄之幻想』則出借閣下，似亦相宜。但須聲明者：鬍子僅爲鄙人商標之一部份，出借必須全去，鬍子之外，尚有小禮帽一頂，大皮鞋一雙，外手杖一根。不知閣下亦適宜此種化裝否？」

因爲鬍子的喪失，希特勒失掉了他軍隊的信任。

世界一騰天着這一新聞，報紙上刊出各式各樣的評論：

「希特勒已去其悲劇之匙！」

「希氏竟不能保有其武士之觸鬚，而剩下一啞嘴之嘴唇！」

「嗟乎，吾人將不能於希氏受審時一瞻其鬚，幸采矣！」

「卓別麟得安枕矣！」

「世以希特勒之武功與拿破崙並稱，然拿破崙尙爲吾人留下纏綿可誦之『情書』，吾人試思：希氏所留果爲何物乎？曰：此一可笑之短髭而已！」

三三、五、五

趕考

湯大少爺和湯二少爺要進城趕考去了，湯公館足足忙亂了一個月，臨起身的前一天，本家的三爺，借一個女朋友的家裏爲他們餞行，三爺恭喜大爺二爺，說是「今科必定中了」，吃了半日酒，等不到天黑，大爺二爺便叫人打着「奉旨鄉試」的燈籠走了。

大爺二爺走進城，一人買了一頂新頭巾，把舊的拿與小厮戴了，就叫捧着拜帖匣子，出去拜客，先去國子監拜望武正字，武先生回說不在家，順路去拜了景蘭江，蘭江正坐在櫃台上，讀他新刻的詩集，見是兩位少爺，便請進帳房坐下，舉出茶來吃，問了問他們「是幾時來的」？接着便談起這邊詩壇的情形，又一人送了一本詩集。湯大爺告訴他：「我們此番是來應試的，一切還請照拂」。蘭江道：

「若論考試」，此間倒有一位朋友，精通舉業，著作等身，此人姓匡，表字超人，最近還在報上發表了「欲救當前教育危機必須嚴格考試論」，想必二位是見過的。」

湯大爺請他寫了介紹信，又備了一份禮，第二天就帶二爺去拜匡超人，一見面，作揖坐下，大爺二爺說明來意，超人道：

「說起來我作了二十年的選家，所取文章也還頗有限法，所以那些中了的，先前在家

我竟克了一分。這卷子之可憐，我竟剛發我爲「考就羅捲賦」。且是「點」新今出題。先生們的心惡，愈來愈難捲了。比如前一回，就出了「韓良外讓沙叱利書」，這倒我們何會料得？看來文風也愈趨卑下了。

說完，一人送了一本他新刻的「機動考試必讀」。

第三天，大爺二爺且不出門，在旅館中揣摩這「機動考試必讀」，又翻出馬純上這「夫等人編的『歷屆考試題詳解』，『大學入門』，『大學考試一百題』，『基本英語兩百字』之類來看，正看得頭昏腦漲，門外有客來拜，請進來一看，却是牛浦郎——他打的招牌是『青年詩人牛布衣』，作了揖，牛浦郎問道：

「這樣好的天氣，兩兄不出去走走，坐在這裏幹什麼？」

湯大爺笑道：

「何嘗不想出去，只是我們是來考試的，後天就要入場，只得準備準備」。

「原來如此，」牛浦郎道：「你們何不找我？這事極容易。我有幾位好友，都在學裏陪書，只是飽學之士，我先去約好他們，臨期掩護兩兄入場，這幾個人，要算是一部百科全書，帶開百答，歷試歷應，原中是有十分把握的」。

「如說好極了！湯大爺大喜，就催他立刻去找人，只聽湯二爺說道：

「我這這『護航』辦法雖妙，却是十分冒險，我甯可一個人入場，不要『護航』。」

牛浦郎笑他跋，口裏却誇讚他「極有自信」。湯大爺也不加他煩，就說道：「好的，那屋就護我一個人的航罷！」

牛浦郎接受了湯大爺誠意奉送的馬費，就出去找他的幾位好友，找了嚴貢生的兒子，……此時他已經是一位秀才；找了陳和甫的兒子，……此時他還沒有做和尚，在擺弄筆墨；又找了楊振聲的姪兒子……他在一家書店裏當伙計，就足夠組成一個「護航隊」了。考試期內，這一羣人天天進酒樓飯店，叫了板鴨醉白魚來吃，又吃四錢銀子一份的湯。

考完湯大爺輕鬆地出了場，他最爲二爺擔心，但三爺的心甯也並不沉重，他胸有成竹，早在卷子裏附了一張數目可觀的支票進去，他不跋，倒笑他哥哥跋。

大爺和二爺回到旅館，一人吃了一隻鴨子，睡了一天。又聯合舉行了一個慶祝舞會，……

……放榜了，大爺和二爺都沒有取，兩弟兄拍案大罵：「看卷子的，沒有眼睛！」

謹以樓中房客的資格向樓上房客提出備忘錄一件——

我在報上讀到你找房子的廣告，我對你非常同情，我真想替你幫一點忙，給你去找到你所急於要的那一點人間的「溫暖」，但是我不能。我也住在重慶，並非住在倫敦。我的公館太小了，我的較大的宴會都是在臥室裏舉行的，我舉行宴會的地方，也正是我的書齋和客廳。

現在，你居然成了我的近鄰了，而且就住在我的樓上，比任何近鄰還近，我當然感到高興。

我所以要向你提出備忘錄者，就是（請你注意）我們這座樓，我們這座樓經過五年轟炸了，前後共中過兩個「可能」——可能是三個炸彈。樓上的情形我不很清楚，如以樓下面論，承塵是全都震落了，露出薄而難看的樓板，我所謂的樓板，正是你的地板了，但這地板，是和任何跳舞場的地板不同的。

前些日子，樓上的房客打紙牌，有人連拿了三張「帽子」，歡喜得一腳踢翻了痰盂，污水流下來，打髒了我的宋版「太平御覽」，再前一些日子，還打翻了一瓶醬油，染黑了

我很白的一張床巾。

你當然已經知道，我的樓板（即你的地板）不單是薄而難看，而且是有若干潛縫的：不但我可以聽見你樓上的「重慶私語」，你也可以聽見我樓下的「西南官話」，因此，我有些就心。

根據先賢「善鄰友好」的明訓，我們不妨成立一個「君子協定」，即

- 一、樓上洗刷地板，須先一小時通知樓下，俾加以戒嚴。
- 一、絕對嚴禁打翻痰盂。
- 一、洗臉水不妨打翻，但須提出證據，足證明確係洗臉水者。
- 一、在樓下安設碗櫃之地帶內，可以打翻醬油。
- 一、打翻藍墨水，及樓下書籍什物者賠償該物。
- 一、樓上房客應將煙灰彈於煙灰碟內。
- 一、樓上房客不得無故乾咳而響。
- 一、禁止跳舞，高跟鞋走路請放輕些。
- 一、請勿練習管樂與絃樂。
- 一、樓上房客應赴澡堂洗澡。
- 一、樓上房客，在任何情形下，（包括得中頭獎），不得隨意敲鑼，以炫耀其宏運。

樓即將下落的右茨。

一、樓上房客禁止留養任何動物，哈巴狗亦在禁止之列。

一、樓上房客遇有節日宴會，宴客在七人以上時，應通知樓下習避，以免發生意外。

如何？

三十一、三、三〇

國家有慶

黎明，在枕上，聽見慶慶之晨的禮槍聲，我們翻身去喚我的太太，伊已經先我下牀了；媳兒們都是這樣的：但凡遇到甚麼節日，頭一夜就興奮得不能合眼了。

一家人都起牀了，每一個人的表情與動作上，皆充滿了「活動的喜悅」。我們沐浴，更衣，用一種最新的電動剃刀刮臉，爽利無比。而此時，國家太平，電力充沛，婦女燙髮，並不禁止，亦不公佈芳名。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兒都是歡喜燙髮的，且此時一般家庭業已電氣化，圍圍中多有燙髮設備，故無須走進理髮廳的暗室。所不同者，燙髮樣式已不顯著時進步，「飛行堡壘」式業已陳舊不堪，只有在她外祖母的照片上才能看見了。新的髮式正在無窮盡地傳開來，即如現在，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兒業已用最進步的機器將髮燙畢了，我的太太燙的是「輕便鐵道」式，我的女兒則是「耕種機」式。

於是我們開始用早點，那是塊其大無比的「國產蛋糕」，由國民營養委員會送來的，糕面由美術廚師用奶油繪出武昌起義的故事，精美無比。我的太太用銀刀切糕，然後分給大家。我一面吃着，一面拉過當天四日報來看，那一天日報增加了篇幅，拉過來一數，一共三十張。於是從第一張看起，奇怪的是，上面并無一篇紀念論文，全是一些切實的數

字，都是關於工業的，髮美的，各種實業的，國民教育以及人民衣食住行，醫藥衛生的各種進步的報告，此外，足有十二張刊載着豐富的慶祝節目，例如：閱兵式，儀仗隊檢閱，大遊行，慶祝列車，市民大宴，空中結婚，球類比賽，「健康嬰孩笑容比賽」，「言之有物演說競賽」，國家畫展，音樂會。詩歌萬人朗誦會，提燈會，煙火，還有種種熱鬧的戲劇節目，難以盡述。

接着，食物攤派組給我們送了節目的蔬菜來，取費低廉，近於強迫地派給了我許多大量的豬肉，牛肉，魚，雞蛋，番茄和馬鞭筍。

早餐之後，我們穿戴好整齊，全家出行，我的太太穿橘色的剪裁入時的秋裝，那材料是最近由荷蘭運到的，價值極巨。我的女兒穿着簇新的衫子，鑲着從波蘭飛來的花邊，年輕美貌，一如她的未婚夫讚歎：「你是一隻小鳥」。至於我呢？禮服上有限的一點油漬，都是頭一夜用汽油褪去了的。

此時交通便利，平均每家有自由車一輛，每五家有馬車一輛，每十家有汽車一輛，電車或公共汽車是很少人乘坐的，今天我們並馬車也不坐，要以散步的方式觀賞街景，我們所看見的街市，是多麼出色呀！

根據標準鐘的指示，全市在同一分鐘內升起旗來，不得不矮不高，國旗都是綢質的，在陽光中迎風招展，此時國家富足，街市的紀念彩坊，完全不用松柏搭造，有些是用牙

膏漿成的，有些是用熱水瓶搭成的，還有用棉花的，用絹帕的，用陰丹士林洋布的，都纏繞着各樣鮮花，吊着各式好看的彩燈。

最可驚異的是，香烟局給局所設的臨時服務站了，五步一站，十步一站，免費以香烟供給行人，站員且親爲點火，十分殷勤。

每一街口，均置有巨大的酒桶，滿儲陳年花雕，供行人隨意取飲。我們曾見一位壯士，以最佳的姿式運盞三碗，然後踉蹌而去，口裏唱着「天祐吾國」的歌。

中午，我們在市政大廳，參加一萬人的市民大宴，軍樂悠揚中，面帶慈祥的市長先生把勳獎頒給一百二十位標準市民，在宴會席上，兩鬢已皤的××將軍，演說他當年的抗戰故事，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筵席是由一千五百個高手廚子做成的，菜肴豐富得驚人，倫敦送來的老牌威士忌酒，紐約送來的水果，日本運來的鮮蝦和腳魚，那腳魚比圓桌面還大，回想到戰時平價食堂之渺小的盤子，令人噫然失笑。

在晚間，我們參加了三個慶祝節目，又在「勝利和平大戲院」，看了老劇人胡蝶的女兒與金銀的兒子所扮演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然後興盡歸去。

我在當天的日記上寫道：「我很快樂，我今天才領會什麼叫「國民的喜悅」！我活了××年，今天才可以誇一句口：

我哭過，我笑過，我愛過！

第二天日報上載出：國慶之夜，警察拿獲在街頭擁抱接吻之少年男女六十四人，均於罰金二角後開釋，又拿獲飲酒肇事或可能肇事之醉人二百餘名，均於頭腦清醒後開釋。

三二、國慶

夢東京

昨夜有夢，我夢見我去到了戰後的東京，有日記半卷爲證。

四月八日

飛機降落在朝日新聞的屋頂機場上，岡村君在場相候，照料甚週。美國記者履森君亦來歡迎，相見甚歡。渠以幽默的口吻詢余：

「君以解放者之姿態來臨耶？」

余曰：「否！余乃一遊客。」

四月九日

應東京市長夫婦宴。

新任市長末次君，爲一思想家，且爲日本之第一個民選市長，操華語至流利。末次夫人，儀態嫺雅，曾至中國，對吾三閩秀之美容與治家備致欽崇。市長舉杯候余曰：

「君爲東京之上賓！」

余謝曰：「余乃中國一平民，恐不當此。」

市長曰：「君勿過謙，余今以東京之鑰匙授君，俾得盡情遊覽，願上帝祐君！」

余稱謝，爲之引滿。

四月十日

東京雖經若干次之炸，然部份尙保留舊觀，電車線猶未完全修復，地下鐵道亦僅通至十里，交通頗感不便。形勢巍峨之東京警察廳，被炸已成廢墟，如羅馬鬥獸場然。

日本皇宮已開放，任人遊覽，門票每張日金二仙。城牆大部被炸毀，雉堞殘破不堪，宛若古城旁矣。大火之痕跡尙在，皇宮內但餘拱門之遺跡，以及欲倒不倒之圓形廊柱，寢宮全部燬於火，一石碑鐫「內大臣木戶幸一殉國處」。供人憑弔而已。

日皇無所事，以養蜂自娛。

四月十五日

赴日本橋訪黎君，相偕赴松竹料理店嘗試亞斯提匹。

日本因作戰多年，民間已無金屬用品，卽此火鍋，亦係陶製，魚蔬久煮不熟，惟小泥爐形色俱美。

四月十七日

晚七時半赴築地劇場，觀新歷史歌劇「山下之後悔」，尺八伴奏，音調甚恣。

劇中之山下於解除武裝後，原以切腹終場，經盟國管理委員會認爲不妥，乃改服安眠藥云。

四月十九日

遊「靖國神社」。

該地已改建「和平花園」，遍植世界名花，燦爛若錦，香聞數里。有「和平神像」一尊，係羅丹名作。

四月二十日

遊上野公園，賞櫻花。

於帝國圖書館見施耐庵「水滸」原稿，上有羅似中批註，朱墨燦然。展玩不忍釋手，館長佐藤知余情，慨然以之相贈，並曰：

「余得以此書歸還中國，至覺榮幸！」

余謹致謝。

俟歸國後，當以此書送國家圖書館保存。

五月一日

偶遊銀座，見中國商店及銀行林立，酒店，茶室，餐廳，銀樓，香煙公司，綢布公司，化粧品公司，鄒次櫛比，營業鼎盛，內中且有平劇院一家。

最足令人驚異者，帝國大飯店附近且有一重慶式之拍賣行出現，西園寺之鼻煙壺，荷文磨之睡衣，亦赫然陳設窗櫺中。敏捷哉，吾國商人之頭腦也！

五月二日

明日去籍根；

靜子女士言，該地湖山如畫，盟軍統帥×將軍入東京之前夕，曾沐浴於此。

三三、一一、二九

夢 東 京

三二五

陌生的洋娃娃

喧客經千山萬水，帶回來一個洋娃娃。

孩子們極大的歡笑，迎接這小小的生客。

他們用奇異的眼睛望着她，她也用陌生的眼睛望着他們。

他們從沒有見過這樣打扮的洋娃娃，便是問到好像無所不知的做父親的，連一點也不會見過。

不是小鼻孔的阿麗，也不是藍眼兒的白雪公主，而是一個中國化了西洋娃娃，用棉花，綢子和布做成的，肥胖的臉，長睫毛，大眼睛，矮鼻子，小嘴唇，頭上裹着有一點絲織品剪成的紅巾，身上穿着舊式的中國婦人的短襟襖，那顏色是杏子黃的，下面圍着綠色白點花褲，腳下是舊布鞋，右手提着一枝紅繩槍。——那槍桿是用高粱棍削成的。

這是一個武裝了的洋娃娃，還帶着農民色彩。

不能和西洋的火槍兵或騎兵相比，這洋娃娃是做得極粗陋的，但我到一點也不必抱怨，因為這是一劍。

中國的孩子們，一向玩着漆頭大的或者真正嬰兒那麼大的樹膠洋娃娃，他們幼稚的心

靈是純潔的，從來沒有人種和膚色的觀念，並不因為她是黃髮碧睛，就把她當成異類。他們叫她「弟弟」或「妹妹」，和她親嘴，照料她拉屎，陪她睡。我常常想：世界上那些成人的執政者，如果都具有這種偉大心情，則世界早在若干日子前就大同了。

雖然這舉例，說的不過是玩具。

中國的孩子們是沒有自己的童話和玩具的，這武裝了的洋娃娃，看起來就很新奇。

尤其是我國孩子們，他們生長在這亂離的七年間，不但沒有看見過輕汽球，而且也沒有看見過不倒翁，和樹膠洋娃娃的「門第」相比就相差得更遠了。他們玩着甚麼？你看：把野菊花插住十滴水的瓶子裏，把泥沙和水做成「薄荷綠豆湯」，把木匠鋸下來的木塊積成防空洞或摩天大廈，就玩着這個。玩具可不是兒童的天使麼？他們的天使就有這麼粗！在幼小時，曾經有過兩個「戲班」的做父親的我，在旁邊看起來是很難發表感想的。

於今他們却有了這樣一個洋娃娃。

「她是誰？」弟弟咬着指頭問。

「一個女兵。」姐姐極有常識地回答。

「哪，多好看的紅纓槍！」

「稍息！」姐姐對她呼口令。

在孩子的天真的記憶裏插上一枝紅纓槍，在此時，還不算是对兒童的過分投機吧？

在那些百貨公司漂亮的窗櫺中，縱橫着銀色的飛機，小巧的兵船，紅紅綠綠的戰車和高射炮，這些本來都叫做「國防玩具」的，但這些還不過是「翻譯」，而武裝的洋娃娃是「創作」。

香菸，紅茗及其他

今年的冬天特別來得早，剛剛才進入陰歷十月，已經在報上讀到「梅訊」，「十月先開嶺上梅」，高雅之極！但聽說那價錢是賣到百元一枝的，百元錢實為數極小，然而也足夠用一餐「文化客飯」了，如果林和靖不幸生在今天恰巧又逃難到了貴陽的話。

其次是海勃龍的消息，這真是一個「聞聞之惡耗」：價錢奇昂而又來源斷絕，正如一位太太對某一拍賣行的夥計所作的憤語：「『看看：只好叫我們赤身露體，去當『俄國女皇』了！』可是她沒有想到。沒有寒衣的人，還有更好看的戲。」

此外是各種雪花膏的問世，聽說都是「科學發明」或者「技術結晶」。德國的科學家正在埋頭製造比飛彈更兇的武器，英美的科學家發明了「透明顯準器」和「袖珍碼頭」，而我們的「科學家」呢，却從猴子和象的身上，找到了美容的原素，防禦集中於面部，此後大家的面子不成問題了。

看不見的倒是「庇寒所」的消息，「冬令救濟」先前是響過一陣子的，但記得那還是大熱六月天；六月而大談「冬令救濟」，對於那些吃冰忌厚也不能退涼的人，也許是一種「無言之慰藉」吧？那麼在今天，就只好談談「倫敦雪糕製造法」了。「庇寒所」談何容易

香菸，紅茗及其他

易？而且：今年的「寒士」也未免來得太多了。

有不怕冷的人麼？大可以出來看看街景。

這裡有一隻泥爐，熱烘烘地烤着滿爐紅苕，感謝上帝：這是他給我們留下來的唯一的平民食物了。

一個流鼻涕的市民，站在寒風裏，伸頸縮項地吃着這廉價的東西，他極慎重地撕去紅苕皮，用舌頭舐一舐，有點吝惜地擲給遠守着的一條紅眼狗，然後咬了一口熱氣騰騰的薯肉，歪起頭來咀嚼着，吃得很是滿意，就像吃到世界上頂滋養的東西，裏面充滿了維他命 A B C D……

有人以為太荒儉了麼！那麼再看這裏！

這裏有一個透亮的玻璃櫥，裏面陳列着各種高級水果，最先引起人注意的，就是那淡綠淺黃的香蕉。

一位喝得微醺的老爺，以二百八十元的代價買了一條，順手撕開來，一塞就塞了半截進口裏，一面吃着，一面不很留心的罵：

「那裏弄來的？」

「還不壞。」老蕭點頭：「唔，還不壞！」老蕭走了。

而且今年冷得也特別。

一直冷到人心底。要有例外，那恐怕是服了人參鹿茸，穿了貂皮大衣，飲了皇封御酒，領了旅行赤道熱帶的護照！

這是甚麼樣的冬天呀！連平時最會說話的人，也放下他的可敬的「言責」，無聲無嗅，歸於沉默，難免連舌頭也入了冰凍期？

冷得稀薄！

三三、一二、六

蕭蕭，紅若及其他

三三

公共汽車加價的第一天

專車來了，跳板上疏疏落落，上去了不多幾個客，司笛人且不吹笛，略等了一等，等來了一個挾洋傘的矮子，一個半大子腳的胖太太，最後，一個長子用手按着頭上的藍帽子飛奔而來，勾着頭鑽進車去，司笛人鳴笛，車開了。

車上人都得着一個座位，只有藍帽子來遲一步，就站在司機座後邊，他背靠了欄杆，臉朝着車廂，立刻發生一種奇異感。

公共汽車他是常常坐的，在平時，一上車便擠得無處插腳，有時甚至擠得找不着自己的肩膀，就只有伸出頭來，讓鼻子換換氣，像籠趕早市的鴨子。但今天的景象不同，車廂空空洞洞的，頭得異樣的寬，肋異樣的長。他一個人被抖得搖來擺去，不着邊際，大有『蒼茫人獨立』之感。

而且他今天才看見這車頂是漆着奶油色的，嵌着好看的圓燈，兩邊的櫃子作栗子色，光潔無塵，吊帶是很熱的製革，地板掃得極其乾淨。

而他站着的地方，他一直望過去，毫無阻礙，便望穿車後身的兩扇玻璃窗，只見燈火輝煌的街景，紅綠的赤紅，送禮的樂隊，幾聲而過的替招，以及幾流車聲中越過去幾個人，

一發一響的，如看電影，這是他向來沒有見過的。

他又去看那些坐着的人，他們和她的坐得頗為稀鬆，態度皆雍容有禮，因此他甯可站立，不進去擠。正當面坐着一位太太，臉上帶着一式的笑容，好像正坐在戲院裏，一面娓娓談心，靜候着好戲開台。右邊有一個紅鼻子，坐得舒舒展展地，好像有生以來，他的眉毛和腿桿只有今天才打伸了。左邊一個胖子，口角含笑，兩肘張開，身體微微向後躺着，一如躺在沙發或者澡盆裏。一個小伙子說了一聲：『沙汀魚升格了』。一位穿葵花色短外褂的小姐則用絹子掩着口說：『車太空，抖得人想嘔了』。

在藍帽子看來，這車中沒有扁担，沒有綵袋，也沒有母雞或油瓶，只有一個衣冠整齊的紳士，慎重地捧着他的新鞋盒子。

藍帽子因此感到，從前的候車行列有時會長達三條街，現在這些可憐的排班者都給驅散了。

不要笑區區二十五元。在許多人，這是一個不太小的數目啊！

三三、一〇、一五

奇異的行列

戈戈里寫不出這樣的喜劇，
李長吉寫不出這樣的奇詩，
寫不盡人間的哭與笑，
這事兒有些稀奇。

公路像一條死蛇，
天空像一床破被，
有幾點寒鴉亂飛，
北風正如訴如泣。

一羣逃難的人們走來，
走過村莊如寨子，
有誰曾見過這樣的難民？

打扮得老怪陸離。

「假巡按」中的人物出現，
男人們穿着俄國的古裝，
一個穿着將軍的制服，
一個打扮如體面的親王。

俄國闊秀的多縐的衣裳，
穿在逃難婦人的身上，
有的還曳着極長的裙，
像凱薩琳安皇。

瘦子穿着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坎肩，
胖子穿着精緻的蘇格蘭鎧甲，
老人裹着勞倫斯登主教的道袍，
小伙子身穿拿破崙式的外褂。

一個穿了朱麗葉的敝衣，
一個穿了羅蜜歐的行裝，
一個穿了莎萊美的舞衫，
一個披了李却王的大氅。

維護聖靈的十字軍走在前面，
路易王朝的卸林軍跟在後邊，
火槍手渴想着一枝香煙，
羅賓漢注視着天邊的孤雁。

忽然又出現了滿洲的冠裳，
袍套俱全翎頂輝煌，
胖的像同龢翁，
瘦的像李鴻章。

群像齊集於碼頭。

接着又出現了太平天國，
那是種稀奇的服色，
洪秀全穿着繡金的龍袍，
李秀成穿着粉底朝靴。

他們打扮得如此古怪，
好像歷史人物一齊上了街，
他們的穿戴是那樣雍腫不堪，
走起來大搖大擺。

他們走過寨子和村莊，
吸引了許多奇異的眼光，
旁觀者在竊竊私語：
這羣人是發瘋還是唱戲？

其實他們是一羣逃難的人，

在路上被人把衣服剝得精光，
他們就借重了一個劇團，
那逃難的劇團拋棄了衣箱。

他們不發聲也不唱戲，
不過是受不了飢寒的襲擊，
他們都是黨黨的中國兒女，
嘲笑撲在臉上眼淚流到腳底。

狀元失蹤了

他姓金，十九歲的年紀，身量已經長得很高了。

平時讀書十分用功，但也並不忘記玩耍和吃喝。他的志向遠大，對於將來幹什麼？做過年輕人所常做的夢：比如：空軍，工程師，電影明星和劇作家。有一回，看見醫學院學生走路的姿勢很好看，他甚至又想做牙科醫生。等到投考大學，因為一個甚麼人讚美他談古文的聲調太好，他就投考了文科，決定做文學士。

這個大學是以考試嚴格著名的，考生也盡皆端正之士，從沒有聽見過「護航」這一名詞，而且有錢的人不多，並不把有用的鈔票拿來做試卷的吸墨紙，每一種學科，皆認真地考過去，這姓金的一連考了兩天，做了一篇論文，答了十八道題，吃了四個熟雞蛋，失掉了一管鋼筆。

他帶着一鼻子的汗，出了場，疲倦，然而又興奮，要坐下來想想，一雙足却始終走着。他想到那國文，這是應該較有把握的，但題目出得太僻，並非「司馬相如讓卓王孫書」，而出在「列子」上。——這個誰有把握？其次是史地，「試述我國之國際路線」？這個只要常看報，還可以湊他幾條，至於「說明漢代我國與越南之關係」，因為向來不曾留心

這個，這關係就很難說明。數學呢？不必想，那是完全糟了。

這小伙子倒在床上，歎了很長一口氣。

他睡了一天，一點也不想吃飯，他偶然也用「微倖」來安慰自己，但又覺得這種寬心毫無道理。

整整的三天在昏沉中過去，他學着喝那味辣的燒酒，嘴角上不自然地啣上一枝紙煙，用力吸了一口，然後從鼻孔中噴出青色的煙來，像兩條龍。

這些時又偏偏多風多雨，他記起先前看過的五代史評話，這樣的秋風秋雨，正是黃巢落第的天氣，他雖然眼看就要落第了，但他並非黃巢，又不能造反。

他又失蹤了。

不久，那個大學放榜了，他巍然地考了第一名！

榜到註冊，皆不見這個「文章魁首」，新生們都嚷着「狀元失蹤了！」

「莫非他歡喜得瘋了？」

「像范進那樣。」

「那麼只消吐出那口痰就好了。」

「他是不是還在人間？」

「他已經在口箱子裏要重演『瓊林宴』故事。」

他們的議論紛紛。

後來，終於有人找到了他，他在千里之外一個小地方裏，找到了一名軍需，得到高中的喜訊，他大哭起來，接着又狂笑起來，他自己也奇怪：「我為什麼會考第一？」考試這東西，你看偶然不偶然？」

三三，八、二〇

狀元失蹤了

三三

名優之死

某晨看報，看見一個消息，我的眼睛忽然浮現了一幅素白的畫圖。

這是一個正在進行的葬儀，前面的白布橫披上寫着黑太飽滿的「江上多青」四個字，後面是簫鼓組成的細樂紙糊的開路神，伽藍香亭子，花圈與輓障，再後是白漫漫的送葬人行列，男人們虔敬地拿着帽子，婦女們身上佩着通草孝花，都默默地緩步前行，靈柩隨在後面，輓郎們唱着輓歌替死者唱出對於生命之懷戀；偶然有一陣鞭炮聲，那是路邊有人設祭了，死者並非功在社會的偉人，沒有受過一切的榮獎或勳章，但也不是甚麼尋常人物，他生前的名聲很大，他是一個伶人。

他的一生的事業，就是唱小生。像他那樣成功的小生，是並不多見的，說起來也許大家還依稀記得，統觀他的一生，不知道扮演過多少出色的人物呀！類如：貧窶清介的書生，悲歌慷慨的烈士，多淚的詩人，善辯的說客，輕裘緩帶的名將，雍容華貴的王子，無一不恰如其份，他的舉一動，附屬於他的巾，扇，琴，書，酒杯，寶劍翎毛。無一不表現風流瀟灑，俊爽飄。大家才傾服於周公謹的雅量高，接着又扼腕於石敬瑭的認賊作父了。——在舞台上。

他的唱詞又幾乎是塔雅詩。

他一直唱到老，唱了五六十年的小生，唱到牙齒脫落了，親友還不肯放過他。要他唱，他只得裝了滿口的殘齒，一直唱下去。

有一次——也就是最後的一次，他接受許多人的邀請，串演毓美的但是即將死去的子都，這是一個悲劇。但他在不該倒下的時候就倒下了，從此便不再起來。台上的秩序立刻亂了，但台下沒有一個人喝倒采，而且一致對他的健康表示關切，有人甚至爬上台去，幫着把他抬入後台，一個看病的醫生，忘記他是來看戲的了，跑到後台去爲他切脈，戲是停住了，大家都不肯走，還等着他的消息。直等到戲院的經理人出來報告，說是：

「我們的名伶××先生（說至此，哽咽不成聲）向大家道別了！」

觀衆中起了極大的激動，有人（尤其是太太們小姐們）流淚，有人歎息，有人喊：「或者還有救的！」，便是看慣悲劇不很動情的人，也流下一滴眞眞的淚來，然後帶着哀悼的心情散去。……

許多有身份的人——紳士，官吏，文學家，名門貴婦都參加了他的葬儀，一直把他送入了土，在哀樂伴奏中，看他演完人生的最後一幕。

大家憶念他的音容，歌唱他的台詞，而且刊出「悼戲臺」的特刊，引用「廣陵散於今絕矣」對他致了甚深的追思。

我放下那張報來，這報紙給我帶來了一個消息：不久前又有一個名優死去，這人也唱了五六十年的老生，在唱到老還保持着齒白無鬚。和前面那個小生比較起來，他的經歷也許還要熱鬧些。但在他死後，卻沒有人（除了他的少數配角）再記得他，更無論哀悼。但更有熱心的人打聽他究竟葬在那里，倘非採用水葬，是否也用七十二疑塚呢？

三、三三二、二

寫一個在重慶過年的人

桌案上一瓶重瓣水仙，散佈着幽香，已經是接近「哀樂中年」的G，正坐在竹椅上，吃一杯滾熱的茶。稀有的冬日的陽光，照射在紙窗上，給人一種微溫的感覺。倘推開這紙窗，便可以看見一段山影，山不甚高，縈繞着淡淡的霧痕，像婦人所戴一面紗，他所住的地方是一井山樓。

G的心頭有說不出的「一種熨貼」。

他開始冥想，想到過年，想到鵝毛樣的白雪，紅豔豔的山茶，想到臘腸與年糕，想到「歲朝清供圖」，想到鞭炮，於是，砰然一聲，他彷彿看見了戰場中的槍手，又看見廣大的難民行列！把等候公共汽車的行列放大了幾十萬倍，這里面有飽受風霜的男女，啼哭的孩子，還有小脚老太太，他們都各帶着一種「朝聖」的心情，走向聖城重慶。

這聖城，是一塊舌形的半島，因為像舌頭，所以不腐不爛，但也有說不出的辛酸。G在重慶住了整七年，但對這地方一直就缺少好感。等到最近的戰事變化，纔對她發生了一種真正的感情，這感情一來就很深，很深。他回憶，他撫摩，他留戀，甚至在心靈的裏層用顫動的聲音唱出「重慶啊，我的母親」！

寫一個在重慶過年的人

他想起七年來的盤桓，從作爲一個良善的市民起，居住過這兒山巔上的三層樓，也在過陰涼的地下室，住過黑漆廊柱，琉璃抱廳的巨宅，也在過綠葉扶翠，空氣鮮潔的洋房，在回憶中，一切皆極舒適，就連防空洞也是可愛的，在某一洞裏的木柱上，他用鉛筆留下過足以供人憶念的詩句。

G忽然歡喜起重慶的山水來，這在他先前是很漠然的，也不單是在雨夜讀唐詩，領略巴山的風趣，還要看揚子江邊的漁火，愛聽嘉陵江上船夫曲。

在融和的春日，他登過南山，與同伴舉行野宴於極嶺，拍了一張照，初以爲鏡頭以得太笨，後來才知道照得異常之美，在這日的歸程中，小姐們的滑竿上都插滿了桃花。

在夏日，G又遊過北泉，在數帆樓飽覽江山帆影，登北極閣納涼，憑縉雲山聽經，或者就浸在松花綠的溫池裏，遙想古溫泉寺之晚禱的鐘聲。

秋之日，他又遊過南泉，乘坐畫舫，打槳花溪，探訪幽深的仙女古洞，登臨建文峯，攀今弔古，蒼茫獨立，觸動無邊的惆悵。

冬天來了，一切都蕭索，但G有自遠方走來的友人，寒夜閉門，圍爐閑話，從宇宙說到蒼蠅，談戰略也談食譜，遙想歌樂山已成銀色世界，以茶當酒，或者以酒當茶，彼此的手與心都感到溫熱。

G不但非類重慶的山水，而且私依依於此地的人物。

待人和氣的波士先生，態度大方的名門閨秀，健臂大力士，金髮女明星，驚人敏捷良夜的舞會主催人，不惜聚訟以爭取好戲的戲院老闆……還有那些卑微的人，汽車上擁擠受罵的小售票員，會誇耀的理髮師，擦皮鞋的小孩子，用催眠的聲音喊堂的茶博士，曾經侍候貴人而忽然來到民間廚子，以及用茶壺向你盛酒而來的多笑酒保……

G 還想到一切。

當戰事變化得最快的時候，他做過許多惡夢，夢見逃難，夢見翻車，夢見森林，豺狼，懸岩，大火，夢見一個人在冰天雪地裏狂奔，夢見一條河裏的大魚腳着腳……向那裏逃？離開了慈母的懷抱。

如今則坐在充蕩陽光的低窗下吃着滾熱的，心頭說不出的熨貼，甚至還有一點驕傲，口角噙着一隻歌：

「重慶啊，我領的母親！」

三四、元旦

大獨裁者

要去看「大獨裁者」了。

華先生急急忙忙地從寢室走出來，走進書室，他要先刮臉，急急忙忙地翻到了剃鬚刀，再走向寢室，安排肥皂和刷子，拿起剃鬚刀開剃，一看，却錯拿了打火機了。看錶，業已五點鐘。又急急忙忙地走向書室去，一走却誤走進會客室了，那里正有兩個朋友等他，各捧着四萬五千三百六十萬言的長篇巨著，要和他研討魏晉南北朝學術之中心思想。

華先生從後門溜出來，舞動手杖，趕到公共車站，站了一點鐘的班，終於擠上汽車了，在車中，華先生滿身是汗，腳不粘地，虛懸在外套與袍子的中間。他鼓着眼睛，尖着嘴喘氣，用手杖往下一探，車板腳還有三英寸遠。

華先生先到「從容示範區」的「臥管大餐廳」去用晚餐，但這個餐廳的夥計，似乎多半沒有睡好，因此記憶恍惚，他本來要吃飯的，却叫來了一碗麵。餐畢出門，舞動手杖又走，不料又走錯方向了，無到望見戲院的紅牆時，已經包着「從容示範區」走了三轉。

華先生終於趕到了戲院，門口像一座人山，他還有點遲疑，已經腳不點地，被人擠上了密沿，踏進了門坎。巡兵警察在門外排班，但巡兵警察沒有立刻被發覺了。華先生

手高高地舉着錢，但看不出得票處在哪邊。一位太太因為身材太矮，請人從兩腋把她舉起來，舞着鈔票狂賊。一個紅鼻子買得了票，從人叢中鑽出來，却發現腳上少了一隻鞋，等他鑽進去找時，找出來一柄擠掉了上半截的洋傘。

華先生正在張着眼睛看，人潮中忽然起了一個回旋又一腳不點地把他抬出了大門，推下了街沿，原來有種人是先買票後吃飯。華先生連擠了三次，終於也買到座票，像富人進天國一樣，擠進油座的窄門去了。

我們來看看是「真正的大獨裁者」嗎？
蘇家卓別林！

年

雨下着。年關的雨：甘涼如冰淇淋的，同時又是冰冷如刀的。

不大的雨，其瘦如絲，下在貂皮大衣上，熊皮大衣上，下在狐皮大衣上，獾皮大衣上，下在海勃龍大衣上，海豹皮大衣上。

下在比蟬翼更薄的紗羅披巾上。

下在「梳粧台之權威」的雪花膏上，法國胭脂英國唇膏上。

下在光溜溜的流線車頂上。

下在倒提着的雞鴨上，順提着的鹹魚上。

下在花籃酒瓶上。

下在各式各樣的點心盒子上。

下在宣威火腿上。

下在印度紙牌上。

下在雞蛋上，孤苦伶仃的豬肉上。

下在岩鏗上。

下在豬油年糕上，廣東香腸上。

下在金銀肝子上，羊羔上。

下在梅花上，時鮮果盤上。

鈔票的瀑布，衝破了貼着「實行節約，廢除送禮」的玻璃的堤。

二

聖誕節早過去了，保潔糕餅店的夥計，還忘記打掃窗櫺中的雪。

這是一隻長方形的櫺，通身的油彩還很新。額子上繪出一隻口含麵包的飢鷹，這就是主人的商標了。玻璃才洗過澡的，攜着冷若冰霜的面孔，好像在說：「不要廢我」。

在櫺內，是盆景佈置成的森林，四株小型的蘇格蘭翠柏和我們在鉛筆風景畫中所習見的一樣，頂上尖尖的像一把洋傘。森林的左角，攜着兩瓶威士忌酒，像兩個身穿晚禮服的紳士站在那裏談心。距離不遠，有一段起伏的丘陵，那是用咖啡罐子堆成的。緊接着就是蜂蜜瓶子的斷崖，餅乾箱的堡壘，下面是巧克力的溪流，花生糖的山徑。

白帽蛋尊貴地坐在中間，用奶油寫着「新年快樂」。他的旁邊，有一個正在大笑的泥人兒，向着窗外嘴巴張得很大的觀客。此外是一羣死望的動物：獅子，狼，馬，駱駝，狗，各自駝了不多一點糖。和衷共濟地，在作着甜的旅行。

從這「幸福之窗」面前過身的人，却大半嘴頭得苦。

三

我們從臘味店過身的時候，總會聞到一種難言的芬芳，這香氣，是絕非雜肉所有的，也許正是肉類靈魂上的香氣，總之，是足以引起人們的食慾來的。

臘腸聯綴而成的硬彩，壓扁了的豬頭的屏風，燈球一樣的元寶雞，切得伶仃的火腿，豬馬兒一樣吊着的金銀肝，古埃及壁畫式的風乾的魚，恐龍骨骸似的烟薰兔子，和開設皮鞋店一樣，滿街滿樹的鴨腳雞爪子。

如果重慶真有所謂年景，那麼，臘味店總算好看的一角了。

三五個夥計，各據厚實的砧板操刀如風，為顧客宰雞頭，數雞肝，切拌盤。他們成日活囑於這些硬彩和屏風之間，就身上所發出的氣味而言，他們業已變成臘味了，所不同者，他們還有一口活的氣息，鼻尖上隨時掉下由凍結而融解的冷鼻涕。

穿熊皮大衣的貴婦人，從這裏提走一隻帶毛的野兔，穿海狗皮領外套的紳士先生帶走的包裹有三尺高，後長條子用尖尖的食指去戳元寶雞的肥屁股，矮子墊起腳來看櫃台上砍鴨子，不提防濺了一帽子的油。

讀過辛克萊「屠場」的人，總有一個時期是不想吃臘腸的，但請放心！我們的臘腸工業還並非機器工業，縱然裝製得立了一點，裏面也絕沒有為機器大意切下來的工人手磨

或耳朵！

四

一間重慶到處可見的公共廚房，房客們各就自己看中的地方，安置了煤油桶改造的爐，一共是四座，房東少爺呼之爲「四大堡壘」。這四大主人，就和他們的爐灶一樣，各有其不同的品質與身份。

廚房中正舉行着烹飪比賽，顯得熱鬧異常，退職少校磨刀霍霍，要殺一條業已死去十七小時的魚，就在他的防線對面，圍着花領巾的科員太太（新從社會回到廚房的）正在處理一隻長毛的東西，看來像鴿子，其實是雞。

三角地帶內，一個五等文官的老太太帶着媳婦丫頭在煮織神豬頭，那豬臉做出諷笑的表情，因爲他一直沒有看見火腿。她的隣國——一個近視的書手，高捲兩袖，聚精會神地抄着四川回鍋肉，有一滴凍結的鼻涕，就要融解到鍋裏。

廚房裏充滿了油醬辣椒香，孩子們以奇異的眼光鑑賞着死不瞑目的魚眼睛，以及骨瘦如柴的清蒸鴨。

少校居然找着魚肚了，他不禁哈哈大笑，要大家看他的光輝職績，近視的書手端詳了半天，第一次認識了魚肚，但隨即有一股焦臭來自他的鍋裏，他回身去搶救時，不提防踏了老太太的腳。

杜王從天上逃賊歸來的時候，發現遍地的雞毛筍子壳，這平常是絕難看見的，想了半夜，才知道他的公民偷了嘴了。

餐桌上的圓舞曲

喇啞喇啞……

咚！

喇啞喇啞……

咚！

在含有保護色的燈光下，黑人牙膏樂隊正在奏樂，奏向是『餐桌上的圓舞曲』。

舞客們——可敬的先生和小姐們，爲這種狂熱的音樂所激動，在這個上帝允許他們建設起來的樂園中，翩跹起舞，那豪興就像恨不得連靈魂上也伸出知趣的腳來。

一曲剛剛跳完，肥胖的黃油夫人帶着她的獨生女果醬小姐出來致詞，她的聲音非常圓潤，她說：

「正如二位賢明官員所說，跳舞乃是有益身心之事，今晚希望諸位先生，諸位小姐盡興跳一跳，須知青春不再，正該及時行樂，我這裏恭祝諸君健康！」

賓客中掌聲雷動，火腿先生笑得滿臉紅，餅乾先生幾乎拍爛了手。

於是樂聲大作，正式節目開始。叉子先生伸出貧婪的手，擁抱着酒杯小姐的細腰，刀

子先生頭髮雪亮，身穿黑色晚禮服，走至調羹女士面前，躬躬為禮，說：「請你賞臉」，調羹女士就遞給他以纖纖素手，他們一同下了舞池。

士斯鄉紳以生硬的姿式，緊貼着麵包太太軟綿綿的胸脯，調皮的巧克力少爺，竟完全粘在冰結連姑娘身上，啤酒先生邀約了妖嬈的白蘭地夫人，姿式跳得最好的紙牌博士，却選了以「刺激」著稱的吉絲菲爾小姐。

只有咖啡是黑寡婦，留下和胡椒先生談心，他們談到近來消化力都不大好的問題。狐步才進行至中途，侍者補丁進來通報：

「貴賓——拿破崙先生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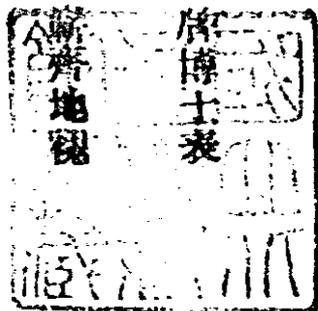
在賓客注視下，拿破崙先生（註：他是拿破崙喝剩下來的半瓶紅酒）昂然入，全體鼓掌致敬，拿氏笑容可掬，精神飽滿。他和熟人們一一寒暄，又講了一個笑話，說：「有人願出六十萬元的代價，交換他的『王位』，說完大笑，引起了全場的嘻嘻和哈哈。

他立刻加入了舞隊，舞伴選定了金髮美人香檳。

舞至半滿，樂隊改奏了第三交響樂，於是節目一變，改為各種表演。

火雞太太先燃了一個風騷的草裙舞。士斯先生玩了一個『飯後之探戈』。紙牌博士表演了獨特的『心舞』，跳出一顆異色的心來。

最後是一隊盤子姑娘的圓舞。她們跳得熱烈的時候，猛然在副一個節拍下，



TELEGRAPHIC ADDRESS: "BRITMUPAL"



SECRETARIAT

*Council Offices,
Tientsin.*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

再版發行

重慶旁觀者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發

經

行

售

總發行所

